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美國革命史

(十)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國革命史

(十)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漢譯世界名著

## 第三十一章 愛德華礮臺 美洲森林 本甯敦 斯丹威克斯礮臺

軍事專家鑒於斯開勒軍隊之外觀，希望英軍將獲大勝者非無理由。斯開勒奉令多多依賴馬薩諸塞爲其兵力之主要來源；而馬薩諸塞乃於此千鈞一髮之時棄之。該州某郡曾遣一千二百名兵士赴前線，但其中九百人離隊歸來，而於故鄉傳佈恐慌與懷疑。（註一）另一郡曾出兵五百名者，今則只有三十名軍官與軍曹以及三十名士兵仍在前線。斯開勒只有一千七百人或一千八百人大陸正規軍；而二千名紐約民兵中，只有一千名鑒於本州現成爲戰事之中，心皆願多留三星期。大礮散於草上；但無礮車，而每枝毛瑟槍只有五枚子彈。天幕則無，掘壕工具亦無多，兵營之釜亦不足以供烹調之用。斯開勒軍隊幾於缺乏一切；但將軍自身則無不勝任愉快之處。處此危難時期，難見任何一人能表現更健全之判斷或更有效之勤奮。關於大礮及其他戰時材料之供給，彼不得不仰賴中央政府之惡意、冷淡、與財政上之困難，但糧食之供給則多出諸附近各地，因受附近各地愛戴；

其個人信用，在附近各地遇爲備辦兵士糧食發生問題時，比較財部所發之庫券尤能博得人民之信任，因此類庫券名爲銀元，但已跌至五角二分以下也。

斯開勒在職務上應向代表大會，菲列得爾菲亞行政當局，以及新英格蘭各省議會求援；而其懇求國家有力之公僕則可望得到比較滿意之答覆，因此輩公僕素重斯開勒之爲人，而此輩公僕之愛國心與公共精神，亦爲斯開勒自昔所熟知也。斯開勒寓書康涅狄格總督特藍布爾、馬薩諸塞司令官希斯將軍、紐約總督克林敦，詞旨懇切。彼又毅然將其自身之利益及其軍隊之利益委託華盛頓，而當華盛頓處境至艱之時，彼固曾一再援助之也。（註二）當靜候外援之時，斯開勒一向善用其現有之財源以採取一種行動，因畢生繁忙而又熟悉當地情形而後想起者。凡敵方糧食徵發隊所能及之牛羊彼則驅去之，所能及之現成五穀彼則車載以去，若不能載亦破壞之，勿使其墮入敵手。僅留足供偵察之用之兵士於戰線以內，一時之內彼即令其餘兵士爲鋤夫與樵夫。彼又召來無數掘土者、伐木者、與工匠，而此輩人員不斷開發並修理其大產業，而此大產業固經衆認爲全美模範產業而今則淪爲戰場矣。斯開勒迅速破壞道路，阻塞水道，以阻柏圭因軍隊之前進。最後既以其

所有之其他一切授其國家，彼爲國家之放棄其久享之盛名，而聽受其政敵之惡意誹謗。既知時機未至而與敵人作戰將危及自國之主張，彼卽放棄愛德華礮臺 (Edward Fort)，而愛德華礮臺不過名義上爲一礮臺，而逐漸將其軍隊撤至斯替爾窩忒，而斯替爾窩忒在哈得孫河西岸，約在薩拉托加其祖遺之別業南十英里。

於是誹謗與誤會之風潮一發而不可復制。約翰亞當士不諳軍事而又敏於批評軍事當局者，於得到泰昆得洛加消息之時，卽稱苟非鎗斃一二軍官，則其國人將不能守一哨位；迨菲列得爾菲亞獲知北軍放棄愛德華礮臺以資敵，而退至奧爾巴尼前方十里格時，斯開勒之敵人無論在代表大會之內或代表大會之外，自覺時機已至，可以毀其生涯並污其名譽矣。但雖他人皆以爲斯開勒之戰略由於畏怯，甚至由於賣國，然有一人對於斯開勒之戰略抱一種比較鎮定、有利、與聰明之見解。華盛頓深知英人由北方進攻奧爾巴尼，實採取一種行動非其力所能及者。既已詳密研究每次移動矣，華盛頓卽承認斯開勒所述支配軍事行動之地方狀況；贊成該將軍之懷疑愛德華礮臺可以攻陷；（註三）且深信柏圭因愈深入美國內地則愈難全師而返也。喬治華盛頓絕不畏預先發表

軍事上之或然性之見解，若其預期可以使非常痛心之同事重振精神。其言曰：「雖在過去吾人之戰事形勢非常暗淡，吾則希望不久將有順利之轉變，吾深信柏圭因之軍隊遲早將受有力之阻撓，而其所已得之勝利將引起其毀滅焉。」

華盛頓準備使其自身有望之預期完全實現。將軍詳細研究斯開勒之需要，不使有一項逃其注意。雖自身亦知豪將軍所統之三十五團皇家步兵，旦夕之間即將進攻，彼猶挾一種大公無我之精神，出其自身有限之資財，以滿足此類需要；而彼即首先供給斯開勒需要最殷之物。當斯開勒失望之公文送到南軍司令部時，十門野砲已一切準備停當即向奧爾巴尼進發；連同庫中所存之毛瑟槍彈藥筒與六十桶火藥及若干之鉛。帳幕確無法供給，因庫中無帳幕也。但華盛頓猶憶兵營之釜、鏟與鋤，而此數者，若無彼之明令，必不發出，以供北軍之用也。華盛頓又於其自身不足之部隊中派遣兩小隊老兵；其中最可注意者為格洛味上校之馬布爾赫德之漁翁，以及經帕特喃練成一隊粗野而又敏捷之工兵之一營兵士。華氏初期森林戰爭之經驗在於俄亥俄河，而不在于哈得孫河與馬霍克河；但原始之曠野無論何處形勢無不相同；且華氏固知在林中作戰之時，如軍官左右而

有兵士，固能於咄嗟之間，以粗劣之材料建造橋梁與垣柵之爲有利。且當所發之其他物件而在途中之時，彼又遣一位軍官能彌補斯開勒氏身體上或軍事才能上之缺陷，能與其所服事之長官密切合作，但使該長官所許彼之劇戰多於其所應戰者。

此一軍官今又可供華盛頓調遣矣。一七七七年二月十九日代表大會又派五位少將；而安諾德不與焉。所有進級之旅長皆安諾德之下屬；而安諾德之名則列於一羣上校之名單之首，所處之位置，有似一老兵過於可敬而不宜將其辭退，但又不宜於擔任戰場司令官者。此種打擊非常猛烈；而華盛頓之感覺此打擊與安諾德同樣敏銳，而其憤此打擊且較安諾德個人爲尤甚。總司令明告代表大會彼等無端輕視一位將校，其軍事才能不遜於任何一人者，實屬不可思議，而且無可原諒；（註四）又於若干通具有深切的同情與殷勤的情感之信札中，勸安諾德勿採何種急遽之行動，且謂彼將盡力矯正此種不公而又如此失策之行爲。安諾德則接受華盛頓所函告之一種方式，保持靜默態度，以表示其自身感覺華盛頓之友誼。其覆函曰：「雖個人曾蒙損害，但因熱心國家之安全與幸福絕不敢有所計較，而吾固曾爲此國家之主張作戰而流血，且爲此國家之故隨時皆願犧牲

吾之生命也。」

此類忠勇之言不久即得所證明。四月杪總督德來溫自紐約率二千名步兵而至。氏於飛耳菲爾特(Fairfield)與諾爾窩克(Norwalk)兩新英格蘭模範村間之康涅狄格海岸登陸；而此兩模範村因時間關係而非因意向關係，此次幸未被焚。一如實事求是之人，彼先事業而後娛樂。彼迅入內地丹巴立(Danbury)，於此破壞革命政府軍火與糧食庫；而僅於完成使命以後，始焚燬所有非王黨之私人房屋。此一小市通宵照耀如晝，且可當作一種烽火以警附近人士，若東部諸市之人未被驚動。五六百名分兵即於兩名民團統帥之下出發；而安諾德此時正在紐哈文(New Haven)省視其姊，即加入爲一志願兵。康涅狄格本在其軍權範圍以外；但因目前情勢關係，彼絕不拘泥其軍權，實則在安諾德最欲行使軍權之處，其軍權每得人承認也。當德來溫清晨歸來之時，其後衛受大衛武斯忒(David Wooster)猛攻，而大衛武斯忒乃一公民戰士，將近七十歲，嘗助喬治第二與喬治第三於水陸上力戰法人與西班牙人也。武斯忒脊骨已斷，不久即死。(註五)而其部衆無多；但在德來溫之主力展開，而其大破開始射擊以前，猶屹然不可動搖。在前方兩英里之山谷，英人忽見



安諾德阻其去路。其軍隊不能包蔽半富阿浪 (Turlong) 之正面；但其勇於作戰，有似彼有兩旅之衆供其指揮者，最後美人因側面受攻而被驅出陣地；而安諾德每遇退軍之時無不逗留前方者，乃爲三十碼外敵人之排礮所攻。其馬立仆於地，全身中彈無數，而彼即賴其手鎗以保其自身之生命焉。

此次勢力懸殊之殊死戰並非無謂；因天將暮矣，而德來溫尙須跋涉長途始能登舟。是晚英人宿營；及曉上道，所有康涅狄格皆攜武器以抗之矣。安諾德於英方退卻路線上每一要害無不挺身而出；而載彼之馬直至戰事將終之時始中彈而死。遇美人阻斷去路之處，雙方無不劇戰；除此以外英國軍官未嘗對其尾追之敵人施行報復。其兵士匆匆前進，爲毛瑟槍與大礮所累。抵水濱時疲乏而沮喪，且自覺不能再行努力，其得免於被俘，純賴吾英戰艦預令水手上岸以保護之也。德來溫損折兵士十分之一；但反使其敵人損失一萬五千鎊或一萬六千鎊之軍需，又曾毀數十所房屋。此次戰爭乃無目的之侵掠，軍事上毫無價值，勢必失敗，而且刺激當地之人民。此又係勒克星敦，不過勒克星敦之役皇家軍隊由正士統率耳。（註六）

當丹巴立之故事流傳於外之時，安諾德即進級少將；而代表大會授之以馬，備有馬衣以彰其忠勇者。但此新少將不欲受其撫慰，仍與陸軍部及審計部爭執，此時華盛頓即派之往北方襄助斯開勒以抗柏圭因之軍隊，蓋知此人甚於知其自身也。安諾德立即放棄其煩冤，放棄其個人之權利，表示不但願聽斯開勒將軍之命令，且願聽聖克拉爾將軍之命令，而聖克拉爾即上次進級少將之五人中之一也。安諾德在華盛頓司令部住宿一夜，而此兩將軍即於此處討論戰事之前途，共同進膳，同宿一房，且有時間以互助團團員之資格出現於互助團集會地方。（註七）然後安諾德迅向北方出發。既抵目的地，安諾德即有機會為英國之主張效勞；蓋彼完全贊成斯開勒將軍退出愛德華砲臺而於斯替爾窩忒南方三十英里之處設立陣地之提議也。丹巴立與凡庫爾島之英雄，絕不因菲列得爾菲亞少數政客將護其怯懦，而不敢發表其對於實際戰略問題所具之意見也。

斯開勒避戰之得計，另一將軍，其關心此戰之結果，不下於斯開勒自身者亦知之焉。重新征服美洲之最大困難——一類困難英人認識不清，而英內閣亦未嘗注意之焉——在於該國幅員之

廣大與天然之困難。當柏圭因遠征軍之命運尙懸而未決之時，有人投稿英國雜誌論述此類困難。此篇文學即含有消息，既作爲皇家工兵官員之祕密報告呈進，即應於請求內閣批准北征之時，或（最好）於內閣開始戰爭以前，呈與內閣。（註八）林中公路平直者少，（該作家聲稱）且往往循倒臥之樹木而轉曲，而此倒臥之樹木遇和平之時因人工缺乏未嘗移去。（註九）一旦戰事發作，一團民兵使用斧斤與使用槍械同樣有效，且較使用槍械尤爲美好者，即能於二十四小時內使一條長途非步兵所能通過。每隔二三英里，即有一座高二三十呎而長二三倍於此之橋，貫於小港之上，或兩山間之大溝之上。退卻之軍隊固易毀此類橋梁；而侵入者則不能不多耗時間與智巧以重建之焉。又爲搬運大礮起見，林中沼澤亦須鋪以小樹，並將小樹切成長十呎或十二呎而後平鋪於若干碼或數百呎之地方。（註一〇）（作者曾謂）美國之征戰亦足矯正煙窗戰略家之預言；而由美洲回來之軍官，將立即承認當其歸來之時所帶回之耐性，兩倍於其出發之時焉。

英人多著論述加拿大舟子之巧妙與大膽，而所述頗有理由。大事大體爲不可能者，運輸部官員與兵站部官員皆以爲舟子能之，蓋此輩官員新葺美洲，尙待知該洲北方河流不便內部航行也。

大河於四月杪即凍，其後又因融雪而澎湃者，固五月杪前六星期間極湍急與極動人之旅行方法；但此日以後炎天之亢旱，又令主流化成不定之小流。（註一）小流之上巨木縱橫，而巨木產於河岸較產於內地森林之乾土上尤速；而此類河流只須略費力量，即可使其不能供軍事上之用途。當上次法國戰爭之時，夢坎伯爵採取如此有效之方法以阻斷水流，結果水面堆滿樹幹與樹枝者凡二十四英里；而安麥斯特爵士之先鋒，費數星期而始於此樹幹交錯之水路上殺一條路，以便其船隊通過焉。

安麥斯特幸在威廉庇得之下服務，——而威廉庇得乃一政治家深知戰爭，向不催促或擾亂其軍官，而其不吝與以時間，正猶其不吝與以軍事之成功上其他同樣必要之必需品。雖然，挪兒斯爵士之內閣與威廉庇得之內閣不同，其對於美洲森林所具之概念乃根據一種地圖，圖上表示五萬平方哩之紐約與格羅斯武郡（Gloucestershire）相等；此處阿第倫達克山脈（Adirondacks）與綠山（Green Mountains）之隔斷森林，一如馬爾分山（Malvern Hills）；此處基尼伯克河（Kennebec）與馬霍克河流經平滑之低地，有似塞汝河（Severn）與泰晤士河者然。而柏圭因

即根據此類地圖，始以爲以其礮艦巡邏各湖，又以其軍隊搜索各路，即能遮斷東部殖民地與聯邦其餘部分之聯絡。但技術上之詞語，能於梅法爾（Maifair）餐棹令人欣然相信者，當於美洲叢林之中覆述時，似又不能包括全部軍事局勢。當柏圭因草第二篇公文時，彼即不得不承認行軍之困難甚大，雖軍隊盡力忍耐。彼謂軍隊不但須切去一層層之大樹；且須建四十座大橋，並修理其他橋梁——其中一個爲木橋，橫於兩英里內之沼澤之上。（註二）英人於七月十日行抵占勃連湖之源斯肯斯布羅（Skeneshborough）；而於七月三十日移其兵營至愛德華礮臺。由其軍事長官善爲指揮，而工作又如勇氣未挫之人，彼等於二十日行二十英里之路。

柏圭因即憑此速度行抵愛德華礮臺，而覺仍與其目的物遠隔，所謂目的物即美軍也。根據健全之判斷，彼即於占勃連湖南端樹其供給根據地，蓋所有軍用品皆可以運至此處也。但斯開勒曾分遣千人各攜一斧，由喬治礮臺往愛德華礮臺；且雖菲列普將軍於極度努力之後，終殺開一條道路以供有輪之車行走，而運輸方法仍不足以供遠征之需要。前進行動中最不可少之物，即於英國兵房與奧爾巴尼市間之兩道水流之上建兩座堅固之橋梁；而支持此類橋梁之木料之大舟必須

於喬治湖與哈得孫河河岸由陸上曳過每一碼之道路。至於在加拿大立約定購之馬匹，每三四中即有兩匹未抵前線；而柏圭因盡極大之勤勞，亦僅能於作戰地方覓五十聯畜之牛。抑其軍事輜重除運載造橋材料以外尚須運載其他；蓋當軍隊前進之時，其兵站部之供給品必須由後方運至。斯開勒已將當地之食物搜索一空，結果少數忠臣不畏柏圭因之印第安人而化逗留本土者，幸賴柏圭因之慷慨，始得免於饑荒焉。（註一三）

皇家軍隊不得不食醃肉與醃牛肉與英國麵粉。其口糧有時不足；而少年兵士又不知節食。士卒行軍之時本已攜有一毯、一行囊、與一水袋、一斧，以及其帳中用器、烹調用具、身旁武器、六十個彈藥、包含有一種口徑之子彈，大足以破馬之腿，與一枝毛瑟槍重量兩倍於近代鄉間紳士之獵槍。今則除此繁重之負荷外，英國兵士不得不攜四日之糧；而此四日之糧，際此熱天決非可以誘人之負荷也。兵士往往傾其糶囊於路旁，希望抵營時可以得到比較新鮮與比較可口之食物。（註一四）至抵營時所感之失望，因信德兵糧食較優而益甚。來特塞爾之布倫瑞克人比較吾人爲狡猾而又非較不自私；因其徵發隊徵得牛羊而不公諸同袍也。柏圭因之抗議，德人接受之時本屬勉強，日後自置

之不理；但關於軍人名譽與愛國天職之問題，柏圭因訴之本國人士之時不至無效。氏坦然告訴英軍官以運輸之困難，且令其追憶所有曾於上次法國戰爭之時，在美服務之紳士，無不放棄居住比較士兵所居之天幕，尤爲廣大之天幕之權利，且往往將其個人行李置於行囊之內，凡一個月。此種慇懃友好之暗示，部下無不注意。每一英國團隊各遣其全部多餘之物與大部舒適之物往泰昆得洛加；但德人憤然不願輕棄其行李，蓋彼等以爲一旦行抵南方富庶之區，則其行李之分量與價值將兩俱增加也。（註一五）

柏圭因與布倫瑞克人不和；然而布倫瑞克人並非惟一之民族對其行爲柏圭因不得不負責者。當窮追聖克拉爾將軍之時，當哈巴特敦劇戰之時，吾英之印第安人即留居泰昆得洛加以劫美國兵營；今則既與主力軍隊會合，則其出現乃一種重累，而非一種福祉。當人人之糧食皆非全份之時，彼等之貪饕則非全份不能滿足；而印第安之糧食盡足果留美歐人之腹也。彼等特殊之習慣觸犯每一文明人所有之感覺。參加柏圭因遠征之軍官，每憶於出征前坐於鏡前數小時，以脂肪塗面之戰士之氣味與景象無不作嘔。尤爲難耐者則爲徵發糧食成功，多剝頭皮，少擒俘虜，行過英國兵

營時所發之狂喊。但使英國兵營附近之地受蠻民之騷擾，而此輩蠻民既不能區別王黨與民黨，而當被害人頭上尚有頭髮之時，又不問其政見如何，則柏圭因實無法喚起平民效順也。一軍王黨代表冒險越過英國戰線，欲告夫累則將軍以印第安人此類漫無差別之暴行；但該將軍明言，不能於此被征服之國家阻止此類不法行爲。其實在許多同事之中，只有夫累則一人依然重視印第安人之合作。當彼派少數兵士護衛大隊美國戰時俘虜之時，彼即告諸俘虜如彼等中途竟謀脫逃，則將遣紅人追之，而彼等將被剝去頭皮也。

不多日而夫累則自身亦嫌印第安人太多矣。愛德華礮臺附近即住有馬克涅爾夫人 (Mrs. Mac Neil)，一堅決之王黨分子，乃夫累則將軍之從姊妹，而蘇格蘭之從妹妹至爲重要也。夫人有一女友，名眞馬克克利亞 (Jane Mac Creal)，爲蘇格蘭牧師之女公子，此女態度嫺雅，又因其聰明之相貌與親切之性情而惹人愛憐。其愛人乃一英俊少年，曾募得忠臣派射手一隊以助柏圭。七月二十七日晨，若干名印第安人破馬克涅爾夫人之宅，以暴力劫去此兩位女子。同時另一隊則入一極力反對革命之紳士之家，而殺此紳士，其妻，其小姨，其三個子女，其所有黑奴。是日下午馬克涅



爾夫人被曳入英國兵營，幾於裸體，困乏非常，且繫念其少年同伴之命運。其精神尚未全毀，而當其立於其親戚之前，伊即令此有名之軍官一閱茲事之真相。無何此一羣劫賊攜來長一碼又四分之

一之頭髮，而夫人一見即知其係真馬克利亞之頭髮。柏圭因立即召集印第安人會議，令其交出殺害此女之人，亦擬明正典刑以昭炯戒。但此犯罪之印第安人乃一要人——軀幹高大之酋長，稱爲「歲安多特族之豹」(Wyandot Panther)，備受部落中人之尊敬。有人告英國將軍若堅持此種要求，則紅人將全體脫離而各返其家，禁掠加拿大邊境兩方無保護之土地；而平昔深知印第安人者，皆謂彼等於脫離以前，將殺英國之哨兵爲其酋長復仇。既得此種消息，柏圭因只得任此犯人逍遙法外，「歲安多特族之豹」於覓得一人購其勝利品後安然而去；而此種幾於破壞喬治王與其同盟軍之關係之風潮，結果不過一陣過眼雲煙而已。

柏圭因甚不安樂。彼自覺難爲所部備辦糧食；且彼尙未設法積得糧食，俾其能向斯替爾窩忒與奧爾巴尼採取攻勢行動。彼擬冒險一戰，甚至作一次殊死戰；而誘惑者即在左右。此被稱爲斯肯

斯布羅之地方之主要公民爲斯肯氏 (Philip Skene)，一英國半俸少校，於皇家特許之下佔有佔勃連湖南端一大片土地。彼曩曾以勇敢著稱，不久又證明未嘗失此勇敢；然而彼乃一類最有害之顧問之一，而此類最有害之顧問之阿諛，當革命初期曾使英內閣因愚魯與不義而陷於恥辱與無可補救之禍患。斯肯氏在美並不重要；然其愚昧之信札在唐寧街所佔之勢力，且較理查賓 (Richard Penn) 與狄肯生一類英國良朋所進之勸告尤爲有力。(註一六) 一七七七年七月與八月間此人常在柏圭因左右；而彼即告此最易受人感動之將軍，鑒於當地之地勢應採何種戰略，與彼個人對於當地人民之政治同情所抱之幻想焉。

愛德華礮臺東南二十英里，在綠山之麓，有本寧敦村 (Village of Bennington)，而美方即於此處向新英格蘭各州，收集大批供給品以供斯開勒軍隊之用。此地有充滿之倉庫，大羣牛羊，以及多數輪車與馬匹，雖不如英人設想之多。當現階段之戰爭，本寧敦之府庫乃一寶貴而又及時之戰利品；但派一小隊越罕佈什爾賜予地之邊境以事劫掠，無異伸空手入蜂窠取蜜。然而此即斯肯勸告柏圭因採取之戰略，但柏圭因略爲躊躇之後，終於採取之戰略也。一七七七年八月中旬柏圭

因派波姆上校 (Colonel Baum) 率一小隊約五六百人，(其中三分之二或係德人) 向本寧敦 進發。(註一七) 柏圭 因不能多派兵士，但曾授此遠征軍之將領以範圍甚廣而措詞甚佳之訓令。波姆 上校奉令試探地方上之感情，並破壞敵人之會議；「逮捕所有文武官員接受代表大會之命令者；令各市納貢，並虜人勒贖；且須牽回一千三百匹之馬，每十匹成一隊，庶幾每人可挈十匹。」柏氏 文體之美妙，非波姆 上校所能及，因上校不解英文也；但斯肯 少校奉令佐之，充顧問與譯員之職。斯肯 鄭重告此德國 上校，在本寧敦 地方英國 主張之友為三與一之比，只待英軍出現，即將露其本來面目焉。

此時當地居民心目之中，有一可以信託之領袖，比較斯肯 少校尤知彼等政治上之情感，且比較波姆 上校尤能使其人民理解之焉。約翰斯塔克 (John Stark) ——蓋彼此時又係一平民，並無軍銜，——曾於革命時代最有名之戰爭大著名聲。代表大會喜愛中才，遂忘此君升遷之權利；而斯塔克 即解去大陸軍隊之委任職，而退隱罕佈什爾之田園。該邦當局接到新罕佈什爾賜予地公安委員會之懇求；省議會議員方完成其會議而各返其家，又奉急令來商要務。議長樸資茅 之蘭敦

(Langdon) 對之演說，而其演詞值得全部徵引，以見當此紛亂時期，麥立馬克河 (Merrimac River) 以北之地方之演詞究竟如何也。其言曰：「吾有三千元硬幣，吾願質吾之銀盤以便再籌三千元。吾有七十桶糖酒可以全數出售。凡茲皆以供本省之用。若吾人而能保衛吾人之家庭，則吾得所報酬；否則凡茲各物於吾皆無用也。吾人之老友斯塔克曾於班克山維持吾國之光榮者，可擔任此冒險事業，而吾人必能阻柏圭因之前進焉。」

而此小社會，不藉中央政府之努力，即於反柏圭因之戰爭中宣佈一種戰爭。賴其自身之能力與其有限之財源以保安全，新罕佈什爾之人民，即決定於自身所愛戴之領袖下當此危險。依法宣佈某日爲齋戒日與祈禱日；當地之王黨悉被繳械；而斯塔克將軍總司軍令。將軍重披其所棄之軍衣，而與其愛妻告別。當地民兵咸趨於一戰士之旗幟下，而該戰士之名字固家喻戶曉也；不久來歸之民兵可以組成兩旅。斯塔克奉斯開勒之命加入斯替爾窩忒之兵營，且隨帶所有軍隊與俱；但彼毅然拒絕前往。其頑抗之態度引起代表大會之憤怒；而代表大會公然宣稱新罕佈什爾省所取之獨立行動，「足以破壞軍隊之服從，且與公共之主張有害。」消息之傳佈至緩；而包含此類責備之

提案，登入代表大會議事錄前數日，事件業已發生，使提案人至死之日猶悔前此之爲事焉。

非列得爾菲亞不幸之政策或將產生之弊害，已由當地公僕之明理達識爲之矯正。林肯將軍經代表大會派爲新罕佈什爾賜予地司令，就其官吏之資格言之，彼自責備斯塔克之偏強，但當決戰之時彼又思加以援助。彼暗將塞司華納 (Seth Warner) 所統之一營綠山童子之餘衆，供此頑抗之將軍調遣，而綠山童子於此次由泰昆得洛加退卻之時，爲此公共之主張併力作戰，已受害甚烈；今決盡力以保全彼等之家庭。甚至斯肯少校亦承認在該團中仇視美國獨立者五人中尙無一人焉。原新罕佈什爾賜予地之人民乃一粗野頑強之民族，堅持其權利，能使所有膽敢侵犯其自由或其財產之人感覺不快。此日前十二年，彼等曾將根據皇家特許擁有本專教四週土地之一輩不幸紐約農人驅出邊境之外；彼等此時自更不願歡迎加拿大之蠻民與德國之兵士訪問其城市，佔據其客廳也。革命戰爭將終，洛霜波 (Rochambeau) 軍中某貴族與吾英高地團隊軍官私談時，自承不能了解美洲戰爭之動機。其言曰：「吾爲吾君而戰，汝爲汝君而戰。此輩美人又爲誰而戰乎？」

(註一八) 綠山重子與新罕佈什爾民團自能敘述其所抱之政治信仰之理由，但就目前而論，彼等但

知作戰，以保其子女免受斧鉞，與屋頂免肇焚如，斯可矣。

波姆上校越罕佈什爾賜予地之邊境後即感困難。其主力軍爲一團布倫瑞克龍騎兵——其宜於工作一如歐洲所有之騎兵，但絕不宜於跋涉北美各省半拓殖之地方。『彼等備有騎靴，有大踢馬刺，厚皮褲，厚手套，毛帽；身旁有劍鞘，與一小短刀，同時一大辮子，則乃此奇裝異服之一重要部分也。』（註一九）此輩笨重之兵士依照原定之遠征計畫，擬乘在本寧敦或行軍時奪得之馬；但當波姆之龍騎兵披此全副甲冑循惡劣不堪之道路前進時，其印第安之同盟軍行蹤飄忽，到處劫掠牧場，毀滅馬匹，或驅之而去，以便將來於他處求售。波姆訴稱無法駕御印第安人。彼等劫物與人；彼等屠殺在綠山下斜坡嚼草之牛羊；彼等所交入兵營者不過牛鈴，而彼等即自謂收集牛鈴者也。侵入軍之組織頗多流弊，而人數完全不足。附屬本隊之王黨嚮導，曾於斯肯背後述其意見，謂此地非有三千人不能侵入。忠臣派之新兵皆不請求收容；有人謠傳本寧敦叛軍兵力非常雄厚，不久即已查明本寧敦叛軍勢力非常雄厚焉。德人之行軍至本寧敦北六七英里即已停頓。波姆列陣於極易防守之地方，面臨小河；以堅強之防禦工事保護其營房；並派員向愛德華噠臺請援。柏圭因派來之援

兵視波姆當日攜來之兵士略多。此軍歸中校布雷門 (Lieutenant Colonel Breymann) 統率，而中校布雷門乃來特塞爾將軍軍官中之最優者。

美國哨兵已出現於波姆之前哨。斯塔克渴欲一戰，而不問有無預備兵；且絕不願靜候敵人之增援。彼與駐紮遠方之塞司華納團約定於作戰地方會晤；而彼即率新罕佈什爾兵進至德國戰壕附近。當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五日夜馬薩諸塞柏克山郡之民團分遣隊來會；包括匹次飛德 (Pittsfield) 教區男子在內，由教區長統率。此可敬之紳士語美國司令官，其會衆時常奉令出戰，但往往因戰爭而失望；斯塔克答稱彼不能於黑夜下手，但若上帝允許又有一日天亮，則彼等戰鬪之烈將一如彼等私心所望者。

太陽亦如平日及時而出，而陽光非常猛烈；是日早晨一隊農人——若干人身披藍色寬衣，而其中之大多數猶未着外衣——暗中繞至敵人陣地之後方。兩年前此日德國軍官初見華盛頓軍隊之時，即宣稱叛徒有似一羣暴徒倉卒募集者；(註二〇)但此輩僅穿一半衣服之鄉人，甚至並暴徒之團結而無之。斯肯少校以爲彼等皆當地之王黨黨員，擬乘機入皇軍陣線以便宜誓效忠；波姆上

校則無論如何皆不注意彼等之行動。(註二)下午三時布倫瑞克兵士悉被包圍。美人攻其前哨，驅之入方形堡，而自身則躲於皇軍射程可及之處。印第安人首先出戰，成羣而衝，且喊且震其牛鈴；然而兩軍全部立即開始劇戰。斯塔克曰：「此役歷時兩句鐘，爲吾所曾見之最劇烈者。此有似一陣連續之雷響。」然而斯塔克會聞班克山之排槍與特棧敦市內惡毒之聲音。

兩方皆大聲呼喊；但實際上之效果則至不平均。每五個布倫瑞克人中卽有兩個中美洲之子彈；新罕佈什爾民兵若干人且爬行至礮壘，十碼或十二碼之內而射死漢努（Hannan）礮兵。龍騎兵就勇氣與忠心而論，仍能維持本軍平昔之名譽；但兵器既劣自不能表示如何之巧妙。攻者之勝利不過時間問題而已。雖然，布雷門上校近在咫尺；而斯塔克不敢稍自暇逸。且乘此機會導其左右前進，其中大多數皆其鄉人與親友，蓋曾對之致簡短之演詞以喚起其鄉誼也。彼狂呼：「同志們，且進！」吾人必須挫之；否則慕利斯塔克（Molly Stark）今夜將被人佔領矣。」手執劍而步行，且爲彈煙所薰而幾於不能辨認，彼不似一喜與婦女交際而曲盡媚事之男子。此非刺刀衝鋒；因其部下無刺刀也；但彼等皆挾獵槍隨彼前進；向下射擊，有似瑞士之戟兵與勃良第查理勇士作戰者然。



桑德威克爵士若曾見此一羣新英格蘭之懦夫越短牆而過，則彼或將於貴族院中改變其論調。波姆上校受致命傷；如依據德人方面最可靠之證據，四百名龍騎兵只有三十名能退回柏圭因之兵營。（註二）斯肯少校於作戰時極力活動以彌補其愚昧者已損馬四匹；而彼今即急急乘第五匹駿馬以避此一羣射手，蓋此輩射手必欲生擒之也。然而此第五匹駿馬於彼甫離敵人射程之時亦陣亡矣。

方形堡被圍以前，援兵已抵槍聲之內，甚至已抵礮聲之內。柏圭因曰：「若布雷門先生能於三十二小時中之任一十二小時每小時行兩英里，則此種戰敗當可避免。」雖然，事有不可忘者此一軍官，其行爲受其長官責備者，作戰絕不退卻。彼不及生還歐洲而述其自身之故事；此次布雷門之行軍，若依照薩拉托加戰爭之時，英軍所守之標準，實不能謂爲奇緩；至於當日真正之問題，乃柏圭因應派布雷門及其軍隊與波姆上校同時出發，而非於波姆上校出發之後始追蹤而至也。無論布雷門沿途有無耽擱，其出現於敵人之前也絕不濡滯。彼不許美軍司令有時間重新召集正在樂其戰勝之兵士。六百名輕步兵與手榴彈兵，來特塞爾最優之布倫瑞克人，列陣而前，驅斯塔克及其副

官辛苦收集之民團於前，蓋民團戰勝之後方，槍劫德人之行李並拾起銅牌與劍帶以作傳家寶也。是日最後之勝負懸而未決，而美兵漸見不利，忽然久待之綠山童子開來應援。其部隊已於哈巴特敦大形減少；但餘衆仍願於能滿足其自尊心與奇怪之地方觀念之狀況下再戰一次。塞司華納有似多數美國良將，若職務上不應參戰，則不願爲其自身之利益而戰——加入攻擊戰壕而於混戰停止以後失蹤片刻。其兵士非俟奉到直接長官之命令不肯射擊；但華納終於出現，然後彼及其兵士相率參加戰爭焉。（註二三）

新罕佈什爾民團只須有人統率。彼等哨聚於華納之左右；雙方正面礮聲隆隆；而斯塔克又能縱容應付矣。德人之前進終被遏止，不數分鐘前進已轉爲退卻；而世界上無一兵士能於美軍射手之前退卻而不受罰者。此勇敢而繁忙之個性，乃革命兵士之優點與劣點者，以追逐半敗之敵人時爲最可畏。新英格蘭人迅速推進，而其描準也有如每一兵士皆知每發子彈所值幾何者。天黑，彼等從路旁兩方之叢林中，於手槍射程之內射擊，彼此各有相當危險，但敵人並不還擊；因後退之一隊爲傷兵，至於比較冷靜而又最有紀律之兵士，則奉令沿途收集受傷之同志。布雷門上校於損失兩

枝手槍與三分之一部衆之後，乘黑夜逃遁。斯塔克曰：「若白日多一小時，吾即能俘獲全部矣。」在此類狀況之下，阿倫對於上帝心甚不滿，因太陽不爲彼而止其運行也；但斯塔克對於一種足以促進本國之主張，而代價又如此之廉之勝利，不至有所不滿。美人承認此次連捷之代價爲死傷百人。彼等聲言共俘敵人七百，包括所俘之傷兵在內；而彼等確曾盡俘德人送入戰場之全部大礮，連同千套武器，至於刀劍則不僅足供新罕佈什爾與馬薩諸塞兩省境內所能招募之騎兵之用。無論何處用英語讀當日之戰紀，皆無人墮淚，不但無人墮淚，且或暗中得意或公然驕矜；因此乃英人之勝利也。一隊曾受訓練而非講究服飾之外兵，闖入不受歡迎之地方者，終爲身披平民之衣服並挾固有之勇敢盡力作戰，以衛其英國家庭之不可侵犯之英國農民擊潰云。（註二四）

同時種種行動對於此次遊戲之命運有重要之關係者，正於戰略之棋板上之對方爲之。在西方，於今羅馬城矗立之處，於昔日蒙特利奧與鄂斯威哥（Oswego）之軍路入馬霍克流域北部之處，斯丹威克斯礮臺（Stanwix Fort）由一隊兵士於一優秀之軍官統率之下爲革命而防守。當一七

七七年七月，此地之四週曾爲聖勒則上校軍隊之先鋒，印第安人所騷擾。紅人爲反革命之利益，往來於叢林之中，殺害離開防寨以獵斑鳩之兵士，與出覓黑莓之農家少女，而剝其頭皮。當八月初旬，聖勒則上校自身統率數營英國正規兵，若干赫斯人與加拿大人，以及兩營皇家少年兵。彼等皆由王黨男爵約翰孫先生於紐約省北部城市徵募而來；而男爵之父威廉曾以平等資格與斯開勒競爭此封建地方白色人種之領袖。威廉爵士對於印第安人之勢力莫之與京；而其熟悉印第安人之性格，則固一種在常日較在吾人今日不易引人謗議之生活方法而增加或維持焉。其邸宅——防衛周密，賓從如雲，一如中古之堡壘——時有若干美女，而其子女之多與膚色之各異令人難信。彼新參加革命，而卽死於革命。雖有種種缺點，彼較其子與繼承人優秀已多；而其老境則因徘徊於依附革命與效忠王室之兩途，彌感精神上之痛苦。約翰孫博士與其父不同，非一愛國者而乃一非常有害之黨徒。所有誠實之美人，無論王黨或民黨，皆責其鼓動歪俄明之紛爭（Wyoming Foray）——最可怕之不法行爲，於吾英長期歷史之中，以忠順之名義施諸無辜無助之人民者。

斯丹威克斯砲臺內之軍隊足以守此防禦工程；且士氣甚旺，而其情性又復樂觀。若干官員曾

取得最近大陸代表大會所採用之國旗之圖樣，而以其最優之外衣與麻布製旗一面，星光燦爛，  
(註二五)彼等多火藥與鉛，但其糧食之寶藏非不能罄，而其與外界聯絡之唯一交通線則沿一百英  
里之森林途徑，狹谷與山澗縱橫其間。當地人士亦謀接替駐防軍。德赫溫郡之民團受赫歧麥將軍  
(General Herkimer) 之暗示相與聚集。赫歧麥將軍進至奧立斯卡尼 (Oriskany)，距斯丹  
威克斯礮臺僅六英里；但於此處中印第安酋長約瑟勃蘭特 (Joseph Brant) 所設之埋伏。美人射  
死者甚多。其中多數皆相率逃遁，而逃遁之時亦被殺死。但比較勇敢之人仍屹然不動；辛尼加戰士  
並非逃匿之徒；惟雙方以刀槍爭持甚久。奧立斯卡尼，就參加之人數言之。乃全部戰爭中最殘忍之  
參戰。赫歧麥之腳被炸，而其馬被殺；但此老人令其兵士佈其馬鞍於櫟樹之幹而即坐於此處，在四  
圍吼聲之中屹然不動，其冷靜與注意有似參觀獵鹿者然。彼察出每當民兵射擊之時，印第安人必  
突出以斧砍之使不能再裝子彈。於是赫歧麥即令兩個兵士躲於樹後，庶幾一人開槍之後，另一人  
已裝好另一枚子彈以便射殺攻者；大多數蠻民因此簡單之計畫皆受重傷，故此簡單之計畫，比較  
任何其他原因尤足以決定馬霍克戰爭之勝負也。當山谷之戰爭尚在進行之時，斯丹威克斯礮臺

之守兵則突圍而出，進至約翰孫爵士之司令部，取得二十車勝利品，使皇家少年兵於潰亂之中撤營，而奪得旗子五柄。若此類旗幟多歸該團佔有十一個月，則此類旗幟將具有歪俄明流域之名稱焉。關於此次紛亂而又可疑之戰爭雙方皆自謂勝利；但戰爭真正之性質則由實際上之結果爲之決定；赫歧麥之民團受驚已甚，不敢處於聖勒則軍隊多哩之內。（註二六）

苟非某方起而爲比較有效之援助，則斯丹威克斯砲臺勢必陷落；而斯開勒非不知此次大禍必不可免之結果。聖勒則上校所願允許之投降條件或甚仁慈而寬大，且見於慎重起草之條款之中；但砲臺陷落之後，難保不繼以屠殺。上次法國戰爭之時，威廉亨利砲臺之慘劇，——夢坎侯爵之佳名所蒙不可磨滅之恥辱，——表示亦有數種偶然事故，就此類偶然事故而論，立意至善之歐洲司令官，或無力解救降兵之生命；而最近一次之奸詐行爲，只有表示最狠毒與最難馭之印第安人，即屬於今茲包圍斯丹威克斯砲臺者。當美國堡壘陷落而其防兵盡殲之時，勝利之陶醉與虜掠之希望，將使六族各鄉之印第安人全部出而行劫；而此與高彩烈之蠻民將下趨馬霍克流域，留下荒涼之痕跡於後方，而帶火與死入奧爾巴尼四圍土壤肥沃與人煙稠密之地方。斯開勒當即召集軍

事會議，並主張立即採取有效行動以救此垂危之堡壘。但其所對以演說之官員先係政客而後始係愛國者或軍人；而其提議當被否決，非因不贊成此種計劃，乃因厭惡提議此種計劃之人也。既爲無理之批評所刺激，斯開勒卽以齒斷泥煙管不復繞室徬徨；但挾憤怒之尊嚴臨其下屬。其言曰：『諸君，吾獨負責任。斯丹威克斯礮臺與馬霍克流域必須解救。願率援兵之旅長又安在乎？』此種請求乃對他人而非對安諾德而發，因安諾德乃少將而非旅長也；但當工作必須有人爲之之時，彼決不拘泥等級。彼自謂奉命北來卽求有用；彼卽請求斯開勒許其效勞，而斯開勒許之，翌晨鳴鼓召集志願兵；旁午已有百人願隨安諾德出發；一星期之行軍使其行抵距斯丹威克斯礮臺不及三十英里之處。流域之民兵——願續有抗敵機會，且信決無王黨黨員不問白種或紅種；能阻安諾德——來歸安諾德者甚多；而擔任防守此一礮臺之甘斯佛羅特（Gansevoort）得安諾德來書，知於分發最後一塊之餅乾以前，卽可解圍，不禁爲之快慰云。（註二七）

雖無物可食之時安諾德或亦食物，然而安諾德本一好兵，對於不戰而勝不至存何偏見。王黨間諜於美國防線之內發現，而被捕者允履行一種使命以保其首領，而此種使命不過較絞殺略勝

一籌耳。此人之兄弟被留作質；此人自身則於經過詳慎之訓練，而大衣之上又中彈數孔後，逃回斯丹威克斯礮臺外之印第安兵營，述安諾德將軍已在後尾追，當詢以敵人多寡之時，彼即以手指樹上之枝葉。辛尼加戰士自聞此項故事皆深信不疑，且大為感動。當出發之時，彼等原為求搶掠，而非為求榮譽；與立斯卡尼之戰，其主要族人已被殺，已使彼等懷喪萬分；而今則急於求去矣。雖經勸則上校懇切之邀請，亦不肯稍留片刻以俟飲酒。彼等相率逃遁，毫無秩序，而恐慌即傳至皇家少年兵，此輩少年兵本不慣與成人作戰，更不願與安諾德對壘。兩營兵士立時解散而遁入森林之中，棄其行囊，投其毛瑟槍——一種無遠慮之行爲。彼等日後亦復深悔。其餘圍攻之人只有尾隨，而聖勒則不稍遲疑，即向鄂斯威哥進發，留其軍需、天幕及全部大礮於後方。此次退卻之屈辱與痛苦足以詔示印第安人之真價值究竟如何。紅人皆不尊敬其歐洲僱主；且如所有蠻民，彼等由親暱而轉爲不遜，又轉爲傲慢、暴亂與不法行爲。遇皇家少年兵倒臥休息之時，彼等即被印第安人驅出營房，而不得繼續前進。最後逃兵行抵安別釐阿湖湖岸；但彼等不能安然登舟。其舟連同舟中之糧食悉被奪去，而比較兇殘之兵士立即魚肉毫無防衛之忠臣。多數皆被殺害，且被剝去頭皮；幸而得保其生



命者亦被剝去衣服。聖勒則上校於公文之中宣稱一旦遭時不遇，則印第安人之可畏且甚於美國敵人。（註二）其餘遠征隊伍悉逃回加拿大，爲況可憐；八月杪以前即知澤曼爵士包圍敵人之三縱隊，至少有一縱隊不再出現於奧爾巴尼前面會合之地點矣。

（註一）「最不幸之情形即兵士藉口爲敵人所追逐而相率歸家。」希斯致華盛頓書；一七七七年七月十二日，波士頓發。

（註二）斯開勒告華盛頓曰：「吾確會發函至斯勃林菲爾德（Springfield）求砲，但吾所得之答覆，則爲所有之砲已送至前方。吾會發函至波士頓，不望波士頓齋來何物，但望吾可以求諒於世人；因吾始終未嘗從波士頓得到甚多之物也，在此稱局勢之下吾只能求麾下救濟。」

（註三）七月二十六日斯開勒告華盛頓愛德華砲臺已成廢墟。「該砲臺無法防護。吾嘗從一方馳馬而入，又從他方馳馬而出。但即當情況最優之時，有最優之軍隊防守，且備有各種大砲與必需品，亦不能於砲臺發砲後堅守兩日。」

是月二十二日華盛頓函覆斯開勒。「勿過信先生正在建造之防禦工事。吾以爲防禦乃一種陷阱，且不能達吾人對於防禦所期望之目的，除非防禦適當敵人所不能避之狹路或關口。」

（註四）華盛頓致代表大會理查亨利李書；摩里斯敦，一七七七年三月十七日。「吾欲知安諾德將軍之未升遷由於過失，或由於故意；與夫未升遷之原因。吾人軍中難覓一更活動，更有精神，與更知情識趣之軍官。」

（註五）代表大會議爲武斯忒建一紀念碑，此碑於八年後落成。當時始啓其墳；而於此老人壽闋之制服與軍階之徽章中發現致命之子彈焉。

(註六)英國良將每視丹巴立一類之遠征毫無意義。「吾人不應無故攻擊羣居之人——例如二三百人——除非吾人有利可圖，或至少能佔領哨位；縱使吾人能達目的，而歸來之時，沿途難免不受彼等阻撓也。德來溫向康涅狄格出發前一星期，哈庫特上校如此函告其上。

(註七)七月十五日安諾德與華盛頓共處。四月二十日匹克林將軍之日記有下列一段文字。「高羅威之司令部，一所舊木屋將軍據床而坐，而其家人環彼而坐於地板之上。吾人進玉蜀黍糊與牛乳甚多，而人人皆甚滿意。」此兩人之手筆皆見互助團紀錄簿，華盛頓之簽字依然可見；但安諾德之名字上有一濃厚之黑點。

(註八)此篇文字見一七七七年十月紳士雜誌，題曰勢必妨礙北軍經過美洲無人居住之地方之若干狀況。

(註九)此腐爛之樹幹使林中路路爲之曲折者，多如倫敦四圍公路之燈柱，且往往厚如威斯敏橋之燈柱。

(註一〇)奧奈達湖與辛尼加河之間十二英里內，約有一百三十個此類棧道。

(註一一)每值炎天大河上一片可航之水流，經如此廣大與危險之淺灘，結果有經驗之舟子有時須經一刻鐘以駛其船傍岸焉。

(註一二)柏圭因中將致澤曼爵士書；哈得孫河上之司令部，愛德華墩壘附近；一七七七年七月三十日。此信於九月二十四日始遞到白廳。

(註一三)「請求救濟之家庭有全無穀物者；而允許其所要求而不感何種不便甚爲困難，而拒絕其所要求而不至於不人道亦甚困難也。」柏圭因致澤曼爵士書；愛德華墩壘，一七七七年七月三十日。此爲私信。

(註一四)英國軍官遇此機會所聞之言，曾經安標利第三十六封信札報告焉。

(註一五)柏圭因尺牘中若干段重要文字，足以表示其與來特塞爾之關係者，見芬布爾第六章。

(註一六)「斯肯上校決非如彼自身所欲使人相信之係要人者。」倫敦克魯格(Henry Cruger)致紐約戚友書，一七七五年五月三日。

一七七七年七月中旬斯肯函告達得茅斯爵士柏圭因正面之敵人爲況如何可憐。但彼亦承認不易於此「森林地帶」採取預定而果決之軍事行動。

(註一七)福忒斯鳩先生(Mr. Fortescue)於其英國陸軍史(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中，聲述依照柏圭因原來之命令，此遠征軍之組織爲一百五十名布倫瑞克下馬騎兵，五十名英國射手，一百五十名省軍，五十六名省志願兵與加拿大志願兵，及八十名印第安人。厄克林(Max Von Eekling)於其獨立戰爭之德國軍隊(German Troops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中述波姆遠征軍中德人之數目於出發前增加，而此確係實情。

(註一八)此段故事係有名學院學員與彌拉波(Mirabeau)之友宋福(Nicolas Chamfort)所述。

(註一九)厄克林之歷史第七章。

(註二〇)厄克林之歷史第一章。

(註二一)厄克林之歷史第七章。

(註二二)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倫敦報紙所刊之信札曾云德人堅立如石牆以待支解。

(註二三)茲事遺在罕佈什爾賜予地之兵士失去其不可屈之獨立性格以前。一七八一年華盛頓令其將軍率之赴戰以

救一時之危急。總司令曰：「先生曩曾統率此輩兵士一戰再戰而屢建奇功，則先生之權力在此輩兵士之間必無止境也。」斯塔克曰：「吾將與綠山童子立約；但不見此輩自由之逆子已敷載於茲，吾不知是否應接受將軍之命也。」雖然，被等仍愛戴之，聞命出戰者五百人焉。

(註二四)洛新詳述本寧敦之役，以當地形勢之研究，可信之口號，以及追懷此役之老人之談話證之。一七七七年斯塔克約五十歲矣。氏於九十二歲逝世，晚年月支恩俸六十元。真正之革命英雄並非國家之負擔也。

(註二五)代表大會派一委員會設定國旗。此會由摩里斯與華盛頓組成。彼等接受非列得爾非亞帽商洛斯夫人 (Mrs. Betty Ros) 之勸告，而結果甚佳。其圖案經一七七七年六月代表大會條例採用焉。

(註二六)克林敦之公文有一篇奧立斯卡尼戰紀係於馬霍克流域草成者。(原函如此)「各方報告皆謂敵人殺死者至多。吾美民兵之精華除保持陣地而迫敵人退卻之五十人外多被殺戮。傷者皆由此輩勇士昇去。死者則用無搬運之物盡委於戰場之上。吾人不擬敘述後衛之行爲。就吾人所知。彼等一開擊擊即相率逃遁焉。」

(註二七)安諾德致甘斯佛羅特書；一七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註二八)聖勒則致柏圭因書；一七七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 第三十二章 斯替爾窩忒 俾密斯高地 薩拉托加 被違反之盟約

加拿大軍隊之左右翼先後戰敗矣；而此次侵入之命運純視柏圭因親自統率之中央部隊。柏圭因與斯開勒仍在原地方對峙，其間之距離依然相同；但英人抵愛德華戰臺後所經過之三星期，使雙方人數上與道德上之實力大有改變。關於改良美國機會之有力政策斯開勒固居重要之位；但大功應歸華盛頓，因華盛頓毅然自行主持戰略也。華盛頓反對『合併所有民團與大陸軍而盡在正面對峙』之提議；且明白說明有從側面或後方進攻孤軍深入之敵人之必要。（註一）立時實施其學說，華盛頓即遣林肯將軍往罕佈什爾讓與地，教以如何從東方進攻敵人；攻其護衛隊；且若可能即截斷其與加拿大之聯絡焉。

發令而不輔以實行此令所必要之手段，絕非華盛頓平生之習慣。華盛頓當前之工作，至少需要代表大會所託付之軍隊之半；而彼只能遣少數團隊以助斯開勒將軍。但彼所派往之團隊皆屬

軍中之精華；除此犧牲以外，又儘量利用其對於國人之愛戴與服從所有之勢力。彼早知奧爾巴尼北方之競爭必須短期而劇烈，而每一右臂不必於收穫之季節用以執刀與鎌者，必須用以防衛此共和國。華盛頓以一篇公文告新英格蘭，當此危急時期彼深有賴於其民兵。『安諾德將軍已係諸君所素識，茲即奉吾令統率民團，而吾深信汝等在安諾德將軍之下，必能逐敵人於境外，蓋敵人不以招僱外國傭兵爲己足，今又收買蠻民，欲於蹂躪之外又行屠殺也。』

雖此有名之書翰僅寄與馬薩諸塞與康涅狄格西部民團旅長，而兩州人民誦讀之餘，無不熱烈贊同。希斯將軍早已設法從其波斯頓司令部押回脫離斯開勒將軍之逃兵；（註二）但自華盛頓之信札公佈後，再亦不必使用強迫方法矣。馬薩諸塞人因其鄉人林肯擔任要職無不愉快；且決定真馬克克利亞之故事不應重見於各本鄉。彼等斷言爲消除「歲安多特族之豹」及其戰士之蹂躪起見，不可僅從本省田園之窗戶射擊，而須於新英格蘭境外列陣射擊。八月中旬，若干郡民團之六分之一即往增援此軍。（註三）馬薩諸塞食器架上之錫器盡熔爲彈丸，而送去以供哈得孫河上軍隊之用；匹次飛德之軍官，其大多數鄉人皆已隨其好戰之牧師出發者，又將其最後百磅之火藥

送去，所留者尙不足以發警報，若附近地方受敵人侵入之威脅時。（註四）

此卽馬薩諸塞之狀況——該地之情勢原屬落後，且在柏圭因前進之路線之外——則吾人盡可相信，在戰事進行之際，該省並未顯露不良狀態。紐約州公安委員會毅然將其邦人與財寶供新近當選總督之強兵處分，而克林敦總督早知其必依允。附近各郡一千五百名民兵正開往奧爾巴尼。另募五百名以保護斯開勒之後方；結果則徵得八百名而遣之出發。克林敦告民團旅長凡能執戈之人此次皆須出戰。無論何人其勞務在所必須者皆不得免。其言曰：「關於此點，先生不必再候何種特殊命令矣。」（註五）

十分慷慨之贊助則來自遠方某處，此處人民愛國之熱誠與憤怒在過去數月間極度熱烈。十字形火炬傳遍康涅狄格全境；但非美人所燃。丹巴立地方房屋之被焚，激動全省之人民，亦可謂爲使全省之人民幾於瘋狂。

「除田莊外吾人只思焚燬，

吾人心之中燃起並非一時之火焰。」

而奉行德來溫總督惡毒之命令者盡有理由如此誇說；蓋彼等證明自身乃代表大會最有力之招兵官也。此被侮辱之一省，已遣三千名公民以增援中部高原皮克斯歧爾（Peekskill）地方帕特喃麾下所統之預備軍；又有一營步兵奉令增援普洛味騰，庶幾羅德島州此開明而又繁榮之小都會不至如許多海濱市鎮與鄉村終歸毀滅。大多數民兵皆往本甯敦贊助斯塔克；而其中若干及時到達，猶得參加戰爭。（註六）然而傾聽各方面之要求後，特藍布爾未嘗充耳不聞哈得孫河外傳來之痛苦之呼聲。此清教之老紳士告斯開勒將軍，彼絕不於此危急之時棄之；而本省之輿論與之相同。奧爾巴尼郡之委員懇求康涅狄格之同情。彼等追溯曩日新英格蘭危急之時，紐約州曾自動起而援助。彼等之言曰：『吾土今受侵凌；吾人東方之友朋又安在乎？吾人曾爲何事竟至喪失彼等之尊敬乎？』當此信寄至黎芝飛爾特（Titchfield）時——康涅狄格省內最近戰爭中心——即召集地方委員會，而回信即由原班遞到。並無時間改正拼法；且亦不覺有改正之必要；但最難得之文學技巧亦不能增強此毫不遲疑與毫無條件之允諾，蓋許無論事勢如何康涅狄格與紐約同興亡，共患難也。（註七）凡此並非空言。斯開勒將軍請特藍布爾派遣千名軍隊。而特藍布爾派來兩



百名馬隊與兩團毛瑟槍兵；且不數星期康涅狄格之民團已於九月十九日之劇戰盡其責任矣。

華盛頓之重視反柏圭因之戰爭，可於華盛頓派遣一隊兵士以助斯開勒見之，蓋此小隊兵士自火器發明以來，除惠靈吞半島軍隊第九十五團之外，絕無敵手也。總司令函告紐約總督彼正派遣五百名摩根上校之來福槍隊。『吾期望彼等建立奇功；而其出場若不能令蠻民逃遁一空，則吾誠大誤矣。吾以爲於彼等到達以前，務即開始於國內及軍中傳佈此類思想，並設法將其傳至敵人方面；華盛頓本善用計，即謂不妨張大其人數。』(註八)彼等在戰爭上之價值，殆不至言之過甚。歷史稱之爲摩根之維基尼阿人；但其中三分之二來自賓夕法尼亞西方邊境，而此中之三分之二，又係蘇格蘭愛爾蘭人，起源於厄爾斯得 (Ulster)。其餘皆係堅勇之德國移民，深謝此民治政府加以收留，俾其得免本國宗教上之迫害，與被賣爲軍事上之奴隸，以供親王、主教、或選帝侯之私人利益。(註九)當歐洲士兵負荷過重，而行軍與作戰兩俱困難之時，美國之來福槍兵不受何種阻礙，且着合理之服裝而進行其工作，每件用品除長槍管以外皆縮至最小而可適用之程度。(註一〇)彼身披獵人之襯衫，入冬則穿繡花鹿皮脛衣，但值熱天軍人大多數皆穿印第安人之短褲，一種最簡單之

服裝，與人類墮落以來所流行之禮節之要求相合者。(註一)當森林戰爭之時，此輩森林邊境人民穿無聲之鹿皮鞋，往來於乾葉與脆枝之叢束；行軍時即穿此最柔軟與最耐久之護足物，安然走過滑跌之木材與令人眩暈之山徑。其兵站部只有一袋鹿肉與玉蜀黍粉；其司令官堅決拒絕所有車輛之運送，以爲此與較步兵不合者也。如此裝束並備辦後，彼等能於二十二日之中行五百五十英里，且能於三星期內行六百英里。其中大多數之軍官皆攜來福槍。而士兵加入隊伍以前，先經過一度射擊測驗。凡能於六十碼之距離內射中小物者，始能稱爲射手；而英國俘虜見維基尼阿來福槍兵，手握一臂長之木板，爲其同志射擊之鵠的，無不引以爲異焉。(註二)

斯開勒此時已恢復——幾已取得——兵士之信任。軍事形勢大有進步。林肯將軍挾二千名步隊正伺隙攻擊泰昆得洛加，一小隊游擊兵已在柏圭因交通線上此處或他處活動；而斯塔克此時甫授爲少將，即函告彼正統率本甯敦之英雄前往兵營。再有數日，安諾德將由馬霍克河歸來，攜來八百名齊整與愉快之志願兵，以及一大隊德來溫郡之民兵，蓋已無須留以拱衛其家庭矣。每值戰爭之震撼到來，斯開勒即能令一萬兵士出戰，其中多數最近皆曾戰勝；而其餘則因最近於斯開

勒主持之下連捷兩次而有爭勝之心。新英格蘭兵士對於斯開勒之感情此時已有顯著之改變，蓋斯開勒已知禮待此輩欲受禮待之兵士，而又以優美之食物食之，有時甚至犧牲自己之食物以供養之。由每一公平無私之人觀之，斯開勒業已恢復其名譽；但不幸此輩人士未嘗佔得代表大會之多數。北軍狀況之改善激動其政敵之心，而此輩政敵欲於斯開勒有機會博一全勝，而令其國人永久感激以前設法毀滅之焉。而達此目的之工具近在咫尺；因蓋次將軍此時正在代表大會之客廳。而蓋次抱有兩種定見，一爲自身重綰軍符，一爲斯開勒失敗；而其左右又多阿諛之徒與依賴之輩，不許其野心或憤怒稍戰者。其主要之參謀爲維爾金孫上校，一抱負甚大而才質甚劣之少年——蓋物以類聚也。當蓋次命運亨通之時，彼願供蓋次驅使；一旦蓋次之命運轉艱，彼又賣之焉。有其主必有其僕，而維爾金孫與漢彌爾頓之道德關係及智識關係，與蓋次與華盛頓之道德關係及智識關係正相同也。

當一七七七年二月斯開勒又司北軍之時，維爾金孫即勸其長官認代表大會之行動爲侮辱其個人之尊嚴與功績。其言曰：『彼等損害自身；彼等侮辱先生；且因此之故彼等實犯人世最卑鄙』

之忘恩負義也。」夫一愚蠢之副官使蓋次不克自制並非難事。彼匆匆前往非列得爾菲亞，而憑一種虛偽之藉口得向代表大會演說。其演說全關個人問題，且極不適宜。經過相當時間之後紐約代表提議應令將軍退席。於是開始辯論，而辯論瞬即變爲有失觀瞻之騷動。蓋次仍立於講臺之上，而加入最喧囂者之中；但終被擠於門外。此種出醜宜係任何軍人之軍事生涯之致命傷；然而新英格蘭代表原諒一切，蓋視之爲一愛兒也。其友人不斷爲之運動，而終獲成功。斯開勒免職；八月十九日蓋次行抵奧爾巴尼，奉命接替焉。

蓋次見自身不受歡迎不免大爲驚訝。安諾德與林肯奉華盛頓之命加入北軍，乃爲襄助斯開勒；而今則於頃刻之間，而又絕無何種有意義之目的，轉而效忠其所不喜而又絕不信任之人。士兵尤不歡迎蓋次；因只知彼係去職之將軍，去年冬間對其饑寒困乏之軍隊之種種痛苦絕不關心者也。幸而斯塔克個人之勢力始能阻止本宮效之英雄各歸新罕佈什爾。斯開勒之接待蓋次一本友好態度，且願盡其勸告與贊助，不幸此類勸告與贊助蓋次完全置之不理。或謂風趣之極則於斯開勒此時及餘生之行爲得到充分之證明可謂當矣。（斯開勒函告華盛頓）「當此危急時期，代表

大會之決議是否得策，只有時間始能判斷。吾仍繼續盡職，庶幾得當先生之尊敬。」此項諾言，彼堅守勿失。斯開勒躬逢不法行爲時所取之克己態度，以及於爲國服務於彼無益之時，依然爲國服務，應令後人肅然起敬也。

其時英國將軍與其下屬間之關係，與推翻斯開勒之嫉妒比較之下，實至光榮。夫累則，非列普與漢彌爾頓皆忠於柏圭因。彼等以爲始戰之時，所以屢獲勝利者，皆由於柏圭因氏有領袖之天才；至於目前軍隊所處之種種危險與困難，彼等又以爲柏圭因可不負責。無人希望代彼掌握軍權；且情勢如此，卽最野心與最自信之軍人亦不欲妒之焉。蓋至此時，柏圭因已知本國政府爲其偏頗之成見所蒙，又爲錯誤之消息所蔽，未嘗準備停當，卽派之出任一種幾於難堪之工作也。當地王黨主義之計謀，佔內閣美洲通信員寄與內閣之信札之大部分篇幅者，在紐約州卽屬有限而不可靠；而在哈得孫河東岸則完全未曾存在。國民固曾興起，但非爲國王。不久柏圭因卽有機會函告澤曼爵士，逐日皆有理由懷疑所謂忠臣之誠實與決心。其言曰：「吾約有四百人可以信賴，（但有武器者

不及一半。其餘盡屬兩面討好之人受私利支配者。大部分之人民在原則上與熱誠上，皆贊成代表大會；而代表大會之計畫執行之速不可企及。罕佈什爾賜予地，當上次戰爭之時尚無人居，而且殆無人知，今則多大陸上最活動與最好亂之人種，且如將發之暴風雨懸於吾之左翼。『（註一三）蓋柏圭因前進路線之側面三十英里內之地方，爲富有尙武精神之人民所居，綠山童子即由此募集而來也；五六十名皇軍在其行進中之軍隊之後方者，不足以保持其與加拿大之聯絡。但柏圭因所能調以保護後方交通線之軍隊如此之小，轉不如不調之爲愈。其小而孤立之駐防軍殊少涉足防禦工程之外。其實即在防禦工程之內亦不覺十分安全。不久柏圭因即與英國失卻聯絡。其最後一次之公文，經彼認爲可在安全發出者於九月第一星期離愛德華礮臺；而最後一批之公文寄到甯街者，所標之日期爲八月二十日云。（註一四）

柏圭因之戰鬪力，因戰時之損折與不得不派小隊以保護交通線而大爲減少。茲彼有七百名省軍，無多用處；一千七百名德人；與四百名礮兵；只有三千名英兵。就人數而論，彼等乃敢死隊而非侵入軍；但其精神如此，即使局勢非常不利國家之榮譽儘可交其保管。其紀律與勇氣已登峯造極；

但最近哈巴特敦一役所生之偶然事故，令所有曾詳密注意戰爭之性質者心中大爲不安。英國軍官死亡之多與兵士死亡之多失卻比例。美國來福槍之子彈絕不虛發；且除輕步兵中之精兵外，英之兵士皆不能廁於射手之列。此非彼等之過也。最近兩役之經驗，宜使所有靈魂超於練兵股之中士之靈魂者知悉美洲戰況與歐洲戰況絕對不同；而冬季營房之暇晷，即宜用以訓練英兵士如何使用其燧石槍。聚餐之時未免過於誇張吾英兵士之善用刺刀衝鋒。英國毛瑟槍管上此種武器之名譽，柏圭因確能維持以敵所有膽敢列陣抗戰之任何步兵；但當戰場隨處爲倒臥之樹幹與糾葛之樹枝所阻塞，而摩根之哨兵與新罕佈什爾白山斯塔克之樵夫在此森林地帶每行三碼而其敵人只行兩碼，則情形大有不同也。（註一五）然而此事未嘗煩軍官之慮，更未煩普通士兵之慮；而進攻之思想尤受歡迎，蓋深信柏圭因由正面進攻叛民之時，豪將軍將搗叛民之後方焉。

此種信念乃根於信仰，而非由於智識。七月十九日柏圭因寓書澤曼爵士，詞旨嚴重。其言曰：「吾與豪將軍開始通信。吾使用最有冒險精神之人，且授以極有希望之獎品；但所派出之十位使者各遵一途出發，乃無一人歸來，而吾至今尙不知該將軍之情形或意旨也。」柏圭因所能查出者

即其兩名使者已被絞殺；而彼推測所有使者，奉南軍總司令之命令，齎來公文交與北軍總司令者，必遭同一之命運。若彼靜候豪將軍之消息，彼不妨候至審判末日。逗留此處終必餓死，退回加拿大又不光榮，且亦危險，或竟不能實行。若任何處而有安全、光榮、與富足，則安全、光榮、與富足皆在前面；自總司令之將軍以至鼓手，全體英軍唯一之希望即繼續前進以求與敵人相遇焉。

柏圭因逗留此地，只爲收買糧食以供到達奧爾巴尼之用；九月十三日彼始由堅固之舟橋渡過哈得孫河。吾英軍隊是晚即宿於今日稱爲薩拉托加溫泉之近代溫泉地方。迤東十英里之薩拉托加村。兵營四圍之景色，令吾英軍官回憶本國最美麗與最繁榮之景物；而少數軍官見居民受驚之餘，爭逃出其美麗之家庭不勝憫惻。在兵營南方即有一條小河散爲若干人爲之瀑布，而流經小木島；蓋依據十八世紀第三三分之一流行之美景說也。對岸有斯開勒公館，在一片傾向水流之草原之盡頭。果樹與蔬菜之園，四週有大叢鮮豔之花者，即由英國輸入之園丁，依英人之嗜好爲之佈置；而房屋自身——共兩層，非常寬敞——表示一行壯嚴之柱由地板直達屋頂。此屋之建築有類華盛頓之維基尼阿別墅之建築；而斯開勒公館之家庭生活與鄉村工業組織一如味嫩山，不過規



模較大耳。在斯開勒村 (Schuylerville) 與南方市場之間有定期航行，載運生產物，而將軍所僱之農夫、廠工、樵夫與工匠可以百計；而其田園有如英國鄉間富紳士之全部產業。其有名之稻田佈滿已熟之穀物者，沿哈得孫河沖積平原蘇巨凡三英里。大部分之穀物尙未收穫，固一種合法之勝利品也。在後此二十四小時內麥即被割以供吾英軍隊焙夫之用，而玉蜀黍則以餵馬。(註一六) 柏圭因以每日一英里之速度，經過此含笑相迎之地方而向奧爾巴尼進發；蓋其有先見之美國敵人業已毀壞道路與每座橋梁矣。與行軍路線平行者為兩百艘船隻之艦隊，沿河而下，隨帶行李、軍火，與一個月之糧食。此類貨物之價值等於國王之贖款；蓋依據倫敦某報之計算，艦上所存每磅之鹽已費英國納稅人三十先令矣。

柏圭因軍行甚緩；但前程無多，因敵人前進半路以迎之也。在其進路之前面，離薩拉托加約兩里格，離斯替爾窩亦兩里格，有一突起之高原，正而為一英里之四分之三，與哈得孫河相隔為五百碼之低牧場。此大可防守之山脊稱為俾密斯高地 (Bemis's Heights)，由安諾德選為戰壕之地址。科修斯古 (Thaddeus Kosciusko) ——波蘭之亡命者為戀愛故事而非為政治——特將

其稀有之天才，獻與一種比較與其名字有關而略爲僥倖之革命。並出其毅力以盡其工兵之職務，彼卽於俾密斯高地之上建一座堡壘，似一營寨而不似一臨時之戰場防禦工事。此後所生之事足以證明礮臺表而上之安全，對於畏懦之將軍之心理所生之致命的誘惑。蓋次之軍隊原較柏圭因之軍隊爲多，而其防禦與戰壕能當直接之攻擊。其所有之團隊，除用以衛戍其堅固之堡壘外，尙足以延長其戰線直至於西方，庶幾英人不能攻美人之側面，甚至英人自身不能免受美人之側面攻擊或包圍。但此種意念全出此可憐之自私自利者之德力與智力之外；而彼乃如此分佈其軍隊，結果若悉任彼一人主持，則彼決難免敗北與恥辱，且將陷於大禍也。其作戰計畫，若任其自由發展，在於安置其所有之兵旅於防禦工事之內，或山與河間之平地之上。深信其敵人將以其頭猛撞此不能攻陷之防禦工事，彼卽於此靜候其敵人之來臨，而敵人習於軍隊之調動，且由一絕頂聰明之猛將指揮焉。

嗜讀軍事史之柏圭因，當已知馬爾巴羅公爵在布楞恩之機會，蓋在此處法國之司令官收集若干營兵士於其極右方之鄉村內，而背後則爲深河。但今則塔拉得元帥 (Marshal Tallard) 尙

不及蓋次將軍，因蓋次將軍集其所有之軍隊於防禦工事之後面，在其陣線之一隅；且以爲不必有左翼或中央也。雖深知敵衆我寡，柏圭因已察出此戰可獲大捷；即採適當之方法以實現之焉。其右翼包括德兵一隊以及所有重砲，即交與菲列普將軍，而菲列普將軍固知應於何時住手，與如何攻擊並於何處攻擊也。在右翼則由夫累則將軍率手榴彈兵與輕步兵前進；而柏圭因自身則率四小營英兵與四門野砲居中，而此處戰爭勢必非常激烈也。戰爭計畫曾經此三隊領袖詳密計議。菲列普負責牽制蓋次。同時柏圭因與夫累則佔據美國戰壕東方之高地，以大砲縱射之，於側面及後方以刺刀刺之，並迫彼統率其指揮不靈與垂頭喪氣之軍隊渡哈得孫河。戰勝結果必能俘獲兵士與材料甚多，與一種尤爲重要之獎品；因可由此逕向奧爾巴尼進發也。（註一七）

此乃柏圭因之希望；而此類希望儘可稱爲柏圭因氏合理之期望也；但蓋次之命運得免食其自身之愚魯之果。九月十九日早晨鋼器之烟燦與紅色制服之越過林中列樹，令美國哨兵得知英國戰線內有重要行動；而下午三聲之巨響，相隔之時間相同者，經雙方兵營認爲進攻之信號。蓋次不發命令，且不思於砲臺之外作戰；但安諾德將軍，一極可畏之請願者，求蓋次許其統一小隊採取

攻勢。(註一八)安諾德強聒不休，蓋次終許其統率麼根來福槍兵與一小隊馬薩諸塞步兵向前進之敵人攻擊。常驅其駿馬下俾密斯高地之西方斜坡時，安諾德注視其兵士自頂至踵。其容色黝黑，髮黑而眼淡，身體雄壯，驅幹中材。『其人身上無絲毫朽腐之質。彼乃吾人善戰之將軍。其命令爲「弟兄們，跟我前進！」而非「弟兄們，前進！」彼不顧一切。彼疾馳而進。』此乃多年以後曾隨彼加入此次戰爭之一新英格蘭人所述之安諾德之情形也。彼若於是日秋天傍晚葬於戰士之墳墓則於彼當較爲有益也。

安諾德統率部隊入駐之地方頗能助一猛將與人數較多之敵人作戰；且有自身人數如此之少，實際上亦需要地理上所有之優勢。彼適處於森林與叢莽之曠野，中雜山谷，且到處皆有一片草地。經當地農人稱爲「輕快之草原」者。一切皆宜於常居林中之戰鬥員；而美人毫不遲疑——當戰爭之初期且挾蠻勇——出當敵軍之右翼。夫累則將軍正面之加拿大人與印第安哨兵皆被驅入，且無須他人驅入，但麼根之射擊如此急遽，其部衆不受控制而分散於叢林之中。其中若干與大隊失卻聯絡，且被俘獲，迨吾英之手榴彈兵與輕步兵加入作戰之時，英兵之毛瑟槍描準至確，非美

人所能當。經過一世又一世紀四分之一之後，殆難查明此次複雜戰爭之真相，蓋參加此複雜戰爭之兵士，不能見正面十碼之處也；但在戰場之此方安諾德無法進展且不得不勉力支持則固實情也。

雖然，第二階段之戰爭則甚爲明確；而最明白之敘述則係出於柏圭因軍中之史家，乃未受委任之官員也。美人（前任軍曹蘭姆氏聲稱）自覺不能於始戰時進攻之處攻入；於是「退卻而改攻敵人之中央。」（註一九）該部分皇軍原駐於圍場之內，而圍場之內有一座房屋稱爲「自由人田園。」此乃林中之開拓地，作長方形，逐漸向南，而四處皆爲高而且密之森林。此處漢彌爾頓將軍於柏圭因將軍監督之下安置其礮，而散開本旅所有四營之兵士。第二十營，第二十一營，與第六十二營在前面；而第九營則作爲預備隊。同時安諾德所預期之其他部隊前來會師——新罕佈什爾兵士，紐約人，與康涅狄格極強之一團；而摩根上校在相當時間之內，獨處林中而心中備感失望，急作呼雉之聲，而重新集合其大多數之來福槍兵焉。（註二〇）

下午三時戰爭開始，而雙方爭持甚烈。前輩軍官曾目擊七年戰爭中最猛烈之戰事者聲稱，彼

等從未歷如此長久與如此劇烈之礮火。柏圭因之可嘉在能於紛亂與危險中，保其沈靜之勇氣並注意當時軍事上之需要。雙方即於雙方間之小地方上旅進旅退；而攻守有時相混，歷若干分鐘而無法判明。二百名康涅狄格民團爲報丹巴立焚掠之舊怨，即深入英軍陣地，其中一半或被殺或被俘。若干有名之美國射手棲於高樹之高枝，用其來福槍殺敵，而描準非常正確。在「自由人田園」中彈之二十名英國軍官中死者十人。翌晨第二十團三位尉官，年齡皆不及十七歲，即埋葬於一壙之內。吾英營隊兵士在第一線作戰者八百人中即損失三百五十人。迨第四句鐘六十二團中未傷者只有七十人。四十八名礮兵中死者三十六人，而其礮壘數度爲美國步兵所蹂躪。（註二）勝利自屬於能迅速增援之將軍，但蓋次所已勉強派遣之援兵乃蓋次所許安諾德之最後一批。（註二）蓋次本有多旅熱心之新兵供其調遣者，甚至不願示威以吸引英軍之左翼而羈之於正面。一旦菲列普既知蓋次並不欲戰，彼即如一可靠之同志，且出於柏圭因意料之外向礮聲前進；而彼固隨帶大礮與俱也。（註三）野礮礮壘，子彈盒充滿及礮兵個個生存而未受傷者，即於毛瑟槍射程之內射葡萄彈於疲乏之美人間。無何來特塞爾之布倫瑞克先鋒，亦出現於戰場之上，七連德國步兵

快步加入作戰；而非列普將軍藉其個人之努力與楷則，即震作並統率第二十團，第二十團者明登之舊團隊也。安諾德此時已爲人力所能爲者矣。當天黑而屠戮與喧囂兩俱停止之時，安諾德棄陣地而後退數「富呵浪」——而此數「富呵浪」在當日隱蔽與錯綜之地方，使其得免於害無異退卻若干哩路也。

九月十九日之勝利自屬於柏圭；因其所保持以爲殊死戰之勝利品的陣地，在出發作戰之營地前一英里半也。但國家回溯過去曾有無數次確定之勝利以傲人者，則其將軍當不能追求並改良其優勢時，自不能重視一次可疑之勝利。柏圭因曾準備一切以俟二十日黎明再作積極行動；但夫累則將軍入告，必須領導作戰之手溜彈兵與輕步兵過分疲勞而不能本平昔之精神作戰；漢彌爾頓之一團一時之內亦不能視爲一種戰鬥部隊。於此勇敢之一旅所駐之地方太陽下瞰一幅悲慘之景象。場上盡是尸體與作戰期內無法移去之傷兵。吾英之軍官因若干可怕之事故忽憶彼等非於德國之文明平原作戰。大羣之狼猛吼不已，而夜間非常可怕。印第安人往來於四周之森林，剝去林中死者與傷者之頭皮，且經過種種困難之後，始能阻其闖入英兵尸身縱橫之廣場，而在此

處彼等所欲得而甘心之物最多。時不可失，友與敵匆匆葬於一處，大體未舉行何種典禮。柏圭因置其自身精銳而有經驗之目之證據於不顧，自信美軍死傷之數多於英軍。氏於公文中報告美人死者二千人，而二千之數六倍於實際人數，且超於安諾德所能導以作戰之全部軍隊三分之二以上也。

柏圭因往往比其公文爲聰明；而其實際所採之戰略行動不能表示柏圭因確信其自身不過犧牲少數兵士而所殺之敵人則甚多。彼收回所發採取侵略行動之命令；而其軍隊之精力自茲以後卽用以建築防禦工事。在後此兩週之內一千人分成若干班，輪流使鋸、鋸與斧不斷工作。在河岸之上，在吾英營房之後，有三個方形堡保護醫院，火藥庫與船隻登岸之處。英國陣地之正面，在美國陣線射程之內者有一壕一壘以資保護。柏圭因有重礮甚多，卽將此重礮分佈於正面沿線使成礮壘；又砍下數百步之木材以使野礮發生作用。每營兵士皆當於黎明前一小時武裝停當。布雷門上校之赫斯人因最近戰爭中之行爲而建功者，卽居於極右方。「自由人田園」購得之時代價甚昂，且不久又將有人競置者，則交與巴爾卡利上校 (Colonel Balcarres) 照管；同時河邊之右翼，則於



比較安全之處，駐紮漢彌爾頓稀疏之團隊。其隊伍已由省中忠臣補足；至少須經過若干星期辛勤之訓練後，此輩新兵始能躋英國步兵之程度。九月二十一日日落之時，美軍方面開礮轟擊，終宵喧嚷騷擾。此次大示威之原因，英國兵營直至四日後，在本雷敦被俘之布倫瑞克龍騎兵經蓋次釋回，並隨帶一道公文之時，始知之焉。此少年軍官來告林肯將軍已破柏圭因之交通線；且係秦昆得洛加及其他外堡之主人，並俘得敵人三百名，礮艦數艘，以及於佔勃連湖上搬運輜重與軍火以供柏圭因軍隊之用之百餘艘船隻。吾英所有零星之哨位次第皆被攻擊。攻者有時亦被擊退，且受虐待；且三四區皇家駐屯軍，經林肯將軍進攻之後，幸而殘存者皆困於礮臺或房屋之內，或水上小島之上焉。

柏圭因此時完全與加拿大失卻聯絡矣；而在柏圭因南方之全部境地乃無人知之地方，包圍於神祕之雲之中，而彼只能從此神祕之雲略窺一種大失望之威嚇情況而已。豪將軍幾於不斷之沉默此時漸難忍受，蓋此人之意旨與行動與柏圭因至有關係者也。九月中旬柏圭因曾收到豪將軍來信，此信所標之日期遠在兩月以前；而此時以前或以後豪將軍皆無隻字。此信非常簡短而空

泛豪氏預示，而非宣佈，進攻賓夕法尼亞之計畫，因此於豪氏與柏圭因間已有之一百五十英里之距離外又增加一百英里。同時克林敦爵士則留居後方主持紐約軍事；且將隨時勢之必要採取行動。若干日後克林敦之使者齋來三行令人氣沮之密碼文字。克林敦爵士允於某種局勢之下，由紐約駐防軍中抽調一部軍隊而遣之北行。（註二四）而此固與柏圭因以爲正在奧爾巴尼相候之二萬名英兵不同者也。併讀此兩篇分文，此不幸之將軍立即斷定威廉豪已忘有關柏圭因之一切矣。後方之消息至爲不祥，前方則並消息而無之。柏圭因遂不能決定其戰略上之行動應向何方。推進其生涯之衝動逐漸消滅；而彼即逗留於駐兵之處，消極而不活動——期待時運之推移，消耗其所餘之有限糧食，並再設法完成其防禦工事焉。

柏圭因儘可從容修繕其防禦工事，因美軍司令部此時忽發生一種爭執，令敵人之注意爲之分散，敵人之活動爲之鬆懈也。蓋次從前本係安諾德最堅強之恩人與最熱烈之讚美者，但自安諾德得華盛頓之信任而以斯開勒友人之資格北來後，蓋次即改變其態度。自茲以後，蓋次不復信任其副司令，而此種不信任自九月十九日以後且轉爲極端之嫉妒。或謂若無安諾德則柏圭因早於

秋分進至奧爾巴尼而爲一勝利者矣；（註二五）然而此種無價之貢獻，應荷蓋次極大之感謝者，轉於其偏見之中具有不可原諒之損害之外觀。蓋次於其所致代表大會之報告中，始終未曾提及安諾德，與安諾德之一師，雖參戰之兵士不屬於安諾德之一團，即屬於安諾德之他團。（註二六）蓋次既不以公道待安諾德，安諾德即提出書面抗議，而蓋次深怒安諾德此種書面抗議，且輕視此書面抗議。蓋次知安諾德爲人性急，即故意採取一種挑釁與惱怒之方法。彼故令其下屬操種種賤役，召之來見而當面侮辱之，又於背後諷刺安諾德，自希望此類譏諷能傳至安諾德之耳。維爾金孫上校知如何巴結長官，即傳佈一則故事，謂安諾德個人未嘗參加此次戰爭，而當子彈紛飛之際，安諾德安坐於兵房之內。（註二七）但在當日此種故事不過於耳語之時，或私信之中設法傳佈，因安諾德之助手皆係烈性之男子也。（註二八）安諾德受此卑怯之迫害，即不復能耐於一次盛氣凌人之會見後，安諾德即請求蓋次准其離開軍隊而返菲列得爾菲亞。當此項消息傳至外方之時，部衆皆爲激昂而憤怒；多數團隊軍官出而抗議，其措詞就當日嚴厲之軍紀而論，大有叛亂之氣味；各將官兵同簽名，請求此名將再與之共同作戰一次。爲此種情感之表現所動，安諾德宣稱願暫緩辭職，但安諾德所

統之一師已移交他人統率，而彼亦未被邀參加軍事會議。雖然，安諾德又無勇氣離開軍隊附近地方；而安諾德仍往來於兵營之間，有似彼乃一公民急欲一覘真正之戰爭爲況奚若，並於一生之中經驗一次受礮火攻擊之時情感如何者。

蓋次之辭去安諾德不具何種悲憫之心，因已有一替人，而彼且視此替人優於安諾德也。常林肯將軍已盡其力，所能及以抗泰昆得洛加時。彼奉令前來俾密斯高地，而受命爲北軍副司令。林肯誠心反對其自身升官，且勉力調和此兩位互爭之同事；但蓋次非言語所能感動；而常其主張之命運處此危機之時，林肯乃一過好之愛國者，甚至不至爲最公正與最無私之動機而拒絕危險之職務。美人——就人數，情性，與宜於擔任目前之戰事而論——今已形成一種隊伍爲任何將軍所願傲然領導者。林肯自身又從湖上帶來援兵二千名。康涅狄格，新罕佈什爾，與馬薩諸塞總督能聘若干名軍官即派遣若干團民兵出發；而此若干營之部隊此時仍用一種方法徵募，而此種方法固足以見此次非常戰爭之國家的性質與特別的情形也。在過去兩週之內，時有一羣武裝公民由新英格蘭各州前來投軍，此輩公民或不願受長期戰爭之停滯與厭惡，但知最後之決戰迫在眉睫，且決

定參加此次戰事也。年事較老之農人不願受訓練，且除身披工作衣服之外，從不感覺舒適者或單獨或結隊策馬而至。彼等走在路上具有一種非軍事之外觀，甚至奇異之外觀（註二九）但於最前線上之樹木後裝彈開槍之時固能認真作戰也。蓋次軍隊定期之報告往往較前星期爲大，且往往不及實情。據云其軍隊約在一萬三千人與一萬四千人之間；而彼仍從事推廣其防禦工事有似前面之敵人與彼爲二與一之比而非一與三之比者。

柏圭因部衆減少之速，一如敵人部衆增加之速。皇軍之狀況已甚困苦。三閱月來日在林中過活，而夜間則宿於潮濕之營地已使制服破爛不堪。無多餘之衣服；無酒或咖啡；除醃豬肉與麩粉以供病者或傷者外，別無支持生命之物。河旁草原之草早嚙一空，而馬皆餓死。吾英之軍隊完全不得享受此繁榮之流域所有豐富之財源。人數過少尙不足以保衛此被威脅之堡壘。彼等自不能派遣保護隊以保徵發者之安在。反之，美人殊少。日常事務以耗其時間與精神，自視此前哨戰爲一種振作精神之遊戲。林中佈滿美兵；而每日必有此輩大膽之共和軍或遊擊隊採取勇敢之行動。柏圭因艦隊之四五十名水手於哈得孫河東岸之農場上徵發糧食之時全被俘獲；若干名英兵於司令部

後方四分之一英里之農田上掘薯，乃亦突然受攻而被俘；另有其他三十人亦爲鄰近市鎮攜槍出游之農人劫去。當敵人自朝至暮在其四週叫囂之時，有時且終宵叫囂之時，皇家軍隊因不能安寢而極感痛苦；而吾英軍官受苦最烈，蓋在此次戰爭之中彼等願與士卒同受苦，且同樣受傷，工作與守望也。

當十月之第一星期，軍中每人只有三分之一之糧食。此時人人皆已失望，而失望後所留之空虛未因責任心而彌補。印第安人首先北竄，加拿大及當地之王黨黨員繼之。在英國與加拿大團隊之間逃亡者甚多。逃兵托命之森林之邊境隨處皆是；而皇家兵營即受假托忠賢之共和軍代表之騷擾。蓋此輩代表勸告過勞而食物不足之兵士，一旦彼等行抵美國防線之時，彼等將覺生活至優，而紀律之嚴尙不如最寬之歐洲軍隊。柏圭因召集其三位主要助手，坦然詳述目前之局勢，並請求發表意見。來特塞爾將軍主張即時撤至喬治湖與泰昆得洛加；而夫累則將軍贊成此議。同時菲列普將軍則拒不發表任何意見。柏圭因當時聲明若此次之事僅涉及彼個人及其軍隊，則彼將於翌日黎明退兵；但彼語其同僚比較彼等自身之利益尤大之利益正在千鈞一髮之際。與加拿大失卻

聯絡不過英國方面一部分而可以補救之不幸；但若不再壓迫蓋次，則蓋次將率其一萬四千衆援助華盛頓將軍。威廉豪將軍或被戰敗而毀滅；戰爭將突然結束；而殖民地非復國王所有矣。柏圭因續稱所部自始原係以備犧牲，而今則時期已至可以令其效忠矣。彼將再行努力一次，攻敵人之左翼，以覘手執刀劍亦能殺一條路以達奧爾巴尼否。

十月七日早晨柏圭因率同由各方形堡調來之所有士兵從戰線出發。氏向西南方進發，進至與美國戰壕距離不遠之處；憩於一大麥田之上，而分佈其軍隊於短籬之後與直立之稻草之間。巴爾卡利爵士率同輕騎兵佔得右翼陣地。其次爲第二十四團與若干營德兵；右翼則爲吾英之手溜彈兵，歸阿克蘭少校（Major Meland）統率，少校曾於哈巴特敦受傷，但由其妻勤加調護之後，彼又設法勿失去一次戰爭。六門英國礮與四門赫斯礮共分數組陳於戰線之中央，在高地便利之地方。全線之各部分歸來特塞爾，菲列普與夫累則分別管理；其中之每一人皆宜於各統二軍團而不僅五百名步兵已也。此種無意義與無目的之遠征，就柏圭因方面言之，不過一種無聊舉動經人譽爲全軍偵察者；但此名稱不當，因吾兵根本不知本地之形勢或敵人之局勢也；甚至不知前面數百

步外所醞釀之風雲。下午四時一羣攻者突然同時進攻對方之每一偶。摩根上校統率一千五百人，——多如所有之皇軍，——攻擊巴爾卡利爵士之後方；且幾有兩旅有力之兵士迅攻阿克蘭。一旦美人出現，毛瑟槍彈與葡萄彈即貽害頭上之樹枝。但吾人之礮手與吾人之手溜彈兵不久即進至射程之內；於是衝突發生，雙方各顯其勇敢；本係肉搏；有時且徒手相搏；有若干門野礮得失在五次以上。接近此修羅場時可使普通兵士心神不安。一營布倫瑞克人布於中央而適在左翼之右者未喪一人即已潰竄。來特塞爾及其軍部人員持刀奔突於逃兵之間，而收集之於赫斯漢努礮隊之後；但阿克蘭之側面空虛，而美人至少有一全團以與四連中之每一連奮鬪。手溜彈兵退後；而其勇敢之領袖，非因其同志之過失受重傷，落於敵人之手焉。（註三〇）

當礮火着實開始之時，安諾德既不必忍耐，亦不受約束，即於數分鐘內騎一最捷之馬衝入前方。在其後面有一副官，奉蓋次之命阻其前進，且捕之送交司令部。此不幸之軍官於全下午不斷追蹤，且因此於全下午中經過若干極危險之地方；但若彼而手按安諾德衣服之肩章，則其所冒之危險只有更大。蓋安諾德於過去兩週中，衷懷抑鬱，此時業已狂亂不能自主，雖是日安諾德之能駕御



其所接觸之每一鄉人較前尤甚。爲求其目的地之捷徑，安諾德即於槍林彈雨之中乘馬奔馳於雙方戰線之間，而以身爲雙方子彈的；然後於此危險之道路之他端遇一隊馬薩諸塞步兵，而此一隊步兵自歡迎其舊日之司令，以一句有力之語句發表命令，彼即於空氣之中揮其指揮刀，且挾狂人之勇猛與一眞兵士不致錯誤之本能，揮其三團之兵士以當聯合柏圭因軍隊左右兩翼之主戰。德人抗拒甚力；但人數熱誠與礮火之準確皆有所不及。四位赫斯上尉先後陣亡；安諾德於初次被敵人擊退之後又率新英格蘭人衝上；柏圭因之中央遂被攻破；當步兵離開戰場之時礮亦無法曳回矣。所有聯繫之馱畜皆被射死；而威廉少校六磅礮之礮隊之礮兵或死或傷；而彼連同下級軍官皆於最後設法曳回戰礮之時被俘，蓋無礮不願歸營也。

此時英軍右翼正力拒三倍之衆。吾英之輕步兵此時已習於森林中之戰略，即藏身於所有可以利用之掩護之後；同時夫累則披英國將軍制服，騎駿馬，往來於戰線者，則乃此次衆寡懸殊之戰爭之生命與靈魂，且乃兩軍所共注意之人物。而彼勢必引起美方射手之注意已甚明白。其馬之聲中來福槍彈；不一刻另一子彈中馬鬣，適在馬耳之後，而第三枚子彈則中夫累則之身。夫累則受致

命傷後經人昇去，而由巴爾卡利爵士代掌司令。（註三一）爵士已受嚴厲之壓迫，再歷數分鐘將被包圍。彼即開始退卻，退卻時幸賴兵士之英勇始得免成爲潰竄。其嚴明之紀律，及其立即回身作戰令敵人肅然起敬，且掩護柏圭因左翼及中央較無秩序之退卻使之免受敵人之尾追。戰勝自始而不可不戰；但戰爭非常澈底。二十五名英國軍官或死或傷；百名皇家兵士葬於麥田與麥田四週；而柏圭因盡失十門大礮。依據持錶計時之觀戰員，此次戰事僅歷五十二分鐘。

若悉聽蓋次將軍處置則戰事至此停止矣。蓋次始終未離其司令部；未嘗目擊何事；而是日下午僅餘之時間，皆用以報告戰事消息並候彼或將發出之新命令。但安諾德深知尙餘之兩小時應如何利用。不加思索，彼即統率所有近壓咫尺而能聞其號令且願服從其猛烈之姿勢之軍隊，而率之向英國礮臺方面進發。柏圭因之右翼得馬鞋形之防禦工程爲之掩護。此處駐有布倫瑞克步兵之餘衆由布雷門上校統率；同時「自由人田園」正面之空地則受一方形堡礮火之掃射，此方形堡牆高十二呎至十六呎，兩側有強固之戰壕，戰壕之後有重礮若干門。此自係安諾德首先攻擊之目標；但司防禦之巴爾卡利爵士令其礮兵務用葡萄彈；其輕步兵重裝其子彈盒；而美人終被擊退。

安諾德受挫折而不畏懼，又於他處進攻；且因日將晡即急急同時進攻德人陣地之前後方。其猛襲所向無敵。布雷門戰時；而其軍隊不能逃遁者皆投槍而降。安諾德即於彼等最後一次排槍之後衝入暗門。其馬中彈而踣，安諾德股骨中彈，蓋乃數步外受傷之德人所射者也。安諾德此人之勇敢且若易地以處所作亦必相同，即堅持勿刺此人。此乃曾在魁伯克受傷之腿；而外科醫生謂宜解剖；但將軍絕不願聞。安諾德謂此即醫生所能爲彼效勞之處，則不如扶之上馬而讓彼結束此次戰事之爲愈也。彼或係兩軍之中唯一軍官不以爲戰事業已結束者。（註三二）

夜至矣；武器之鏗鏘息矣；英人與美人彼此密邇，各臥於其所能保持或佔領之土地之上。未嘗燃火；亦無前哨戰；除傷兵之呻吟外亦無人聲。時間與地點如此，唯一之安全在於靜臥。布倫瑞克上校念及安諾德戰勝之消息傳至英國司令部時，英人勢必懷疑德人之勇敢不禁大受刺激，即率小隊國人衝出，謀奪回已失之陣地；但於林中遇一假忠臣，而此假忠臣導之至敵軍陣線，而即於此處連同其軍官被俘焉。是晚柏圭因通宵不能入寐，後此數夜亦難安眠。彼本係聰明而有經驗之兵士，

不至不知此次大戰與彼不利。彼未嘗求死，更不畏死；但是日下午彼不顧自身之安全，往彼所應往之處，其帽與衣皆中毛瑟槍彈；而其所喜之副官即中彈仆於其旁，此時正死於蓋次將軍床上也。（註三三）但柏圭因自身於彈雨之中得慶生還，而彼仍不得不採取其所能設之計以救此殆無希望之局勢焉。

美人此時已在其戰線之內，得其自身所建之堡壘爲之掩護，且即將其自身之礮對其自身之軍隊射擊。其所有之英國與德國團隊，曾於此次遠征之中再度或三度並力作戰，而失去大部分最優者或最勇者，且所損失有時在全數之半以上。其地方上之同盟兵不問紅種或白種大體皆捨彼而去；所留者皆不足側於戰士之列。若此軍必須保存而使其勿遇大禍，則柏圭因萬不可糜費白日之一小時或夜間之一小時。其左翼在十月七日未嘗劇戰者是夜終宵戒備，不敢稍懈；幕中力求安靜；而巴爾卡利爵士即喚醒其疲乏之兵而導之離去彼等所曾固守之戰壕。柏圭因佈其軍隊於後方半英里面臨河流與河路之山上。此一陣地上有一大方形堡，而四圍皆係不能侵入之山谷，實強如礮臺；但面積僅一千五百平方步。且爲敵人之礮火所控制。夫累則即於此處呻吟數小時後謝世；

當即昇往其所自擇之墓地安葬。其將軍同事環墓而立，一教士讀祈禱文，自第一句讀至最後一句，此時重彈忽掀起鬆土於頭上及四週。對方本無遠望鏡；經過相當時間之後敵人始知會議之真相。但敵人之子彈突然停止；「單礮莊嚴之聲音每隔若干時間即鳴一次，而引起遠山之回聲。此乃美人所放之分礮以敬禮此勇敢之死兵也。」（註三四）

無論在正面或側面共和軍皆於英國陣線數富呵浪內採取陣地；前哨終日猛烈衝突；及晚柏圭因得到消息，蓋次將軍已開始移其左翼以困吾軍於哈得孫河與半圈敵兵與敵礮之間。（註三五）柏圭因此時陷於徒亂人意，但非全無法克服，而且可以測驗司令官之意志力之困難之一。曩者華盛頓於一七七六年八月長島戰敗之後有一半軍隊留於隔絕布魯克林（Brooklyn）與紐約城之水道之他方時，爲況之劣與柏圭因今日正同。而蘇爾特（Sault）當一八〇九年五月其有名之敵人強力通過杜羅河（Douro）時爲況尤爲不幸。但法國元師心力至強，能於頃刻之間改變其觀點；放棄其戰勝之計畫及其狂亂之政治野心計畫，犧牲其礮及其大部分掠奪物；且無間晝夜超越山嶺，直至其步隊已無被俘之危險而後已。蓋次追敵時雖不如作戰時之熱心，但並非一衛爾茲力爵

士(Lord Wellesley)；且若柏圭因沉其礮於哈得孫河，並留下車上所載之物，藏其最後一週之糧食於兵士之行囊中，且於急行軍時除必不可少之休息與進膳外絕不止息，彼或能於五六小時內到達喬治湖，挈其部衆與毛瑟槍與俱也。此乃來特塞爾將軍之見解；而將軍乃一德國宿將曾加入七年戰爭之弱方，固深知腓特烈大帝與普魯士亨利親王所用以一再排脫彼等自身及其小軍於苦境之方法也。

當極端危急之時，採取果敢之行動，在統率三軍之皇帝與名譽業已確立而性格非常強毅之名將皆比較容易。腓特烈與其弟皆係皇家人物；蘇爾特元帥亦希望有一日能登九五；而華盛頓性質上本係國王；反之，柏圭因不過一飛黃騰達之軍人聽其長官之命令——且若失敗，將不受其長官之愛護者。彼新負重責；從前未嘗獨當一面；深知若其退回加拿大，有似逃竄，則當初隨意遣彼出國而又不肯積極贊助之本國大臣，即將首先棄之焉。十月八日日落後彼依照兵法上公認之格言開始退卻。來特塞爾將軍率四五團與野礮隊當先；其後爲重礮與長列行李車；同時柏圭因自身則統率步兵殿後。兵站部所有物品用一串大舟運載，而此一串大舟與軍隊平行溯哈得孫河而

上離東岸愈遠愈妙，因日出時東岸之上必多美國來福槍兵也。一切皆收拾停當而後運去；除數百名垂死或殘廢之人由柏圭因用公函請求敵軍妥爲照料外無人逗留營中，午夜前一小時後衛於菲列普與巴爾卡利爵士統率之下出發，留下烽火以欺敵人。但烽火因大雨如注不久即熄，軍行甚緩且極苦辛；因沿途橋梁必須修理，然後車輛始能通過，既已通過，又須炸燬以阻敵人之追躡也。翌日三時柏圭因停進，且繼續不動直至盡失黑夜退軍所有之機緣。其徐徐之前進直至下午始行廢續，此時水流遍地而道路盡壞矣。直至是晚十時英兵始入駐菲茲歧爾灣 (Fishkill Creek) 南岸上斯開勒公館。蓋經過二十四小時僅行八英里也。

次晨柏圭因渡菲茲歧爾灣，但有一種尤爲可畏之障礙使彼不得安全。從速安置其軍隊於哈得孫河之東岸乃一種重要之職務，而他事皆應從緩。十月十日早晨彼派蘇塞蘭上校 (Colonel Sturthland) 率充分之兵力，且令其佔據並修理四星期以前皇家工兵所造而至今猶存之舟橋。蘇塞蘭率其步兵過河不感何種困難，且繼續前進將達愛德華礮臺矣；但忽於此處被柏圭因召回，因公文措詞如此堅決彼只得重回故步。當其退回兵營之時，彼留下一連省內忠臣以保護正在進行之

修橋工作；但小隊共和軍略放數槍，彼等即已逃遁一空。英國工兵不得不隨之而返，聲稱工作已過半，明晨天曉以前可以告竣。

發與蘇塞蘭上校之反命令雖至不幸，但非無法說明；蓋此時柏圭因希望全部小軍聚於一處而且近在咫尺以便隨時調遣也。柏圭因本不願退回加拿大，此時甚至希望再與敵人一決雌雄也。蓋次先鋒終於南方出現，而柏圭因渴望被攻即準備防禦戰，若能成功必能挽回此役。氏沿小山而俯瞰非茲歧爾灣並安置其礮壘，佈置其軍隊成戰鬪行列。礮前一片大地芟除乾淨，使美國哨兵不得躲於其中；而非茲歧爾灣他方之斯開勒公館奉柏圭因之令付之一炬，蓋慮美人隱於其後也。吾英之士兵暗中祈禱願上天降雨使火器之門藥失效；而誠實之英國手榴彈兵可以乘機使用刺刀與敵人搏鬪。將士皆熱心追隨柏圭因，且願爲柏圭因效死。柏圭因厚待兵士而得兵士之尊敬，又因在公務上對待軍官非常公平，在私交上對待軍官甚好而博軍官之愛戴。故自遠征之始以至遠征之終，其命令無不受人服從；而將軍罕有如此受其同志與下屬之敬佩者，而不幸之將軍從無如此受其同志與下屬之敬佩者。



在短短五分鐘之內命運之神似悔其前此之虐待勇武之英人。十一月一日晨蓋次將軍向柏圭因陣地前進。此時濃霧籠罩兩軍間之小村；一千二百名或一千五百名新英格蘭正規兵已涉水而攀對方之斜坡，忽然霧消，彼等始發現距離柏圭因軍隊之砲口與毛瑟槍之行列不過兩百碼草原。葡萄牙開始紛飛，英國步兵準備衝鋒；但美國士兵與軍佐一望而知形勢如何，即開始退兵，不過略受損失而已。本係實事求是之民族，彼等深信退卻之第一目的在於安全退卻，如就此點而論，茲事固堪爲柏圭因之教訓也。不因中央之挫敗而沮喪，左右翼之共和黨人仍恃其衆多之人數並抱定確定之目的向前猛進。其全勝之希望所仰賴之軍隊調動實行至速至妙，而其發揮勇氣有似每次機會皆爲達到當前之目的所必須者。斐羅斯將軍 (General Fellows) 挾三千人深自樹立於哈得孫河外；沿岸布有大礮，建築戰壕阻人由柏圭因橋出來，且阻塞沿河之港，又與渡頭直至愛德華礮臺爲止。蓋次將軍佈其大礮，又陳其主力軍與菲茲歧爾灣南岸，同時摩根將軍渡過上方一二英里之小河，折而向東，而駐其全部隊伍於依傍柏圭因兵營側面之森林之正面。

柏圭因之兵營長一英里半，闊不及半英里。營內各處殆皆在美國標點射程之內。自晨至暮圓

彈飛躍於空中，而摩根上校所部一團最佳之射手，終日攀登面臨英國主要方形堡之樹巔。營內唯一可靠之掩護爲面臨敵人之角；而全部隊伍皆集於此處。『困苦疲乏，坐臥不甯，大衆皆聚於小地方內。』（註三六）馬則聚於崎嶇不毛之山谷以避礮彈，但此處除乾葉外別無其他飼料，『但可憐之馬，如此易爲草原上豐富之青草所誘，結果立中來福槍彈而死。』大多數糧食船隻皆被俘獲，其他又爲斐羅茲礮兵擊沉；故不得不卸其貨而由兵士將其負至方形堡內，此舉甚爲費力，而負者亦往往中毛瑟槍而死。兵士既不能伐木舉火，只得不烹而食，而此未烹之物即使有法烹調，亦未必十分可口或滋養也。此處無奢侈品；而舒適品甚少，且爲值至昂。新英格蘭糖酒每半品脫值一幾尼；諸將卽坐於鋪在濕地上成半圓形之褥。全無蔽護，而襤褸之衣衫又復淋濕，吾英之兵士皆饑餓而受苦；同時無情之雨又不斷下降，蓋自開始退卻以來卽下降不已也。

全部營地被敵人如此密密包圍，而又如此全無遮蓋，馴致不能爲最弱者與最不好戰者覓得安全之所。有四位軍官挈妻子從軍，其中兩位丈夫戰時中彈，正掙扎於生死之間；而第三位立時被戕。此非女人藏身之所。在過去三星期內，當軍隊在俾密斯高地前面之時，此數婦人同居一室之中，

感極大之痛苦，因此屋之大廳與客廳充滿患痢疾之人也；同時在臥室之內則軍官將死於重傷，或願死於重傷。今則彼等在薩拉托加上方被包圍之半島上所居之房屋乃一尤爲擁擠之醫院，亦一修羅場，因描準正確之礮火使外科醫生正在工作之上層房屋只有死亡與殘廢也。大多數婦孺，連同病廢與殘廢之兵士，——以及少數未受重傷之懦夫，——即擠於窖門之後，據云哈得孫河對方之礮兵誤認此居爲柏圭因之司令部；（註三七）且瞬即證明遇有關婦女之事，美人未嘗有意破壞慝勸之法則。皇軍唯一之水源卽一混濁之泉與牛羊所踐踏之水穴；結果吾英兵士不得不以帽承雨，以便將麵粉製造成糊，期易於下咽。（註三八）口渴本人所難當，就傷兵與小孩言之且乃一種痛苦。無人能於日中行近河流，而慶生還；但兵士之妻自願操作，攜同水桶往來於家庭與水泉之間，此時對岸之來福槍與毛瑟槍無不停止以致敬焉。

英國士卒間之軍紀維持不墮；但其精神逐漸散漫，而其敏銳亦漸遲鈍。柏圭因曰：『觀於士兵之面色，軍官至多只許余希望若受攻擊則彼等即將出戰。德人尙不及此。盡人皆知德兵但願於開火後挾武器而遁。』（註三九）被包圍之軍隊既不能突圍而出，亦不能結成小隊而退回加拿大。若於

印第安戰士苦求自由；無論如何敏捷，無論如何熟悉林中之道路，彼等亦不能通過美人之戰線，而歸來兵營之時懷喪欲絕。威廉豪將軍無隻字通知克林敦爵士亦無消息；而軍需長報告所有糧食從儉分配亦只敷三日之用。十月十三日下午柏圭因召集軍事會議，列席者爲所有校官與統率團隊之上尉。彼卽席聲稱彼相信少數明瞭真相之人，或所有明瞭真相之人，皆願投降；但若彼而採一種「與國家榮譽及個人榮譽至有關係之步驟，而未曾得全軍同意，以使此種私約成爲全軍與彼個人之行爲，則彼決不自恕也。同時又以勇敢之詞普告聽衆，僅彼一人，應負今日全軍所處之苦境之責任；因彼未嘗請教他人，而又多要求他人服從命令也。會衆一致以爲不如爲完全光榮之投降以保全皇軍。」於是卽於翌晨與美方司令官舉行談判。蓋次只允接受無條件之投降；而彼所堅持之若干無理條件，經美方認爲非軍人之自尊心所能忍受。英國將軍代表自身及所有軍官發言卽謂彼等將直衝敵人而不願降。柏圭因平生素喜大言；但此次所言則與其意旨相符；且言之非常有效。蓋次又考慮此事一宵，然後允許皇軍按照所有戰爭之榮譽退出兵營，而全軍卽由波士頓自由退回本國，但此後不得再行參加北美戰爭。此乃薩拉托加條約之主要條款也。

當兩方信使往返之時，兩軍或非正式停戰，或公開停戰，戰事業已停止；比較致命之子彈之呼聲亦已停止；被包圍者所感之緊張突然消滅；美人亦架其毛瑟槍，熄其火繩杆，咸覺真正之滿意與快慰。吾英之兵士，屬集菲茲歧爾灣之岸，以飲清涼之水；不久即與其敵人相安無事，因其敵人亦操彼等所操之語言，且慷慨推食，因對其敵人本無何種仇恨之理由也。十月十六日經過相當悔恨之後，又與軍事顧問商量之後，柏圭因即簽訂條約。對方立即送來大量鮮肉，以便分與此饑餓之各營；而日中其餘時間即用以籌備次日典禮。在談判最後終結以前，皇家兵士所應得之餉銀皆由軍庫一一照發。(註四)德人焚其團旗之杆；而團旗則作爲床褥之裏布，以便他日將其由隱藏之處取出，而重新發展於布倫瑞克公爵之前。至於英人之旗幟，未嘗出租以易金銀，而於三次猛烈之戰爭中，仍告無恙者，以爲不必採此預防手段，以保衛其自身或其元首之名譽也。

當此危難時期，吾英兵士之行爲既勇敢而又莊嚴，且絲毫不欲作威作福。彼等由兵營行至兩河會合處附近之草原上，而於此處投下武器，並空其彈藥筒。若干人因失武器不禁痛哭，但此處只有友人旁觀。蓋次爲免刺激英軍之情感，即以嚴厲之口號留其部隊於原地方；而美國軍部之中只

有一人隨行，以便以美國之名義檢取武器以供美人之用也。此乃豐富之勝利品，全係勝者在所必須之物。毛瑟槍五千枝，實彈藥筒七萬發，許多軍火車，四百匹戰馬與礮兵輜重——攻城礮、野礮、山礮、白礮——共四十二門大礮。俘虜共五千八百人，其中一半爲德人（註四）其餘幾盡係英國正規軍；因省軍之中只有少數始終參戰者。斯肯少校，一勇敢之熱心者，以彼而論，英國主張之失敗即個人之毀滅者，於俘虜名單之中自署英軍中可憐之徒從。此軍有若干著名貴人；且在各團之中，而非僅在總部，亦有不少出身高貴而前途極有希望之青年。美人自謂俘得三名國會議員，而當此時國會意即上流社會也。柏圭因之軍官乃吾英貴族之精華；而彼等及其所部——雖因不合格之大臣而當此殆不可免之大禍——仍能確保芬特訥之役英軍所臻之勇敢與軍紀之名譽焉。

蓋次設筵款待皇家軍官。（註四二）柏圭因當被邀舉杯慶祝之時，即祝華盛頓將軍康健；而其主人亦舉杯祝英王康健。宴飲既畢，英人於兩行美兵之間南行，美人爲數共一萬四千名，另有四千人則在後方。據云：「美人終朝整裝並擦其燧石槍以壯觀瞻。」（註四三）德人與英人中比較耽於幻想者，深爲此奇異之景象所感動，且對戰爭之最後結果下不詳之斷案。布倫瑞克支隊某軍官曰：「兵

士如此屹立吾人深以爲異。無人與左右之人攀談。而仁慈之上帝又使其如此苗條、美觀、堅強，吾人深以此身材相稱之民族爲奇。彼等之美麗非由於服裝之顯耀。大陸正規軍之正規兵服裝適宜，且攜堅固之行囊與良好之法國毛瑟槍；而民兵所穿之服裝則不能稱爲制服。軍官衣服之設計固亦有軍事上之用意，但其剪裁純憑穿者之所好，而所用之材料又屬最易得者；同時在每營之側面有數十名可敬之鄉間地主，所披之衣有似將往草田、教堂或市場者。（註四）布倫瑞克軍官見多數五六十歲老人此時第一次入伍，但樂其所事，而在森林之中尤不可侮。質言之，此乃一富有作戰天才之民族也。馬薩諸塞或康涅狄格之農人或有作戰之天才；但不喜戰事。一旦戰事既畢，即各返其鄉間，自覺已爲男兒之所當爲，且謝上帝使其得奏凱旋也。其實彼等應行感謝上帝之原因固多於彼等自身所認識者；蓋自此日以後再無敵國之軍隊可以尊稱爲侵入軍者再威脅新英格蘭各州之家庭矣。

當游行隊行抵美軍司令部之對方時兩方司令官即由幕中而出，而置身於兩軍之前，俾雙方兵士皆得見之。然後柏圭因將其所佩之劍交與蓋次，蓋次領首授之，然後又將其交還柏圭。此劍

今仍歸柏圭因家族所有。此乃兵士之武器有一種錄亦以供使用，而非以求美觀，且有堅固之象牙柄以便把握，此刀久歸巴達和斯 (Badajoz) 洛德利 (Ciudad Rodrigo) 與聖瑟罷士梯安 (San Sebastian) 之柏圭因元帥 (Marshal Sir John Burgoyne) —— 一位良將較其不幸之父為幸，因其最重要之勞務乃於較彼自身尤為偉大之兵士指揮之下服之也。

在此類全部禮節之中，美軍司令之行爲似一正士。彼盡力所及以緩和英軍由俾密斯高地前之陣地撤退後留在醫院中之英兵之命運；(註四五) 當阿克蘭夫人經過若干冒險而入英軍前哨以覓其受傷之丈夫時，蓋次以女性及其不幸之命運所應有之同情與尊敬接之。尙有一位美國軍官此時之行爲亦甚光明正大。斯開勒此時已無何種軍階，亦參加投降典禮；而柏圭因即乘此機會向斯開勒表示因戰略上之必要，火其別墅且毀其有價值之財產無任歉咎。斯開勒藹然請其勿再記掛此事，且允派一副官送之往奧爾巴尼，或能比一陌生之人覓得較好之住所也。柏圭因曰：「此君導吾至一所美麗之房屋，且介紹余與斯開勒夫人及其家人相見令余驚訝不置；而當吾逗留奧爾巴尼之時吾即居於此屋，棹上共備二十份食具以供吾與吾友。且多方表示慰勸。」其實此種慰勸



曾推及柏圭因以外之人。當來特塞爾夫人居美國兵營而極感不適之時，有一身穿平民衣服之美男子扶其子女下車，導之入一帳幕，幕中已佈有豐饌，且告夫人當其逗留奧爾巴尼之時，不妨卽以其家爲家焉。此可憐之夫人當稅駕斯開勒家中時，有一極爲困難之時期；蓋其最大之女兒見室中一切皆極輝煌，卽狂呼曰：『母乎！母乎！此卽阿父來美時所居之皇宮乎！』

英軍前往海岸時所經過之地方，本係一非常謙遜而有價值且非不仁慈之民族所居。若輩甚窮，而其窮也乃爲促進公共之主張，始則棄其奢侈品，而終則棄其舒適品。英國俘虜最以爲怪者，莫如城市與鄉間之人民，一致願受各種犧牲，以便達到獨立之目的。（註四六）與柏圭因隨意談話之紳士承認在戰事發生以前，彼等本不思與母國脫離關係；今則與一般民衆同恨英國國會與英國國王矣。但彼等絕不願將喬治第三之罪惡，委諸其不幸與無能之百姓。無論此被俘之軍隊在聯邦中部與南部各州有何不快之經驗，沿途二百英里之新英格蘭人則鮮缺乏仁慈與禮貌。但無論如何，就其主要之性格而論，彼等永係新英格蘭人。教會執事與教區委員遇英軍於星期日照常行軍之時大起反感；地方上之小資本家每於週日以最少數之紙幣向一饑餓之旗手或口渴之手榴彈兵

收買幾尼，蓋英人因不知匯兌率遂受之而不辭也。吾英青年軍官憶及曩日收復泰昆得洛加時曾奪得巨量紙幣，乃因一時之快意將其付之一炬，無不自咎毫無遠慮也。（註四七）

柏圭及其同伴不久即知，若尙未知，當日美國人民最流行之一種特徵，即彼等不能滿足之好奇心。經過各州時所有款接之人，非俟業已探知彼等之來源與經歷，普通職業或專門職業，以及彼等渡洋來美之使命則決不能休；而今茲經過各該地方之特別旅客康涅狄格與馬薩諸塞本未前見之也。常皇軍經過之時，遠村人民不辭跋涉若干哩路而佇立路旁觀之。婦女亦不在少，身披非常適宜之艷服。而由此輩曾經三次苦戰之英兵觀之固甚美也。某軍官曰：『彼等沿途佇立者爲數甚多，端詳吾人，譏笑吾人，有時欲與吾人爲禮，或又以一顆蘋果授吾人。』擠入俘虜住所之羣衆如此之多，甚至有人疑主人收取參觀費。一不幸之中尉，新膺蘇格蘭貴族，常到達目的地，渾身淋濕，衣服沾泥時，大可希望舉行一次朝會，使鄉間好事之徒得見英國爵士何似也。（註四八）柏圭因自身即曾經一種苦難，而此種苦難鑒於柏圭因性格之猛烈，殆較「自由人田園」之毛瑟槍彈尤可畏也。當其受希斯將軍之邀，參加波士頓宴會之時，門窗屋頂皆有駐足旁觀之人，而街上如此擁擠，馴致

皇家軍官行進之時極感困難。而柏圭因自不免聞一二句諷刺辛辣之言，而此諷刺辛辣之言，特留至此時始發，彼之聞此批評亦有似一富有機智而曾受教育之人，但聲音與姿勢皆無粗俗或失敬之處。柏圭因後語希斯將軍，「先生吾深以貴國人士之彬彬有禮爲異也。」

德國補助兵初次出現時引起哈得孫河與密斯的克河 (Mystic R.) 間各市極大之興趣。新英格蘭兒童一向以爲德兵強壯兇惡如魔鬼 (註四九) 而新英格蘭人皆不能忘每一獵兵與輕步兵必欲排斥民黨黨員而享有其田園與果園。依據赫斯人與安斯巴人在舟上與加拿大營房中之談話，亂平之後不動產轉讓之程度超於以色列人卜居迦南土地以來所曾有者。今則此類陌生人入其樂土，但不能據之。其可惱之狀況引起其所隨意加害之人之輕蔑，且動其所隨意加害之人之憐憫。某婦人曾於劍橋地方——劍橋與波士頓毗連，經馬薩諸塞議會指定爲英軍住宿之地——見此輩德人到達卽爲之言曰：「吾萬想不到創造主竟造此一羣難看之人——貧窮、醜陋、衰弱之人；且大多數婦女有類馱獸，背負大籃，因此身卽前俯。籃內所有似爲花盆與茶壺，各種家具，而兒童卽從鐵排及其他器具向外張望。」彼等隨帶極小之嬰孩皆在旅次出生者；婦女多跣足，衣衫襤褸。來

特塞爾夫人乘軒車隨行。其言曰：「吾所乘之車，有似裝運野獸以便展覽之車；而吾不得不隨時停進，因人民必欲一觀德國將軍之夫人與子女也。……吾不能不謂彼等皆甚友好，且喜吾能操英語與之談話。誠然，若干鄉間主人或主婦，不禁叩伊其夫何爲來美，殺此一向未曾害彼之人民。此種質問，由一非常合理之民族中比較坦白之分子觀之，未始不可，且其子孫至今尙不能想像外國武裝公民干涉英國與其殖民地間之內爭之理由也。」

美國兩大將所表示之慇懃與政客之行爲顯然不同。國家大勝之消息附謠言之翼傳佈甚速；而美人於聞知此次勝利之結果，並不如其所逆料之圓滿與豐富以前，已熟悉戰勝之情緒矣。條約簽字後兩星期，蓋次將軍之親信副官，始挾薩拉托加事件報告行抵政府之所在地；又經過三日始將其公文整理就緒而交與代表大會審查。性急難耐之某代表已提議以一副馬刺贈維爾金孫上校；當公文散與諸代表時，蓋次及其參謀部何爲不急急報告內容已甚明白。公文中關於軍事行動之一部分，表示美軍司令能完全控制英軍；同時條約上之條款，則證明彼以談判者之資格，未嘗

儘量利用戰爭之命運許彼掌握之良機也。不復永爲俘虜，柏圭因之軍隊於十星期或至多十二星期又在歐洲供英國軍部之調遣。其所有之團隊盡可用以衛戍地中海砲臺或英國南岸之兵工廠與船塢；因而騰出原在國內服役之軍隊以便來美助戰。柏圭因得其主要軍官之尙武精神與堅強之愛國心相助爲理能指定其自身之條件，而未嘗接受其敵人所提之條件。數月後，由其下院之議席起述其自身之不幸在歷史上不可與羅馬人在考亭港又（Cauline Forks）之失敗相比，因在薩拉托加條約之下彼爲國家保全一隊英軍也。就其自身之行動所能影響於茲事者而論，此種主張固屬千真萬確。政策（用拜倫之言）有時能收復戰爭之所失；（註五〇）而柏圭因於戰敗之時依然鎮定而爲國家締結有利之條約也。

立約之時，不得其上且思其次，本非美人之所好，但此次條約業已簽訂；而其政府卽有守約之義務。雖然，大多數代表大會，代表不聽榮譽之命令；且不久卽決定作惡矣。作惡之法有二，而彼等擇其中較惡之一種。彼等儘可悍然宣稱國家習慣不得訂立有損國家利益之條約以拘束國家；然後根本廢約，而犧牲蓋次。彼等必採此種行動若彼等而有不顧一切之勇氣；但蓋次乃被彼等縱容而

變壞之兒童，乃彼等迫害較彼爲優之軍官之工具。既決定廢約而又不肯犧牲立約之軍官，彼等遂故意提出許多無謂之問題以亂真正之爭點。彼等聲訴英兵繳槍之時，未曾同時繳出彈藥筒盒與掛帶；彼等又訴美國陸軍部未嘗存有柏圭因部下士及兵士之個人履歷如歐洲護照上所載者。

吾英之海陸軍官，確守信用，但於此全部不幸事件每一階段皆有錯誤者，即於不知不覺之中代表大會之奸計。豪爵士與豪將軍皆無判斷力與魄力。其行動方針本甚明白。彼等應封紐約灣上所有船隻，更助以皇家巡洋艦，並一遇順風即遣之往波士頓，以便於此輩暫時支配美國輿論之棍徒，有時間挑剔薩拉托加條約之時直接回英。但豪將軍費數月之時間與代表大會談判，容許皇軍從英軍佔領之港口出發，而不由波士頓出發，此種條約，堅持不捨，而又與條約之明文直接相反者，甚至令公正之美人疑惑若一旦豪將軍得統柏圭因之兵士於其戰線之內，則彼將設法合併而不任其歸去。至於最後而無可挽回之錯誤，則柏圭因自犯之焉。依據條約之第七款吾英軍官應「依其官階」收容於一處。希斯將軍此時充馬薩諸塞司令官，即盡力爲彼等求得適當之收容所；（註五一）但地方之財源有限，而若干英國軍官自始居處即不安適。柏圭因本其平昔之習慣，即以過於

有力之言詞提出抗議。彼特別喚起蓋次將軍注意英國軍官之住處過於擁擠，且宣稱「共信已毀矣。」此最不幸之一句遂令代表大會有所藉口，而代表大會早在覓此藉口矣。一七七八年一月八日，代表大會鄭重表決英國將軍信中所用之一句令人疑慮。彼將利用此條約之假違反，以便爲彼自身及其軍隊解除對美之義務；旋又決定中將柏圭及其部衆之出發應行從緩，以俟英國宮廷通知代表大會業已批准薩拉托加條約之時。

柏圭因於驚惶懊悔之餘，聲稱美方不應如此解釋其急說之文字（註五二）但代表大會絕不原諒。當紐約運輸艦隊最後出現於馬薩諸塞海岸之時，乃不得入波士頓港口之砲臺。英內閣即向美國聲明願即批准條約，且一再請求美政府履行其一部分責任；但共和國當局絕不注意唐甯街寄來之備忘錄。條約軍（柏圭因軍隊，此後即稱爲條約軍）即由劍橋移至波多馬克河南方內地，此處逃亡之便利甚大，且非英兵所能抵抗。設計引誘吾英士兵不復效忠並請其加入革命軍者不只一省，——一種計畫華盛頓憤然反對。甚至猛烈反對。（註五三）美國之徵兵官不能游說德人，因德人身爲俘虜，甚感快樂，但使餉銀照發，則既不願爲喬治王作戰，亦不願爲他人作戰以抗喬治王也。一

時之內彼等居於一種經濟樂園之中。既不必頻頻操練，亦不至因行軍而疲乏，或暴露而爲子彈之目標，彼等所得之餉銀乃四倍於本國政府之所發給；而其中之有手藝者且得訪問附近各地，而爲美國高等工匠所賺之工資工作。代表大會領袖自始至終，似視薩拉托加條約乃一僞造或未曾存在之公文。彼等恬然將急於回英之柏圭因軍官與美國俘虜交換；但條約軍在戰事結束以前，未曾歸國。即遲至一八七〇年，尙有一千五百人以上之來特塞爾布倫瑞克軍隊，仍羈於維基尼阿省內。

抑美人之不願履行以美國人民名義簽訂之條約尙有一種重大之理由。在一七七七年年底以前，法國因美國之故將與英國開戰已成定局；而依據薩拉托加條約柏圭因之軍隊儘可用以抵抗東印度與西印度之法人，或諾曼底與布列塔尼上之法人。若菲列普之砲兵或巴爾卡利爵士之輕步兵終止以前羈留美國則凡爾賽之軍部必大爲快慰；而代表大會之政治家自不惜犧牲其良心而爲其十分懇勸之同盟效勞一次。約翰亞當士於一七七八年四月初旬行抵巴黎，即奉令務先喬治第三之代表述至多不過一篇模稜之故事者。（註五四）亞當士即獲得第一機會而伺候於路易十六外交大臣味真伯爵（Comte de Vergennes）之門，而告以代表大會關於禁止柏圭因軍隊



登舟之決議，而此項決議法人拜讀之餘，謂爲極佳。(註五)此時及以後美人對此既非毫無偏見，亦非絕不自私之方面所致之嘉許，應覺滿意。各國各代彼等真正之朋友與同情者，必將多所賜與，若此不像樣之各頁被擯諸歷史之外。當日英史家中之最能幹者與最贊成美人之主張者，亦深惜彼等竟棄此公平於又正直之方法。曩會指導其行動，且係新興國家之名譽所必須者；而其意見自當日以迄現代之負責作家皆贊成之焉。此少年共和國曾採取一種行徑，使自身落於文明國之道德水準之下。當一八〇八年六月與七月，吾英之國會與人民忠實遵守新特刺 (Cintra) 之條約，而新特刺之條約當內戰危急之時，將一萬五千名之軍隊歸之拿破崙，由英人觀之，其中每一兵士皆常由英國收容以作戰時俘虜也。同年同月塞維爾 (Seville) 半野蠻會議，故意漠視貝倫條約 (Convention of Baylen) 之規定；一七九九年可鄙之南意大利波旁皇室之人急於復仇，卽不願遵守那不勒斯營寨所應遵守之投降條件。加甚此類共信之違反之暴虐行爲，固未重見於美方之待遇柏圭因及其軍隊；然而無論如何薩拉托加條約之違反，皆美國革命之光榮之玷也。

(註一) 華盛頓致克林敦總督書，一七七七年八月十六日。

(註二) 希斯致華盛頓書，波士頓，一七七七年七月十六日。

(註三)希斯致尼克孫(John Nixon)書，波士頓司令部，一七七七年八月十六日。

(註四)威廉斯(Williams)致歧味(Ezekiel Cheever)書，匹次飛德，一七七七年八月十七日。

(註五)克林敦致斯開勒書，致布魯厄克將軍(General Ten Broeck)書，一七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註六)特藍布爾致蓋次書，哈得佛特，一七七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註七)黎芝飛爾特對於奧爾巴尼通知書之答覆，於一七七七年八月四日下午六時簽署。「本月一日大札述北方局勢之危急者，頃始收到。吾人決當盡力贊助以救奧爾巴尼郡。吾人不至褊狹至此，只助本省居民而不助鄰邦居民；吾人亦不以爲若貴處遭人蹂躪，本省獨能幸存也。總之，吾人以爲吾人之爲汝等冒一切之危險，將如吾人之爲吾人自身冒一切之危險焉。」

(註八)華盛頓將軍致克林敦總督書，一七七七年八月十六日。

(註九)開法特先生(Mr. Kephart)敘述當人叩以美軍之中以何種兵士爲最優時，彼即答曰：「就作戰言之，彼等大略相同。彼等遇有必要即行作戰。但就最重要者言之，則荷蘭人最優，因能忍饑也。」

(註一〇)開法特之美國陸軍之產生(Birth of the American Army)。

(註一一)當安諾德於可怕之仲冬由緬因之曠野行至魁伯克時，摩根即穿此短褲。當華盛頓於一七五八年爲英服務以戰法人之時，彼對此問題所抱之意見甚強。其言曰：「倘吾而行吾之志，吾不但將令全部部衆用印第安人之服飾，且將令軍官亦採印第安人之服飾，而吾將以身作則焉。披此全套服裝，華盛頓貌似尊嚴之會長。」

(註一二)安標利中尉第六十八封信，由維基尼阿沙羅斯維爾(Charlottesville)附近準茲農場發出；一七七九年八

月四日安氏關於此點所舉之證據曾由許多目擊此同類神技者爲之證明。某次士兵譁置蘋果於頭上而互相射擊；但旁觀者不許之焉。

此時後一年拉斐德身充康根兵分遣隊隊長而戰勝敵人。氏函告華盛頓曰：「吾應告先生來福槍兵不進食，不休息，終日奔波於吾馬之前。」

(註一三) 柏桂因致澤曼爵士書；一七七七年八月二十日。

(註一四) 柏圭因本係君子，即決定一有機會來特塞爾應一見特由布倫瑞克來美同居之妻，而彼即派一員往護來特塞爾夫人來居兵營。依據夫人所述伊於八月十八日行抵愛德華砲臺，抵愛德華砲臺後不數日即聞軍隊已與加拿大失卻聯絡矣。

(註一五) 安標利中尉根據哈巴特敦一役之觀察，即行斷定吾人之執槍教練不過一種點綴而已，而唯一重要之目的即教兵士裝子彈務必冷靜，而描準必須穩定。其言曰：「作戰之時兵士雖甚勇敢，而思想之紛亂必甚。數名兵士於戰事告終審視其毛瑟槍後發現尙有五六枚彈藥筒，然而彼等原以爲此五六枚彈藥筒已射出矣。」

(註一六) 斯開勒夫人匆匆訪其鄉間別墅，竟欲收集最精美之家具而去。返奧爾巴尼前，曾以古代羅馬之精神縱火焚燬穀物。其黑奴目擊如此之多之玉蜀黍飯付之一炬心痛欲死；而夫人個人自行破壞之努力雖經畫家與雕刻家視作愛國心之例證，但未嘗產生何種結果焉。

(註一七) 蓋次曾據哈得孫河上某座橋梁；但若美人戰敗則其退卻必處於非列普將軍砲火之下，且遭柏圭因之步兵自後尾追也。

(註一八)法立克上校 (Colonel Varick) 由營房發出之信；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註一九)威爾士輕步兵與軍曹蘭姆 (Tamb) 之最近美洲戰爭之信史。

(註二〇) 摩根不用號角而作鳥鳴，蓋西方獵夫每作鳥鳴以誘來福槍射程內之野雉也。

(註二一) 美人不能利用被放棄之野噉，因無法燃起火藥也。每次英國噉兵輾擄去火繩杆，當敵人被擊退後又將其擄回

而大噉亦恢復矣。當噉隊隊長戰死後，繼任司令以大釘釘噉時其帽忽被子彈射落。

(註二二) 關於此點兩國作家所述之故事則一。福忒斯鳩於其第三卷第十一章中聲述若蓋次曾應安諾德之請而派援

兵，則安諾德必能破英軍之中堅。

(註二三) 柏圭因於公文中亟稱噉兵所著之功績；蓋更饒幸與更有名之隊長未嘗建此奇勳也。

(註二四) 克林敦爵士之信如何：「先生知僕窮困；若挾僕所能從此重要防地抽調之二千人，僕便能促進先生之軍事行

動，則僕將進攻蒙特哥美利噉臺。若先生許僕得知尊意如何。蒙報哥美利噉臺乃哈得孫河上共和軍之堅壘，在奧

爾巴尼南一百英里。

(註二五) 洛新之斯開勒傳：第三卷，第十九章。

(註二六) 最後於黑夜之中，別派另一將軍所統之馬薩諸塞步隊數連以助安諾德，而彼等確曾盡力挽救已失之時光。

(註二七) 數大史家皆以爲此無恥之謊言值得駁斥，因此數大史家以極有力之證據，證明安諾德確曾參加九月十九日

之戰爭也。其實人又何不可要求證明納爾遜 (Nelson) 曾否參加聖芬森角 (Cape St. Vincent) 外之海戰。

(註二八) 立溫斯敦上校曾在斯開勒司令部服務，而今則在安諾德司令部中服務者即因蓋次與安諾德間之爭執決斷

一次。

(註二九)當此次戰爭之後期。有一英國軍官。遇一農人於途。忽憶及吉詞德 (Don Quixote) 而世間固有較彼尤壞之兵士也。據云此新英格蘭之馬兵。據鞍而坐。而足僅能及鞍。其細長之而龐上有一假髮與一平頂之帽後。有鞍囊。前有糧食袋。肩有墊鐵。彼騎一長尾而鬃及膝之駿馬。而此馬每小時能行八九英里。依據英人之意見。此乃一種不可說明之扭轉步伐。在未習慣以前。騎行兩英里較全日獵狐。尤爲疲勞云。

(註三〇) 阿克蘭 兩腿中彈。彼本一癡肥之人也。英國某上尉盡力抱之而去。然後宣稱凡能生挈少校回家者可得獎金五十幾尼。一雄健之手溜彈兵。即負之背上。而匆匆走入兵營。即於此時爲人追及而被俘焉。

(註三一) 安標 利中尉述夫。累則如何離開戰場。蓋坐於鞍上。而兩旁各有一人翼之而出者也。沿途無數軍官皆殷殷詢其傷况。但其唯一之答覆爲搖頭。其痛苦可怕。「此君之靈魂多高貴之衝動者。甯如野獸之中彈而死於此者乎。此種回想曾掠過荷威爾 心頭。當彼佇立於烏爾夫 墮馬之處時。而夫累則之死必曾引起同樣之回想也。」

(註三二) 此即是日下午。追躡安諾德 之軍官。迫及安諾德 而授以蓋次過時之命令時之狀況也。蓋次戒安諾德 勿操切從事。

(註三三) 柏圭 因函告威廉豪：「至於吾之生命則吾固未受傷。雖吾並不愛惜吾身。」柏圭 因仍留軍曹充任旗手。蓋曾日擊其在敵火下之行爲也。一七七七年十月二十日與十一月二十六日兩書。

(註三四) 洛新 之革命戰地形勢圖

(註三五) 當十月八日作戰之時。林肯將軍亦受傷。而傷之性質及重大與前晚安諾德 所受之傷相同。

(註三六)一七七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安標利中尉之信，述此一星期戰爭之中，英國兵營內部之情形。其言曰：「兵士懸其帽於壁上之竹杆；此時即有一二枚子彈射擊此帽而貫穿之。吾曾見一帽連中三彈。」吾人之兵士不得還擊，蓋當敵人隨時可以進攻之會不敢妄發一枝子彈也。安標利之敘述經巴爾卡利爵士所舉之證據證實焉。

(註三七)來特塞爾夫人之日記。

(註三八)此種狀況見安標利第六十二封信札。(氏謂)過去英國軍隊無一片麵包，但調麵粉作餅，而於火之上石焙之焉。

(註三九)柏圭因致豪將軍書；一七七七年十月二十日。英國皇家學院美國存稿第一卷。

(註四〇)往哈得孫河取水之窮婦人亦分得一份金錢。來得塞爾夫人曰：「人人皆投一撮金錢於其身，伊共得二十幾尼士。」

(註四一)若計算傷兵，則美人於英人投降以前，已俘得英人一千八百名。

(註四二)棹爲木片製成，而木片安於空槍管之上；美國兵營僅能備肴五盞與酒兩杯，以供柏圭因與畫次。煨烤，或煮之物甚多，但除水與糖酒外無酒焉。

(註四三)一七七八年一月倫敦報紙所刊之軍官通信。

(註四四)德人注意此輩年事較高之武裝公民，尤其本市委員，所御之假髮之大小與顏色。其中若干有似其肩部有全部羊毛者。在羅威爾所著之赫斯人往往捕錄德國某種雜誌，該誌贊成英政府之見解，且於喬治第三選帝侯之領土內格丁根(Göttingen)出版。

(註四五)有人向蓋次報告此輩絕無防備之兵士甚慮印第安人來剝頭皮。蓋次即派少數騎兵往慰之。蓋次且令醫院應歸摩根來福槍兵守護，因印第安人畏之甚於魔鬼也。

倫敦某家報紙聲稱美軍食物之充足但無法烹調，頗欲沒收英國兵營之釜；「但蓋次令將厚物交還英兵，因英兵行抵波士頓時不可無此物也。」投降後三日柏圭因函告豪將軍，軍官與士兵所受之待遇甚優云。

(註四六)安標利中尉於其第四十六封信中述貧家主人只有兩床毛毯，而猶捐一床以供兵士之用。

(註四七)在征程之第一站，斯督爾窩忒英人出一幾尼只能購得九元。既渡綠山彼等即堅持十八元或二十元；縱使如是而鄉間店主猶獲鉅利焉。

(註四八)某次集會之時，有一滑稽之英國尉官自座中起立，且以手指是日下午爲現特別可憐之某少年，而以一稱有似彼乃一傳令官之聲音與態度告會衆曰：「此乃皇家步兵第三十一團蘇格蘭王國麥歧斯敦男爵，諾發斯科西亞男爵，貴族院議員納披爾(Francis Napier)——以及其他不甚可信之一切。出席之婦女無不注意此一爵士，其中一人舉手狂呼曰：『若彼即爵士，則吾願見耶和華上帝而不願見爵士也。』」

(註四九)革命戰爭初年仍係孩稚之一輩美人對於喬治第三外兵之軀幹，身材，體形與食量有奇異之傳說。日後於俾密斯高地附近之戰場擱起之古物間，即有奇形怪狀之人齒。據云此類人齒屬於赫斯人，蓋俗人皆信其中之大多數於其牙四床間皆有雙重齒也。

(註五〇) Child Harold's Pilgrimage; Canto I, stanza 25.

(註五一)十一月最初三星期希斯所發表之通信皆爲騰挪住所以供柏圭因軍隊駐紮。是月十一日彼函告馬漢諸塞者

議會本省之榮譽處於危境；共信應行負責；情況不許吾人稽延；必須採用確定方針；而吾以為最有之效方針為騰出大學一所。」於是房屋即被借用，且付房金與哈佛大學當局。

(註五二)「柏圭因將軍及其軍隊似其失望，貌似不安而非憤怒且設法改變其從前之言行焉。」希斯致羅倫斯(Henry Laurens)書；波士頓司令部一七七八年二月七日。

(註五三)華盛頓曰：「吾從可靠方面，聞知貴省各郡各地招僱柏圭因將軍軍隊之逃兵以代本地民兵殊為系念。吾茲不必詳論僱用此輩業已表暴其好逆之天性，而在義務上不必依附吾人之徒充當兵士，而不僱用因國家關係，親友關係，與財產關係必能始終效忠之公民如何危險也。」華盛頓致馬薩諸塞議會會長書；鐵爐谷；一七七八年三月十七日。

(註五四)亞當士日記；一七七八年四月一日。

(註五五)一七七八年鑑中之歐洲史；第十章。



第三十三章 拉斐德侯爵 白蘭地淮因與寶利 日耳曼敦 德拉

瓦河之爭奪戰

一七七七年六月杪威廉豪將軍自彌得爾布洛克退卻，其地當華盛頓之前不易攻陷，而渡其軍隊至斯塔騰島時，美人之歡欣堪與此項消息在英所引起之不滿相比，其實且超於此項消息在英所引起之不滿。有力之敵人再度被逐出大陸；新稷西又無敵蹤；所有曾經參加此次短期之戰役者皆欣然自信其武力爲不可侮。有數人因勝而驕，誠然，格林將軍難忘華盛頓砲臺陷落時所得之教訓；（註一）但另一可愛之兵士則不免過度自信，而此過度自信就個人而論固嫌太早也。

威因雅欲於總司令親眼之下服務；而其希望終得償矣。氏此時統率華盛頓之一師，而地位則爲旅長；一種地位於經過累次猛烈之戰爭與顯著之功績後，而得側於美國獨立戰爭之主要人物間時始得臻焉。彼絕不言曾受代表大會虐待。其心絕不能容失望之野心或受傷之虛榮；蓋其靈

魂因愛國心之火與自我犧牲之熱烈而甚爲熾赤；抑彼亦樂操一業爲彼畢生之熱誠所貫注者。（註二）早歲彼即欲加入皇家軍隊。但由其父觀之團隊委任官乃難邀英國陸軍恩寵之移民之可憐生活；故威因即仿華盛頓之例充一土地測量員。其工作在於西方，在進展中之文明地帶之前；曠野中之冒險與困苦，連同自然物之觀察之使其宜於將軍之工作，有似彼曾於英格蘭或愛爾蘭之警備區域待時而動者。當戰事開始之時威因已三十歲；而彼立即棄去可以獲利之職業，募得一營步兵，而授命爲該營步兵上校。彼瀏覽舊籍求通戰術；而彼又深愛舊日作戰之方法。威因喜見部下於困難之時服裝依然整潔。（註三）彼自承深喜美好之制服與尙武之姿勢，而彼只願指揮衣服整潔，插上刺刀，而攜有一次火藥之裝量之兵士出戰，而不願指揮衣衫襤褸攜來福槍而火藥角充滿之兵士出戰也。而其絕對信仰刺刀不久即得到一種不受歡迎，甚至愁慘之證實焉。

最近威因曾參加一次小規模之戰爭，而此次小規模之戰爭進行甚爲有力而結果成功。彼茲與高采烈；且於其所致友人信中預言必須經過長久歲月後，七百名英國步兵始再敢與五百名賓夕法尼亞人抗拒。華盛頓對於由兵營內送出之郵袋之內容自不負責；而當皇軍由新稷西退卻時，

華盛頓非如其主要幕僚望敵人之背後而沾沾自喜，一七七七年七八兩月乃華盛頓困苦而又危險之生活中最憂愁之數月。彼曾聞間諜報告英國之運輸艦皆備有有蓋貨車，且藏有水，飼料與糧食，足供一月之航程；此次航程之意旨依然神祕，而豪將軍從前之戰略行動殊少神祕也。此次遠征或爲攻擊查勒斯敦，或波士頓，或非列得爾菲亞；但華盛頓每值危疑之時，輒以爲敵人具有健全與合理之旨者，不免懷疑英國軍官正準備溯哈得孫河而上以抵奧爾巴尼。於是美軍即北向皮克斯歧爾與紐約高原，以防柏圭因與威廉豪兩人會師，而即藉此以救斯開勒，否則斯開勒難免全滅矣。局勢（即用華盛頓之言）非常微妙而困難。於數十通信札之中，華氏自謂目前形勢之不安定至於不能忍耐，而複雜至於無可理解；且雖盡力寬容其軍隊，彼亦愁然承認軍隊殆有疲於奔命之勢。（註四）

七月第二週末，英國大艦隊除四十艘船隻外，皆由紐約城而下泊於灣口之海峽。三日後揚帆出海；是月最後一日華盛頓據報有二百艘以上之船隻出現於德拉瓦河口，意欲溯河而上，而攻非列得爾菲亞。華氏身先士卒而正向該城進發時，忽聞英國船隻不復在德拉瓦河兩角之間。蓋停泊

二十四小時後又折而東向，且因風勢順利又復飄然入海矣。此種驚人之事故，（如華盛頓所稱）使此困惑之將軍愈覺迷亂；而彼決定暫緩須臾，以便察明豪將軍軍事行動之計畫。彼告其弟曰：「當此炎天長途遠征，兵士所受之疲勞與傷害，不得不使吾人暫息行蹤以待吾人聞知敵人之目的地。」華盛頓即駐其軍隊於涅商密尼河（Neshaminy）河邊之草原，在菲列得爾菲亞北凡二十英里；即於此處竭力忍耐。徵兆較前猶難捉摸；但大體言之，華盛頓固信豪將軍之巡邏德拉瓦河口乃爲故意引誘美軍離開奧爾巴尼，而今又快步以援柏圭因矣。（註五）此事充其量不過一種複雜而甚不安定之戰略；但遠不如英軍總司令實際上所操之戰略之奇異也。（註六）

兩週後皇家艦隊又出現——不在波士頓港外；不在於散的湖克；亦不再在德拉瓦河；而在於拆斯比克灣，離紐約海岸九十里格。又經十日以溯此毫無窮盡之灣，皇家艦隊終於八月二十五日於瑪利蘭州厄爾克河之源（Head of Elk）登岸，此處離菲列得爾菲亞較去年十二月所抵之處尤遠十哩；較六月間退出之處較近十哩；且離德拉瓦河之紐客斯爾（Newcastle）口岸凡十三哩，而豪將軍本可於七月杪令其全部軍隊在此登岸也。爲取得此小結果，英國將軍不惜糜費其最

重要之軍事季節中一月寶貴之光陰。彼延長其航程凡三百五十英里，使其二百六十艘之船隻冒洋上之危險，（註七）且於大戰前夕使其兵士長期懶散而紀律廢弛，更益以無窮之痛苦與不安，以挫其氣。彼等曾經一夜之暴風雨與充分之惡天氣，結果其中之大多數皆罹暈船病；但大體言之，風已息而熱難當。此大艦隊在長時期中每小時只行一海哩；而划船往來於各艦之間搜求糧食，或若干桶可飲之水。因水槽之水漸少，且味臭難聞；兵士不得不節省飲食；多數馬匹皆投諸水上以免渴死。烈日在大海之上已令人困苦。在折斯比克灣之淺水上殆難忍受。吾英軍隊終日坐於甲板之上，於烈日下處於船舷之間；因艙中空氣之窒悶與腥臭一如西印度奴隸船隻之艙也。然而彼等尙不如在佔勃連湖及哈得孫河上游靜候增援之英兵之可憐。八月末旬柏圭因之遭際至不順利，而其司令部人員竭其耳力以聞豪將軍之礮聲，而此奇異之同志於二十八日中在錯誤之方向航行之後，乃於距離四百五十哩之維基尼阿土堆間，日則與潮汐相搏夜則拋錨焉。

豪氏自應負重大責任；但另一大人物其疏忽與愚昧幾於觸犯刑章者亦與有責焉。當澤曼爵士擬定共分三路同向奧爾巴尼進攻時，彼應將詳細之訓令交與三位司令，尤其須將詳細之訓令

交與豪將軍，因豪將軍所部兩倍於其餘兩部合計之人數也。然而事實上豪將軍始終未曾接受何種命令。豪將軍始終不知由加拿大進攻之計畫；而彼又於職務上函告澤曼爵士擬從海上進攻菲列得爾菲亞。三月二十六日倫敦陸軍部轉來一紙訓令寄與喀勒敦總督與柏圭，因將軍者；此信會提及殖民大臣將於下期郵船通知豪將軍。然而此種通知始終未曾遞交豪將軍；但兩月後，五月十八日，澤曼寄來長函，贊成菲列得爾菲亞之遠征，無意之間又表示希望豪將軍、菲列得爾菲亞之戰事，能準時結束，以便與由加拿大南下之軍隊會師。當此次公文最後送達豪將軍時，豪將軍已出現於拆斯比克灣矣。此乃澤曼爵士坐於威廉庇得之舊公事椅上時，所用以組織美洲之勝利之警醒與敏捷之則例也。（註八）

吾人盡有理由相信某奇異之方面曾向英國將軍進其忠告。李將軍此時仍在紐約為俘虜，監視甚嚴。欲巴結其敵人，彼似曾向豪氏兄弟提議武力佔領中部各殖民地，且本其自身正確之智識。明言瑪利蘭人與賓夕法尼亞人皆係王黨黨員，一旦皇家旗幟樹於此兩省境內，彼等將爭趨於其下焉。李氏或曾提議佔領賓夕法尼亞，而澤曼亦曾批准；但擬由拆斯比克灣迫近菲列得爾菲亞之

計畫，當豪氏由德拉瓦灣進發而距拆斯比克灣不過數英里時，則乃其自身之計畫；而此實令軍事批評家批評其戰略焉。

無論其行程如何周折，無論於路上費去若干星期，豪將軍終於到達目的地。其出現於厄爾克河之源，由華盛頓觀之實至不詳。一隊比較特廷真之爭奪戰尤大之軍隊——勇敢而武備充實之老兵，在此次戰爭之中獲勝數次，而當大戰之時從未戰敗——距離聯邦首都不過五日路程。此輩老兵係由一統帥率領，而此統帥之名譽將完全破產，若此戰而不能決一死戰；且此統帥雖不宜於指揮大規模之戰爭行動，但當與敵人直接接觸之時，則處理軍隊頗為鎮定、巧妙與堅決。抑豪氏所部多於華盛頓。華盛頓於數月前派遣最優之兩旅以援斯開勒，上星期可遣摩根上校之來福槍團以援蓋次，以便於薩拉托加決一最後之勝負。此外又謀召集瑪利蘭與賓夕法尼亞之民團以補共和軍之缺額。但此兩州對於革命主張不甚熱心；而只有一千二百人攜帶武器出現於涅商密尼河上之兵營——與新英格蘭人成羣結隊而集於斯替爾窩忒者大不相同。華盛頓只能陳一萬一千人以與歐洲最優之兵士一萬七千人作戰。但無論衆寡如何懸殊，華盛頓決定非經一戰決不舉菲

列得爾菲亞以降。彼自覺若公然承認勢力不敵，——於賓夕法尼亞戰爭之始，而柏圭因之軍隊尙未在北方戰敗之時，——則叛軍之精神沮喪，而全國之抵抗從此瓦解亦未可知也。

華盛頓約於三星期後始聞英國艦隊已出現於拆斯比克灣。彼立即出動其軍隊，次晚即已佈其重兵於菲列得爾菲亞北五英里之處。八月二十四日，星期日，華氏令其全體部隊遊行城內大街。其兵士早已穿破其鞋底。其衣衫雜色而且退色，又多半襤褸不堪；而其中衣衫最好者不過褐色亞麻襯衫而已。（註九）據云彼等步伐不齊，頭亦不正，帽亦無一定之角度。但彼等亦有一律之處，即兵士皆插有綠枝是也；馬匹新於豐富之牧場上休息兩週，故精神無不飽滿；鼓與笛皆盡力工作；團旗上之星與帶由多數旁觀者觀之乃奇觀也。羣衆狂呼常長列軍隊經過前街（Front Street）與栗樹街（Chestnut Street）時，——此長列軍隊乃一羣擺動之人，因作沙沙聲之樹枝與顯耀之槍管而非非常活潑，且由華盛頓騎馬前導。其旁有一法國貴族，生平曾見不少之美國部隊，而敢斷言英國部隊十分優秀且由勇敢而又熱心之軍官引導者。（註一〇）彼並非惡劣不堪之兵士批評家，蓋自十五歲以後即充路易皇家之黑衫劍客矣。



華盛頓晚近所經之停頓時期幸因一種光明而可紀念之軼事而始光明。拉斐德侯爵乃法國新時代之有名人物。彼乃一代表的貴族，於本階級普通狀況之下以生以長，且具有本階級所有之真假利益。彼共有六個教名，其中之第一個爲瑪利 (Marie)。其實彼乃一兵士，童時即與一女童結婚——女童爲努亞 (Noailles) 家長雅嚴公爵 (Duc d'Ayen) 之女；但彼愛其妻與其職業。當巴利夫人 (Madame du Barry) 權傾一時之時，此少年夫婦深得夫人之歡心，當馬利安他涅特 (Marie Antoinette) 貴爲皇后之時，此少年夫婦又得加入當日宮中所舉行之私人客串與化粧跳舞，而引起一般被擯者之嫉妒。但今則於十九齡之時，拉斐德乃一嚴正之共和黨人，且即因此之故，於一向雅愛抽象思想之社會尤受歡迎，至於此類思想之嚴重結果則非淺嘗之人，甚至哲學家與政治家所能預見也。美洲獨立之宣佈，有似出戰號令將彼喚醒。此處終有一共和國，由大西洋對岸觀之，清潔與尊嚴一如非不利西阿 (Fabricius) 或喀米盧 (Camillus) 之羅馬；而拉斐德非俟能將其軍事智識與勇敢及其富足之硬幣供此神聖之主義利用則如坐針氈。不久其計畫即喧傳於英法兩國上流社會，蓋在當日英法兩國上流社會間之接觸甚爲密切也。全巴黎紛紛議論此少

年廷臣有一美麗之妻子，有一小家庭，而每年且有五萬克藍之收入者。正放棄其最初兩年之收入，又盡集中其後一年之收入，以助美國叛徒笛芬夫人 (Madame du Defand) 特將此浪漫故事函告窩爾坡爾，蓋視此乃極有趣之新聞也。其言曰：『誠然，此乃一種過舉妄動，但不至敗其名譽。美之者多於毀之者。』(吉本由倫敦函告) 『吾人常談拉斐德侯爵。彼年約二十歲，每年有十三萬李耳；而法國駐英大使努亞之姪也。侯爵曾收買金斯敦公爵 (Duke of Kingston) 之艦艇而往助美人宮廷。似怒之也。』(註一一)

其實無人真怒拉斐德；因拉斐德之好一如查理福克斯，表面上態度謙遜，甚至侷促，只有令人愛而不至惹人嫌也。馬利安他涅特本人極喜英人；(註一二)但挾一二十歲皇家美人可以原諒之無恆，伊亦甚關心拉斐德及其命運。人人皆望其冒險得告成功，但人人皆慮彼不能生還；因拉斐德之家人殊少老死，而死時又必死於疆場之上也。(註一三)彼與布洛葉會商，而此老戰士欲以動人之言詞改變其意志，其言曰：『吾曾見汝叔父死於意大利之戰。汝父於明登之役戰死時，吾亦在側；故吾在良心上萬不忍見此家唯一之支裔即此夭折也。』但會見未終，布洛葉不但允許保守此少年之

祕密，且許將其介紹於卡爾布，而卡爾布乃一高年之軍官，知舊日美洲殖民地，且操英語至流利。一七七七年春初，拉斐德往謁其叔岳法國駐英大使於倫敦，以掩飾人之耳目。彼即參加澤曼爵士所舉行之跳舞會，且與羅頓爵士及克林敦爵士會見，而克林敦爵士於前後兩役之間回英過冬也。但彼絕不掩飾其對於美洲移民深表同情；且雖經喬治王請其參加樸資茅軍事操演，彼因體面攸關，即謝絕焉。

此時特爲拉斐德備船一艘，而關於此船之收買與配備，拉斐德備受欺騙；蓋因急於出發，彼遂毫不審察而即簽名於各種文件也。其最大之困難在於由法返英之後，因吾英駐法公使斯叻蒙爵士提出嚴重抗議，而法政府通知雅嚴公爵，彼不妨求得密書一通，而攜其婿作意大利旅行。拉斐德則改裝潛逃，蓋已歷若干次危險，而間不容髮之脫逃，如一代之貴族爲避免斷頭臺時所曾經者。（註一四）四月杪，前彼乘舟出發，同行者爲卡爾布男爵以及十名或二十名其他官員。彼等因船舶顛簸，膳食惡劣，與畏懼英國巡洋艦而極感痛苦。拉斐德較其同伴早告康復，即利用此海洋上旅行之暇，晷以攻英文並讀軍書，以便他日得充一少將——一種軍階經彼視如不朽之令狀也。（註一五）離

歐後五十四日，彼於南卡羅來那某河河口登陸，離查勒斯敦北方約二十里格。

此一行人員於七月二十七日行抵菲列得爾菲亞，蓋已於此邦作六百英里辛苦而又奢侈之旅行。此邦由他人觀之爲野蠻而殊少引人入勝之處，但在拉斐德想像之中則乃一迷人之處也。佛蘭克林與第因曾從法國寄來一札告代表大會，有一般富之貴族自備船隻渡大西洋以便參加美國戰爭；該貴族在本國極受歡迎；且稱此人不但能博其有力之親友及宮廷之歡心，且能博法蘭西全國之歡心。（註一六）然而此信尙未遞到——當巴黎咖啡店之顧客提及拉斐德之名學，而戲院之觀衆亦贊成暗示拉斐德遠征之每一段談話時——拉斐德及其同志在菲列得爾菲亞所受之待遇則冷淡而屈辱。代表大會令其在途中靜候。一面請一代表能操法語且專爲通知外國軍官以彼等所擔任之職務者。此君以流利之法語告以彼等不過一羣冒險者，而菲列得爾菲亞已有此輩冒險者不少矣。（註一七）

拉斐德勉抑憤怒，並草一短簡以示其爲美國之主張所受之犧牲。彼不要求賠償，但求許彼以志願兵之資格爲美國服務。代表大會爲其驕傲而鎮定之詞氣所動，而又認彼爲外籍傭兵中之俊

俊者卽任彼爲無所屬之中將，不統軍隊，不領薪俸；但其餘官員除卡爾布男爵外皆由美國財政部出資遣送回法。（註一八）數日後拉斐德於公宴上遇華盛頓，「且因其軀幹與容儀之威嚴能於一羣軍官與平民中辨認之焉。」（註一九）今此少年法國貴族終置身於一真正之國王之前矣。華盛頓慙歉款接，語以美人歡迎拉斐德來美，且邀彼參加其軍事家庭，若彼而能忍受比較凡爾賽之膳食惡劣已甚之膳食。此乃終身友誼之開始也。拉斐德以華盛頓爲其英雄與模範；而華盛頓亦視拉斐德爲自然所斬彼者——兒子。（註二〇）歷史鮮能敘述尤能本無私之精神盡瘁於一種大主義之兩人間一種尤爲光榮之關係焉。

一七七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英人開始於瑪利蘭西北角登陸。此非易事。拆斯比克灣之上流曲折而危險，單艘船隻亦不易行；此類水道經菲列得爾菲亞之共和軍當局認爲非二百艘運送船所能航行也。厄爾克河自身充滿淺灘與砂礁；但豪上將躬司軍事行動，且挾其平昔用於軍事行動之詳盡而有系統之精力實行此類軍事行動。特派船隻駐於危險之處，以資辨認較大之船則駛經此

多泥之灘；而海軍上將之旗幟一時之內常係深入前方之戰艦。（註二）在二十六日天黑以前每一兵士、野砲及車輛皆已登陸；並下令於次晨三時推進。但是晚下雨，且連下三十六小時。據云此路也已非長征之餘，饑疲已甚之馬所能通行；且所有發與軍隊之餅乾及彈藥筒皆已朽腐。僅警衛軍已失去一萬六千萬發軍火，且戰事之指揮已由征服困難之哥哥交與遇事遷延之弟弟。直至九月三日皇軍始開始行進；而在後此七日之中共行十英里。

威廉豪氏自始即感一種重大之失望。彼走一百二十里格之路以便於某處開始征戰，而該處固經彼認為非常忠順也；但當到達之時豪氏所遇皆屬微溫與嫌疑，同時在大多數地方皆未遇何人。彼曾向瑪利蘭與賓夕法尼亞殖民地和平之百姓保證安全，但去冬新稷西之往事已使聯邦中每州人民皆知此種布告究有若干價值。德拉瓦河西岸所有地方最普通之情感即不受兩政黨之煩擾；而農人同樣恐懼赫斯人之劫掠與皇軍撤去後共和軍委員會之殘害忠良。非茲帕特立曰：「居民盡離其房屋；且挈牛羊與俱；故吾人生活並不豪侈，雖處於貌似富足且較森林業已芟夷之地方尤為美麗之國家。」（註三）

此時華盛頓處於熟悉之境地，其繁忙一如豪上將之處於拆斯比克灣之淺灘。彼於皇軍業已深入厄爾克河時，居於厄爾克鎮，且沿英軍退至非列得爾菲亞所必經之通路上收拾所有公家物品；且察明倉廩已空，而車馬皆已移去。彼費三日以偵察其維爾民敦（Wilmington）司令部與豪氏前哨間之地方——其自身及其同僚皆冒極大之危險。佛蘭克林挾其公文中所不常有之情感懇求代表大會注意拉斐德慎勿戰死，「因其美麗之少妻正懷孕也；」故彼提議侯爵應歸總司令自身特別保護。其實佛蘭克林此時應深知華盛頓此真正之維基尼阿人無論作戰或尾追，無不奔往馬所能馳之處；豪氏前哨目擊一服裝大方之官員，騎栗色駿馬而後隨一身披外國制服之官員者不只一次。美軍將帥此時深惜摩根上校及其五百名來福槍兵不在左右。威因提議應仿凱撒阿利細亞（Alesia）之戰派一羣精兵出任特務（註二三）而華盛頓不大注意古人之往事，但於每旅之中抽選百名兵士而交與馬克斯維爾（Maxwell）統率，因馬克斯維爾乃一善戰之軍官也。馬克斯維爾表示活動，且於一度猛烈之遭遇戰中與豪氏前哨較其力量（註二四）但彼不得地方民團之助，不久維爾民敦之美軍位置不甚穩固業已明白。九月九日華盛頓即下令北退而佈其軍隊於白蘭

地淮因灣 (Brandywine Creek) 之他方，適在通往菲列得爾菲亞之公路經此小河之處。

當此原始時代橋梁無多，所有交通皆於查得渡頭 (Chads Ford) 經過此灣，而查得渡頭距白蘭地淮因灣流入德拉瓦河處約十英里或十二英里。在渡頭下方，水流流經峻峭之兩岸，爲勢非常湍急；而此一部分之華盛頓防線由一小隊不甚可靠之民團爲之防守。威因坐鎮渡頭，而此渡頭得戰壕保護，且被三個礮壘掃射。其次爲格林及其訓練有素之兩旅兵士；同時薩立几挾三師之衆佈於灣之右上方。此種陣地用以應付一毫無冒險精神之敵人可謂十分堅強。爲攻美人之右翼，則英人所走之哩數，須與過去兩週間所走之哩數相同。若華盛頓正面而被敵人攻擊，則彼自信能擊退敵人。反之，若豪氏挾一半皇軍上溯以求一實際之渡頭，則華盛頓儘有時間重渡此河，而於其散漫之敵人重蒞戰場以前敗其餘之半。但有一種令人不快之事正在等候美國將軍。在後此四十八小時中豪將軍最爲得意；而華盛頓自覺當前之敵人，並非稷西戰役時代過分持重之戰略家，而乃與高采烈之戰士曾突攻班克山之方形堡，與成功之戰術家曾席捲帕特喃之左翼與中央以收復長島者。豪氏突破白蘭地淮因之計畫確無錯誤；且自始至終實行上皆甚正確有力。未嘗虛耗時



間；其戰鬪力未嘗蓄積，亦未糜費；而其所有之軍隊皆行參戰，最優之軍隊當先。

九月十日星期三皇軍集於拆斯忒郡 (Chester County) 肯涅特廣場 (Kennet Square) 之會議場，——選擇至當之集合場，離敵人遠而無妨觀察，而近又能於次日開始作戰。豪氏分其團隊爲兩縱隊，並交與兩位第一流軍官豐尼佛森將軍與康華理爵士。被告此二人彼所希望於彼等者爲何，然後許彼二人憑其自身之判斷行事。早晨四時康華理開始向於西北方遠處越白蘭地淮因之上游港汶之渡頭進發。豪將軍乘馬偕行，非因遜慮康華理爵士無統率士卒之能力，乃因最猛烈之戰爭或在於康華理之一隊也。一小時後豐尼佛森開始進攻；逐駐紮南岸之馬克斯威爾軍隊過河；由其無數之礮壘發礮；且公然準備進攻敵人之中央。其威脅之態度引起美軍總司令之注意，且擾美軍總司令之心。華盛頓曾聞若干皇家軍隊正向此進發，與白蘭地淮因灣平行；但關於皇軍兵力及其行軍速度之報告則紛亂而矛盾。彼無法得知詳情，其馬隊至弱，而其各師司令計算華盛頓所能提供之馬不以聯隊或騎兵中隊，而以部隊。(註二五)故是日早晨即於分心之懷疑與各種之勸告中過去；但當薩立凡將軍送一短札報告英軍大隊出現於其右翼後方之時，則消息已確實矣。

兩旅英軍距薩立凡之陣地不過兩英里；而其後有一陣塵埃深入內地。

華盛頓立令薩立凡橫置其全部軍隊於敵人前進之路上，而敵人此時已近伯明罕市教友會所常蒞之禮拜堂；惟事至滑稽，是日英軍由一教友會禮拜堂出發，而於另一禮拜堂附近與敵人衝突，(註二六)薩立凡遲半小時出發，而其遲半小時出發非緣其自身之過失。其三師中之一師與另一師中之一旅，係由無能之將軍統率。森林錯綜。兵士雖進行速而射擊準，然而戰略上之開展則甚緩；美軍各部分尙未聯絡就緒，而英軍之精華已浩蕩而來，急欲一戰且秩序至佳。

康華理知何時應從速，何時又當從緩。彼曾於十小時內繼續行走十六英里崎嶇而未探測之通路；然後停進以俟縱隊之後衛追蹤而至，而其以有系統之方法佈置其軍隊，有似彼在亥德公園或休斯羅沼地(Hounslow Heath)者然。前方爲警衛軍，手榴彈隊與輕騎兵與赫斯獵兵；同時英兵八營，一千二百名德兵，與兩中隊騎兵隨後援助或作爲預備兵。其右翼已由白蘭地淮因河爲之保護；而彼等只須應付正面。康華理發令其軍隊進攻，且於戰線之兩端進攻皆甚得手。美軍右翼兩旅潰竄；而薩立凡之一師稍爲抵抗之後亦退至後方。斯忒林爵士居中早抵陣地，且有時間依其自

身對於軍事完整所抱之意見陳其戰礮，佈其營隊。彼擊退敵人正面之攻擊；即當敵人於結束他處美軍後，同向此方進攻之時，猶力戰不休。薩立凡於空求振作逃兵之勇氣後，即以非常之勇敢維持此最後一部分之陣線。其兩名副官戰死。拉斐德求離華盛頓左右，即向隆隆之礮聲前進；且於手執鋼刀，身墮馬下，而於此一片喧囂之中忙碌時受重傷焉。最後，當英人已進至手鎗射程以內時，共和黨人退入林中。

豐尼佛森將軍，能解釋戰隊徵兆之宿將，見大隊美兵排列成行而於河之對方北竄。經過相當時間之後，彼忽聞礮聲，而此礮聲彼認爲乃康華理之聲音。然後派其各團步隊陸續渡過查得渡頭，而此各團步隊以數字區別，由古代英人觀之，數字固榮譽之標誌也。第四團步兵，第七十一團格拉斯高高地人與二十一團輕步兵涉水而過，攀上河岸。躍過溝壕與堡壘，且佔領敵之胸牆，連同多數守兵與所有大礮。彼等驅逐美人由一圍場至他圍場；最後則英國警衛軍——於林中迷失道，但方向無誤——與威因後退之營隊相遇，而衝散之焉。華盛頓軍隊至是夾於兩隊英兵之間，而此兩隊英兵由相隔甚遠之兩點成直角前進，最後會於戰勝之疆場。此時美人爲況之慘，一如奧人之於薩

多瓦 (Sadowna) 與法人之於滑鐵廬；且若華盛頓於戰敗與恐慌之時毫無定見，則其境遇將與彼等相埒。華氏已派格林往援薩立凡。自身則應礮聲而疾馳北向；同時格林之步兵則極力證明維基尼阿人遇必要之時非不能步行也。(註二七)彼等於四十二分鐘之內步行四英里；而其司令官於康華理進攻以前，尙有時間將所部布置於一山谷，在第爾威斯 (Dilworth) 鄉村後方數富呵浪。此乃兩位名將，其勇敢之敵對早已光耀史乘者，此時第一次以平等之資格對峙。雙方兵士於一不及五十碼之距離之正面鏖戰一小時。(註二八)然後格林逐漸退兵，而其軍隊未受敵人之追躡（就彼個人而論），且未失敗即消失於黑暗之中。其技能與勇敢以及時間之晚，——因劇戰始於下午四時半，——使其餘共和軍得安然退至德拉瓦河上之拆斯忒，離戰場約十三英里。此戰乃因大膽之戰略而獲勝；但無大部分之肉搏，則戰事最後不能解決。英人與德人死傷約六百人；美人失十一門大礮，與一千一百名以上之兵士，其中五分之一爲俘虜。(註二九)

自茲以後斯開爾歧爾河乃皇軍與作亂之首都間唯一之障礙物。九月二十日華盛頓居於樸次格洛夫 (Potsgrove) 之兵房，在菲列得爾菲亞上游三十五英里。英人在河之南，在鐵爐谷附近；

而威因之一師奉令渡斯開爾歧爾河以搗豪將軍之後衛並截其輜重。此輩絕無掩護之美人之陣地非常危險。但此種前途非此熱烈而勇敢之將軍所懼，且大足以引誘此熱烈而又勇敢之將軍。彼函告華盛頓曰：『目前乃與敵人以致命之打擊之最好機會。爲上帝故，務儘速推進。』威因平素喜讀兵書；但今則將從一教師得到教訓，而此教師一夜之教訓，將過於威因半生之中得自薩克斯元帥 (Mar-hal Saxe) 之冥想錄 (Réveries) 或凱撒之評論記 (Commentaris) 者。豪氏軍中最優之軍官次於康華理者，應推查理格累 (Charles Grey) 而彼死時已係諾森伯蘭之荷威克格累伯爵，且乃有名之民黨首相之父也。美人之論格累也，每以之與德來溫相提並論；然夷考其實，格累乃一正士與好兵。彼曾於德國斐迪南軍部服務；曾於明登受傷，日後有似一好同志復入團隊，克羅斯忒肯姆賓 (Kloster Kampen) 之役又受傷焉。當該次可以紀念之夜間襲擊時，格累根據其個人之經驗，獲知夜戰之時，聲音愈少愈佳之真理。威因欲出豪將軍之不意而攻之，即用種種方法以隱秘其行動，但當地人民多屬王黨，而威廉豪不久即得知一切情形。威因軍隊布於寶利旅館 (Paoli tavern) 四週，而寶利旅館在一片農田之上，而此片農田即係其父之財產。九月二十夜天

黑而潮濕；而共和軍奉令除去外衣以裹其彈藥筒，以免軍火沾濕焉。（註三〇）

格累將軍方面不用彈藥筒，禁止兵士裝子彈，而毛瑟槍之已裝子彈者，即令將燧石卸除。皇軍軍隊爲免人報警起見，即盡拘沿途所遇之人。此乃近代戰爭得未曾有之完全突襲與完全潰敗也。英人皆欣然奔走於烽火之間，而以劍與刺刀攻其敵人。威因勸其若干兵士久立，以便連發兩次排槍。彼能夠移去其大礮，而以想像自身曾重創其敵人自慰焉；究其實甚少，因英人死傷不過十餘人也。美人死傷凡三百人，三十人未受傷而被俘。此次之戰會被稱爲皇軍之屠殺，其實毫無理由。人類往往視其所不知之戰爭方法爲殘酷；而美人之不喜刺刀，正猶英人之不贊成故意射殺個別軍官也。聯邦各地喧傳英人不肯收容，傷者皆被刺死；但關於數目則無可爭辯。當鄰近農人於次晨收拾尸身時，彼等只發現五十三具尸體。然而晚之屠殺，固威因個人慘痛與永久之回憶也。多年以後，印第安大戰前夕，——此時彼乃美洲最有名之軍官，仍佩劍以備用者，——彼愁訴不得不召附近青年而教以『可怕之殺人職業。』（註三一）

美人再度之戰敗決定菲列得爾菲亞之命運。九月二十二日晚號礮時，豪將軍發令所部軍隊

應於月出之時武裝停當；而於午夜後向最近之渡頭挺進。天明以前戰士業已渡河；下午三時英國全軍挾其所有之礮隊，與所有行李車布於斯聞爾歧爾河北岸，在華盛頓與其所不能救援之城市問。

此乃贊助革命之市民可怖之時期；甚至堅決與有良心之王黨黨員，目覩數千奢侈而又苛求之賓客之來臨，亦不能不有所戒懼。當日之信札敘述白蘭地因灣之礮聲傳至菲列得爾菲亞之南郊，而當市內傳呼員警告所有家人閉窗，並令每一力能肩槍之人，齊集於公有地上，以便檢閱之時，市民所感之危懼至爲生動。（某婦人曰：）『仁慈之上帝且俯瞰吾儕，而由上方援助吾儕；吾所見之人皆因畏懼而面色慘白，且極爲痛心。』『北方與東方之公路不久即充滿民黨之亡命者。』代表大會深以去冬十二月，匆匆逃至巴爾的摩爲恥者，在此次尤爲可怕之危機中則力持鎮定。英國與德國戰時俘虜，政府之檔案，與比較易於搬運之國家物品，皆及時運往遠方安全地帶；而賓夕法尼亞所有民兵，皆奉令準備以便於接到通知時即行出發。然後——既授權華盛頓而許其黜陟官員，並許其於六十日內在其總司令部周圍七十哩徵發糧食——代表大會始則避往蘭加斯

德 (Lancaster)，以後避往更遠更西之約克 (York)，而滿足法定人數之代表，即於是冬在約克繼續立法管理，爭執並陰謀，有似其敵人在魁伯克遠方者。約克與蘭加斯德，勒定 (Reading) 與拆斯忒，布里斯陀爾，紐喀施爾與德被一類熟悉之地名，使此次戰爭之故事讀來有似侵入英格蘭。此全部地名足以證明一種比較快樂之過去，此時愛戴母國之熱忱，瀾漫今為叛亂中心與戰事中心之每一殖民地焉。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五英軍由日耳曼敦 (Jermantown) 入菲列得爾菲亞，且直入城市之中，並經過城市之中心。前鋒司令為康華理，而康華理曾在世界上各處並於極度誘人之情況下，表示一種仁慈與慷慨無愧其所屬之大國者。彼等攜有團旗，但軍隊則於數千居民狂呼之中，歌『上帝佑吾君』而此數千居民多屬婦孺。此中若干兒童曾於日後追敘彼等少年時代對於此日景象所得之印象。彼等一致證明皇軍之紀律可資楷模，而其行為無疵可摘。兵士偶亦離隊而要求牛乳或蘋果酒；但遇有住宅曾受兵士無厭之誅求者則於其門前駐一哨兵，每小時更換一次，直至全隊通過而後已。某紳士當一七七七年猶不過兒童，從不能忘英國步兵『尊嚴之外觀，與寧靜之容



儀』其言曰：『吾於手溜彈兵入第二號街時行至手溜彈之前面，其中若干人語余曰：「少年安乎？」』「小朋友安乎？」聲音友好似猶震余耳鼓者。赫斯人居手溜彈兵後方。由吾觀之，其容貌之可怕，其銅帽、其髭、其固有之冷峻態度、及其音樂、而其音樂似優於彼等所能操之英語「劫掠！劫掠！」若干年事較高之旁觀者，尤其婦女，不免將此漂亮與尚武之游行隊，與數星期前走過同一之路線之饑軍比較。（某民黨婦人聲稱）英人皆清潔、康健而漂亮；彼等與華盛頓所部衣食不足之兵士之不同實可驚異，且引起一種情感有類絕對的無望者。（註三二）

在菲列得爾非亞城外則革命黨人間非皆失望。若此城於一七七六年十二月陷落，或即遲至一七七七年四月陷落，則其陷落也必能挫阻革命，或甚至消滅革命。若在春季，（消息靈通之某忠臣謂）則豪將軍無所不能；但今則使叛徒有集中兵力之機會矣。（註三三）自特梭敦以來，彼等之勇氣漸進；且已恢復堅決的自滿之習慣，而此堅決的自滿之習慣，固國家危急時節美人最有價值之道德的財產也。共和國之於北方已無所懼，因柏圭因已陷於困難之地；而華盛頓之士兵挾無理

之樂觀者，已開始懷疑自身會否於白蘭地淮因敗績。彼等堅稱始終未曾戰敗，但敵方之兵士或較多，而戰略或較巧耳；且雖信仰領袖之心理不免暫時動搖，彼等仍相信彼等自身。此種見解備華盛頓獎勵，而華盛頓曾於最近某種事件中證明，若彼犧牲一部分之名譽而能促進公共之福利，則彼絕不吝惜自身之名譽。菲列得爾菲亞之政客以爲既已戰敗，則戰敗之人應受處分，於是表決召回薩立凡，使受軍法裁判以懲其戰時之過失。華盛頓立即出而袒護其助手。彼告代表大會林肯與安諾德不在，則彼殊少良好之少將；抑彼亦不能缺一勇士之贊助，因此勇士在白蘭地淮因作戰之時除服從其明令外未爲其他也。華盛頓不欲傷其部將之自尊心，或挫其兵士之熱誠，因人數甚少也。其民團皆由各州倉卒募集，而此各州已遣忠勇之民夫加入大陸軍隊，故其所出之民兵不能當毛瑟槍兵；且就大陸軍隊而論，彼亦僅有八千人。而該週皇家軍隊正式報告，即有一萬六千人「宜於服務」；而所謂「宜於服務」四字並非例行之字句，因豪將軍所部於所有戰事危局中，皆能盡其職務也。但華盛頓本係善戰之將帥，茲已決定乘其兵士興致蓬勃之時，再與敵人一決雌雄也。

由西北方入菲列得爾菲亞必須經過日耳曼敦（Germanstown）。此一社會係十七世紀時代

條頓種於再洗禮會移民所創立，蓋其信條過於特別，且亦過於固執，非歐洲所能容忍也。此輩移民即於威廉賓寬洪大度之統治下求得宗教上、政治上與商務上之自由爲其故鄉所否認者。一七四八年瑞典某旅行家曰：『大部分之人民皆屬製造家，而所製各種貨物之品質皆如此優良，結果在短時間內，本省即無求於英國。』（註三四）彼等於新鮮之空氣與愉快之環境中操其職業。日耳曼敦今已成爲菲列得爾菲亞可愛之郊外住宅區，而極有美術價值之紀念物仍受人尊敬。（註三五）房屋挾其奇異之三角形屋頂與呆笨之飛簷者，——其飛簷用石造成而雜以雲母，而屋頂則鋪以白杉木板，——彼此互相隔離而建於美麗之花園中，果園與圍場則深入附近之鄉間。（註三六）旁有綠草之公路，被稱爲街，長凡二英里；過此即賓夕法尼亞民事審判長周氏（Benjamin Chew）之住宅。周氏乃一法官，聲望如此昭著，如此受人歡迎，馴致戰事甫終，其同胞即恕其王黨主義，而又任之爲高級法官。其莊嚴而又永遠好客之宅第，位於平滑之草地與華麗之森林間者，固家庭建築之傑構，而其美麗之配置即鑄於英國團隊勳章之上。（註三七）此屋成爲一七七七年十月豪將軍佈其軍隊以掩護菲列得爾菲亞之進路之陣地之中心。在戰場與戰場附近有第四十團步兵，歸穆斯格刺夫

(Musgrave) 統率，而穆斯格刺夫於戰爭開始之時業已建功，且不久即將博得一種名譽，其國人，甚至其敬仰之敵人，認為萬不能忘者。一隊極強之英國步兵，——依照當日甚可懷疑之方法，由十團或十二團中抽調輕營佈成，——佈於周氏宅前一英里之處。在此宅後方一英里，約離菲列得爾菲亞市場五英里，大部分之英兵則駐於四十碼之正面。若彼等而係美人，則彼等將於四十八小時掘成戰壕；但吾軍之官員，——總工程師不過上尉而已，——認此種警備不合軍事原理，認此種勞動為機械的，甚至平民的。豪將軍自身在原則上亦反對戰場防禦工事。氏謂彼決不贊成當全師而出之時，於陣線之前建築防禦工事，蓋慮減少其兵士之自信力與有理由之自尊心也。

十月三日星期五共和黨人在烏司特市 (Worcester Township) 宿營，而烏司特市在斯歧帕克灣 (Skipack Creek) 東五英里，離菲列得爾菲亞十八英里。是晚七點鐘其全軍向日耳曼敦出發。格林司左翼。薩立凡司右翼；而斯忒林爵士殿後。每一兵士攜四十個彈藥筒與三日糧；而每一兵士與軍官帽上皆插有一片白紙；此乃模仿特稜敦計畫之一種軍事行動，——同一之領袖統率同一之側面，同一長久之夜間行軍，同樣希望能於清晨攻擊敵人。但在此次華盛頓所應付

之敵人比較清醒；且人數反對之，命運亦反對之。抑一萬名武裝兵士與四十八門野礮經過敵境而無人覺察亦不可能。前夜豪將軍業已據報美國兵營中非常活動；而一種重要行動正在進行已無可疑。彼戒其部將隄防，但不改變其軍事佈置；其實事實上亦不能爲更好之佈置也。

美人於黑夜中迅速推進。薩立凡首先到達，且準備於黎明時進攻。但天始終不明。是夜降霜，而寒冷之空氣爲低陸之蒸氣所包圍。天曉全境包圍於濃霧之中，此自使美人方面，由各縱隊共同進攻佈置甚巧而紀律嚴明之軍隊者無成功之希望。薩立凡之兵士立與皇家輕步兵接觸，殺其哨兵；警其步哨，且迫奮力抵抗之全營兵士後退一英里，而後退之兵卽於此處與第四十團會合，第四十團係分布於大果園之籬笆後，此大果園曾經穆斯格刺夫上校選爲兵營。其排礮鎮定發出而收效甚宏，遂阻美人之前進。於是雙方發生持久戰，於此持久戰中雙方敵人——不能見正面四十碼，有時不能見二十碼以上，——設法向對方之毛瑟槍描準。美人方面人數較多，勇氣亦不缺乏；不及二十分鐘，（因戰時有人計算時間）英人之戰線被敵人攻破。當吾英之兵士後退時，彼等路遇豪將軍由後方趕到，而其迫近敵人之槍以實出彼自身意料之外，但非彼所不喜也。「可恥哉輕步兵，」

將軍怒號，「吾從未見汝等退卻。列陣！列陣。此不過前哨隊而已。」此時美方縱隊之先鋒從霧中出現，而數門野礮即向與將軍同立栗樹下之一羣騎兵集中射擊。第五十二團某軍官曰：「吾從未見兵士享受葡萄彈之射擊；但吾人皆願聞葡萄彈，於豪將軍責備一營兵見前哨隊而退卻後，飛舞於總司令之耳際也。」（註三八）

第四十二團之一部分安全退卻；但穆斯格刺夫上校及其六連兵士全被敵人包圍。當革命戰爭時，喬治王之兩軍處於毫無希望之戰略位置，皆於力戰之後投降；但當劇戰之頃，兵士囊中尙有子彈而乃降敵，則乃一種思想，在當時英國軍事史上，非英國團官所能想像也。穆斯格刺夫盡力收集其部衆於審判長公館之內。氏派少數兵士駐紮下面房間，令其防守門窗；而以刺刀刺殺闖入之人；其餘則裝就子彈而佈於上而兩層之窗間。維基尼阿某少年中尉，由一鼓手引導，而鼓手擊鼓表示願與敵人談判者，即令防軍投降。此可憐之童子前進，揮白巾以示意。而在此處大氣狀態中，一種顏色與他種顏色相似，而此和平使者立時中彈而死。美方三門大礮立即前進，首先射擊樓下廳門；但地下層英國司令官曾以家具堵塞敵人之前進者，即轉告樓上穆斯格刺夫上校樓上兵士盡可

對準敵人射擊，而樓下兵士當盡其職責焉。

共和軍堅決前進。某軍官進至距離房屋三碼之處，所騎之馬中彈而死。另一軍官挾一堆稻草與一把已燃之大炬前進時，亦被上面所發之彈射死。某騎士攀窗而見一羣紅衣兵士。彼乃當日攻兵中唯一得見周氏公館之人也。羅倫斯上校率新稷西挺進隊進攻正門，但無效退回。裝飾審判長庭園之大理石像皆中英國之子彈；但肉體則不能於此猛烈之礮火下直立於草地之上。其實華盛頓自始即可放棄穆斯格刺夫而續向非列得爾菲亞方面前進。此時則其大部分軍隊已非彼所能控制矣。美國礮兵與步兵包圍此一座房屋而以葡萄彈與圓彈攻之。屋頂已穿透，玻璃與木工亦毀；但諾克斯將軍之三磅礮不能破障牆與石牆帽。此次礮轟就某點而論，對於戰爭之結果大有影響；蓋隆隆之礮聲足以引誘在霧中摸索之美國將軍與上校也。連隊、旅隊，甚至師隊，皆經左右與後方而至；向敵人方面射擊；有時射其自身之同志之背，增加糾紛，擴大聲音。不久三千美人已包圍此英國之堡壘；而穆斯格刺夫一百四十名之毛瑟槍，正猶胡哥蒙（Hougomont）之近衛兵，於非常危急之時建羈留敵軍之偉績，而此敵軍固與其細微之軍隊完全失卻比例也。

華盛頓無兵增援；因當前面有一部分最困難之工作也。五旅以上之皇家步隊挾多門大礮正佈於一條狹街之後，而此街與菲列得爾菲亞路下方一英里成直角而越過鄉村之街。美軍整個中央此時完全紛亂，而令所有接近之物皆陷於其漩渦之中；但格林極左方之軍隊，與威因之一師，接近薩立凡右方之戰線者，力向前進而與敵人接觸。共和軍其始成功，但不久戰爭之形勢改變。薩立凡兵士突然喪膽；且非全無理由。彼等徹夜行軍。彼等又已連戰三小時。彼等子彈已罄。其側面已失保護。其預備兵止於後面，或幫同攻擊穆斯格刺夫防軍，或防人攻擊穆斯格刺夫防軍；而對面之英軍係由格累統率，而格累乃黑夜中難當之人也。周宅四周美國礮壘之隆隆聲激起薩立凡疲憊兵士之神經。有人散佈後方被攻之謠言；於是大衆紛紛潰退，令司令官大爲驚訝焉。

美軍右翼之失敗與消滅，使格林之地位非常危險。彼正在鄉村東方劇戰，驅逐其所遇之敵人，而所捕獲之俘虜多於彼所能收容。其所有軍隊此時皆在英軍防線之內，在其最近之國人前方一百五十步，而與其敵人混戰。苟非彼等之將軍，能藉一種力之神跡，使其排脫戰事與濃霧，則彼等將不能免於被俘或滅亡。格林若有充分之時間考慮一切，當知目前之工作殆無希望。其眼界囿於手



槍彈之長度；其副官騎疲馬，不能越過果園與籬笆，而日耳曼敦之外郭又到處皆是果園與籬笆。再有數分鐘將爲全部英軍所擒矣。格累挾兵士之迅捷號令三營兵士，轉向右方；豪氏左翼之餘衆隨後卽向美軍駐紮之圍場直衝。康華理爵士此時正鎮守菲列得爾菲亞，得聞礮聲。其熟練之耳早知此役非僅前哨戰；立率三營英兵與赫斯手榴彈兵逕往日耳曼敦。彼等出發之時快步前進，路上亦多半快步；當危機到臨以前彼等已抵目的地。格林正面之敵人勉強後退者又重新射擊，向前猛襲。雙方皆不退縮。美國之子彈百發百中，而英方之刺刀亦極活躍。英軍一旅長與兩上校各受致命傷。（註三九）大陸軍隊第九團稱爲高維基尼阿人者當被包圍俘獲；但直至全團只剩一連之時始被包圍俘獲也。格林於此半小時內樹冷靜之勇敢之楷模，美人此後津津樂道之焉。其一門野礮被擊下，且儘可放棄而不至貽羞；但格林曾於其父之鏢場舉尤重之鐵塊；於是卽將此礮昇置車上而送往後方。後值退卻，兵士忽聞馬隊之聲而避入霧中，格林則命令殘餘之衛兵攜手而於大礮之後列陣而行；於是得免潰散，而全部大礮皆得安全曳去焉。

當薩立凡各團之逃兵走過華盛頓所駐之地方，指其空洞無物之彈藥筒盒以答其質問與詰

誠時，美軍總司令立即察出戰爭之命運於彼不利。不稍遲疑，華氏即開始準備撤退，且於軍隊退至昨夜出發前之原地方前絕不下令停進。其佈置之巧妙，所有在後尾追而深通軍法之敵軍先鋒軍官無不備致敬仰；且其大陸軍隊之儀容如此堅決，英國之龍騎兵不再發砲。豪將軍無意乘勝進取，對於已去之敵人不再加害。豪氏藉口其軍隊疲乏不堪；但與美人比較，則英兵必甚健旺，蓋昨夜美人行軍之時，英人則高枕而臥也。（註四〇）一七七七年十月四日早晨十時與黃昏間之時期，就豪將軍而論，固一種錯過之機會。華盛頓收集其所有之砲。其一千四百名兵士被俘，六百名死傷。五十三名美兵死於周公館前，而四名死兵橫於門限之上；此數小時內軍官死傷之多，大可證明華盛頓模範軍中之軍官，再無卑劣分子矣。吾英軍隊損失之鉅與敵人相同；後此數星期中村中之墳墓與村中房屋之上層多悲慘淒涼之景象。勝者之仁慈，——遇豪氏躬自統率之時無不如此，——無間敵友；而菲列得爾菲亞之醫藥學校之外科醫生，奉令竭其當日空前之醫學與技巧，同樣照顧雙方之傷兵。（註四一）當族人猛戰之時，舊日友好之情感在多數勇士心中尙未曾熄。當此次戰爭之一百二十六週紀念，兩位英國軍官之尸體重葬於死處附近，費由吾英政府擔任；但此輩人員於日耳曼敦

人所樹之簡單墓碑下安眠已多年矣。(註四二)

華盛頓備感失望，即於致其弟之私信中，訴稱其自身之軍隊，正得到一種決定的勝利之時，忽而恐懼逃遁。但日耳曼敦之役對於美人依然有永久之大貢獻。戰而未勝與業已作戰比較之下無關重要。歐洲每一宮廷之名將與智士，聞知一隊新兵於一年之內倉卒募集，而不因最近數次之失敗垂頭喪氣者，曾於敵人陣地之內攻擊戰勝之敵人，且經過劇戰之後始被擊退，無不感動。某名史家曾謂法政府決定是否與美聯盟時之受日耳曼敦一役之影響，殆與受柏圭因之投降之影響相同。(註四三)腓特烈大帝其始視豪氏之佔領非列得爾非亞等於英人戡定美洲之亂事。(註四四)大帝自身於七年戰爭之時，見柏林兩度爲敵人所佔領，而未嘗懈其努力或使其失望；但若無證據自難望大帝相信美國將帥與國民之固執，與其自身之固執同樣不可動搖，而其能力亦與其自身之能力同樣不可征服。但當日耳曼敦之消息傳到波次但時，此普魯士王宣稱，此一民族在此一領袖之下，必能歷種種困難較首都之淪陷尤甚者。

代表大會以剛強之言詞表決感謝華盛頓及其兵士；承認最大膽之努力與最好之計畫，有時

亦因不可預言之偶然事故而告失敗；且表示深信軍隊之勇敢與德行，此後將賴上帝之降福而得到其所應得之成功焉。（註四五）此種信仰軍隊自身亦有之。威因於三星期內連敗三次——而當第三次且受礮彈擊傷，子彈擦傷，且於距離英人刺刀數步內在地上亂滾——函告其妻曰：曼敦之戰至爲光榮，而其兵士皆興高采烈，渴望再戰一次。此輩不可抑遏——若非完全不可征服——之戰士，不復追憶此役不幸之結果，而詳論此役光榮之事件。（註四六）且此類情感並不囿於彼等之心胸。經茲一役之後，英人愈敬美兵之戰鬥力與美國將官之冒險精神；而日耳曼敦之戰，又係採取有力之攻勢以挽回不幸之命運之戰略家所得之利益之例證也。自此以後，在革命戰爭之後期中，華盛頓及其所統率之軍隊未嘗再受敵人猛攻焉。

日耳曼敦戰爭兩月後，窩爾坡爾告某通信者兩度戰勝之消息已抵倫敦，『而國王業已恢復非列得爾菲亞之主權，』其實卽此謙遜之估計亦不中肯。豪將軍居於城內，而華盛頓不能以武力將其驅出；但尙須多所努力，然後皇家將軍始能永保其征服。將軍隨帶二萬人，或係兵士，或係駁聯

畜者，或係隨軍者，而此二萬人必須按時充分供養。若其軍隊仍有效能；抑彼又於菲列得爾菲亞發現多數老幼男女，萬不能任其餓死。此城未曾貯藏糧食以備包圍。有似其他商務中心與製造中心，此城逐週逐日皆由一種複雜自動之機器供養，而此複雜自動之機器，當和平時代運用甚靈，但當附近地方為雙方軍隊騷擾之時則毀矣。誠然，賓夕法尼亞全部農民皆不喜革命者，或願將其物品依照戰時價格售與兵站部；而美國農民不願交易者，則赫斯糧食徵發者或將劫奪之焉。但華盛頓亦居賓夕法尼亞，近在咫尺。其主力軍佈置如此巧妙，而其分遣隊如此活動，菲列得爾菲亞之英人遂不得享德拉瓦河西方沃土之富源，且不得向紐約城政府之府庫取來糧食。其陸上唯一給養線在德拉瓦河東方，橫跨新稷西北境；而去冬喬治第三外國傭兵之行爲，已使新稷西之人民由半熱烈之忠臣或溫和之民黨，變為一種有似游擊戰之社會，此乃盎格魯薩克森式之游擊戰——不殘虐或兇惡，但如此隄防不懈，而其作戰又如此巧妙，豪將軍須用其一半軍隊以保護其交通，若其糧食能安然經過紐約灣與菲列得爾菲亞間百哩大道，而未被焚燬或不受侵掠。至於英兵以及英兵防地內之平民，不得不藉水運給養已屬顯然；而德拉瓦河沿岸由菲列得爾菲亞至於大海者久為

共和軍當局之活動所阻斷矣。

在菲列得爾菲亞南方，此河佈滿大小島嶼，而美國工兵甚易建造拒馬一類障碍物，以及礮臺與礮壘一類比較有效之障碍物，以阻斷航路。下游十二英里主要之水道，卽有『結合甚強，傾向各方，頭爲鐵製之橫梁；』（註四七）而此鐵與木材造成之障碍物之側面，爲大戰壕之礮，而大戰壕則建於俯瞰德拉瓦河東岸面臨比林波特（Billingsport）之懸崖，由此上溯數英里，在一小島之上，又有一羣防舍，包於堡壘之中而稱爲密佛林礮臺（Mifflin Fort）；在對方，在新稷西岸上之紅岸（Red Bank）下，有建築精巧之方形堡，以麥西將軍（General Mercer）之名稱之，而麥西將軍卽死於普林斯敦之役之維基尼阿人也；此兩礮臺間與兩礮臺下之水道，則有一道不可見之沉木與破舟之工程以阻塞之。除此類固定之礮壘與此類水上之危險物外，尙有一艘巡洋艦稱爲德拉瓦河號巡洋艦，與一大隊浮礮壘，帆槳低身船，平低小舟與三桅船。此類船隻之分類非常特別，且根據古代英雄而命名；但船員甚劣，而司令官亦不優秀。其水手中卽有陸地人，而此輩陸地人皆免除其訓練，然惟訓練始能使之成爲水手也，菲列得爾菲亞街自去冬以來，卽貼滿一種獨一無二之廣告，所有

願助其國爭取自由而又不願背鄉離井之紳士，皆被邀參加新浮壘，以表示其大愛國心並滿足其纖弱之情感。在此安適而保護周密之船隻，——不得駐於離城七英里以外之處，——凡係手工者當和平無事之時，皆可操其職業，同時每月享有五十先令津貼，與每週十磅之肉，與每兩月一品脫糖酒。廣告或由佛蘭克林於赴法前簽署，或又由常讀公報或航海誌而模仿佛蘭克林之字體者簽名；但此類廣告所能吸收之水手，當與數目相同之豪氏軍隊對敵時難望固守也。（註四八）

局勢困難，但豪將軍已開始設法應付之。吾英軍隊佔領非列得爾菲亞之一晚，康華理爵士即於本城河流正面佈置三個重礮礮壘。翌晨美國較大之船隻，即駛離遠方而開始礮轟；但英國之山礮遠擊，為勢非常猛烈。德拉瓦河號巡洋艦於戰爭之中處境困難，而其官員甚至不知德拉瓦河之淺深。潮退後船即擱淺。其伴船皆棄之而去，船上兩處着火。而艦長服從命令，登岸就縛。其水手乘船而遁；其地位即由皇家水手起而代之，而皇家水手即設法滅火，並修理船舷。英軍無戰艦之助竟使美軍艦隊受一種打擊，而此種打擊之道德的影響，共和國艦隊始終不能排脫焉。五日後豪氏一隊步兵佔領比林波特，而英國巡洋艦即從障礙物下方殺一條路而通過此拒馬。美國艦隊表示欲阻

換此種工作。但安德利亞多利亞號（Andrea Doria）與安諾德號（Benedict Arnold）於長距離開砲而當英軍迫近之時即行停止者，實大有玷於其名稱；同時船員之沮喪竟達拋棄共和主義之地步者不只一艘。華盛頓以愁苦正直之言詞，惋惜帆槳低身船之軍官與海員，竟表示一種傾向令人疑其忠勇者。兩艘船隻之全部船員（氏謂）竟歸降敵人。

此乃一篇不幸之故事，然而在數世紀間非一篇新故事也。在力求國家生存之民族——具賴新兵與臨時製造之兵器，以臨不測之危險——恐慌與無紀律，無不與馳名全球之勇敢之表示，互相更迭。而美人愛國心之高，尚在德拉瓦河之爭奪戰結果以前業已顯著，亦屬不可否認。當一七七七年九月十三日白蘭地淮因戰勝之消息傳至厄爾克河上豪上將之旗艦時，英國海軍上將立即採取行動，蓋移其強有力之艦隊與其龐大之運送船至於決戰之遠方。彼重作全部無用之長海程，由拆斯比克灣口而下，二十四小時內行五里格，然後徐沿維基尼阿角（Capes of Virginia）至德拉瓦灣之入口之一片海岸行駛。風狂雨暴；但幸賴慎重之航行，豪氏主要之分艦隊即於十月四日，在菲列得爾菲亞下方十五英里之拆斯忒市外拋錨。再過一週，其餘船隻亦於與大西洋奮鬪後



駛回家中，(註四九)英國艦隊與英國陸軍又已聯絡；而豪家兄弟並無過度之遷延，即設法共同攻擊麥西礮臺可畏之營寨。上將礮轟美洲防線之河面以惱駐屯軍，同時在陸地方面則由一自告奮勇之軍官實施攻擊。蓋自特棧敦戰敗以後，豐多諾普上校忽欲乘機恢復其德國同志之軍事名譽；而威廉豪素喜強項之人，即允其要求。豐多諾普統率五營手榴彈兵，與一極有力之普通步兵；全係赫斯人，有二千柄刺刀。(註五〇)彼等於十月二十一日由菲列得爾菲亞渡過，夜間即宿於稷西岸上之哈同菲爾特村(Village of Haddonfield)在彼等將於翌日進攻之礮臺西北十英里。

此地本由羅德島州三百名步隊守衛；此三百名步兵依格林之方法訓練；受其精神之鼓勵；由其親友及其軍事學生統率——一位軍官其名譽於一個下午之間即已確立，而非他人所得譏謗者，格林上校(Colonel Christopher Greene)斷定防禦工事之周圍過廣，非其有限之毛瑟槍兵所能防守。得對普勒斯騎士(Chevalier de Plessis)——對普勒斯騎士乃一法國貴族青年，自願在麥西礮臺服役，而以身兼工兵長與礮兵長——之勸告與贊助，彼即放棄並撤除外方防禦線，而集中其注意於一五角形小方形堡居陣地之中央者。包圍此一小寨之溝壕正面有坎下而枝

葉交錯之樹木造成之障礙物；後面爲一土岸，高十呎而鋪以木板。十月二十一日深夜，一隊賓夕法尼亞民團，人數與格林全軍相等者於赴密佛林礮臺途中入見，蓋奉華盛頓之命往援該島之駐防軍也。彼等之上校懇求格林許彼及其部下與麥西礮臺之防兵同其運命；但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格林不允干涉總司令之計畫，而令賓夕法尼亞人於黎明出發，仍往其目的地焉。

約在下午四時敵人出現，而於北方四分之一英里之森林正面排成陣形。豐多諾普兩名參謀卽向礮臺前進，而前進之程度以長官所許者爲限；彼等責令英王之叛民投戈；且告以若敢迎戰，將不收容。美人聞言悲憤填膺。蓋前此之戰爭，如在英人之間，進行時皆有合理之仁慈，且時常表示粗野但又真正之和藹；羅德烏州之農民不喜此殘酷之言語之意味，如歐陸最劣之軍事習慣所引起者。由態度鎮定之人民觀之，豐多諾普之使者甚爲傲慢，而其面貌既殘忍而又高傲。一旦談判告終，豐多諾普卽聚其上校而對之發激昂之演說。模仿其長官之行爲，彼等皆下馬，出其刀劍，而立於各本營之前；同時赫斯手溜彈兵狂呼，且謂麥西礮臺應改名爲多諾普礮臺。格林此時正從圍牆之頂以遠望鏡窺探敵情，卽下來，而對每一部屬進其忠告。其言曰：「健兒們，射擊務低，彼等股上有寬

帶。此卽汝等必須描準之處也。』

史家曾報告或捏造戰爭前夕比較有名之將帥所發之演說；但美國將軍所言則確係當前局勢所當言者。除此種勸告之內在價值以外，彼曾於戰事危急之時告衆兵士除彼等自身之安全外，尙有其他值得考慮之事。四時三刻赫斯人開始遊戲；而其步隊前進如巨潮，三團居前，第四團留後準備。彼等衝過外方無人防守之胸牆，以爲攻擊之猛已令守兵退至後方；且不停一刻以覘四圍之形勢，又向內礮臺猛攻，——依然保持陣形，揮其帽而狂呼勝利。不一刻彼等已羈於障礙斜堤之防禦物間；然後新英格蘭之毛瑟槍開始工作矣。而如此少數之人在如此短時間內曾否實施尤爲猛烈之射擊實大可疑。德國三位上校仆地，十餘兵其他軍官亦然；而兵士成堆倒下。其中之最勇敢者躍過溝壕但無扶梯；且爲巨囊與笨重之飾件所累，亦不能疊肩而攀此油滑之牆。美人之帆槳低身船，——用槳划駛而吸細量之水——近在岸旁，卽於短距離內以圓彈與葡萄彈縱射攻者之右翼。在四十分鐘以內萬事俱休。赫斯人退回，被來福槍迫至森林之旁，然後於夜中行軍，直至又返德拉瓦河東岸上之輪渡而後已。

兵士所受之致命傷足以證明美人於掩護之下描準至爲正確。就波多馬克河北方之戰爭言之，此乃一種教訓無須重覆者。一百二十七名赫斯人死於溝壕之內。至於退卻之隊伍則包括傷兵可由同志扶翊前進者；而其中二十二名即於歸途中埋骨於菲列得爾菲亞路上，尚有六十人則成爲殘廢。格林上校盡力保全彼等之生命。然而彼無多藥劑，又少合於衛生之食物；於是又有四十人於次月病死焉。德國累百之家庭皆因此淒涼；然而此乃德國方伯之金錢，因德國方伯曾與英國約定戰死一人，則英國財政部應多付三十克藍也。雖美人之損失甚微小，然而人數過少不敢與敵人較量，且於敵人離開附近地方以前未敢出防禦工事一步。然後彼等收拾三百枝好毛瑟槍，且俘得二十赫斯人，皆在戰壕與城牆之間靜候而不願冒子彈之危險而逃過空地者。豐多諾普上校臀部中彈，雜於死者之間。依照華盛頓之命令，彼受其地位與官階所應受之待遇；但只活一星期。一塊未雕之墓石標誌其墓。其紀念物因敵友雙方所公認之一種無法戰勝之困難完全空白。特稜敦之役後，德國某下士曾擬撰一篇碑文以慰羅爾上校；但措詞不滿其意。而此實無可疑：因勇士墓上之碑文不易撰也。（註五一）

是日乃吾英海陸雙方之不幸。海軍上將勉力盡其責任；美國帆槳低身船所冒之煙，於彼等屠殺吾英德籍補助兵時，刺激吾英之水手至於鹵莽，甚至至於胡亂。英國常備兵艦與一十六門礮之巡洋艦擱淺，發火，且因火藥庫之爆發而肇焚如。豪將軍所部兵士之精神因此類意外打擊而沮喪；且較此尤壞之消息尙有待於傳佈。十月十八日英國軍官見德拉瓦河上美國船隻與礮壘聯合射擊深爲不安。必有事故發生，敵人始歡喜如狂。不快之謠言傳至英國前哨；兩星期後事實發生。十一月三日以一般命令對軍隊宣佈柏圭因已於薩拉托加投降矣。

此項重要之消息傳佈乃如此之遲，實令菲列得爾菲亞之英人痛感彼等自身之孤立，糧食、燃料與衣之日益缺乏，已令彼等知悉如何與外界斷絕交通，而賓夕法尼亞冬季之蒞臨，人獸皆感覺之焉。人類生活必需品之價格膨脹至速。鹽每布式耳值十六先令，牛油每磅四先令。極壞之鮮肉乃亦按兩計算，且每兩值洋兩便士；同時麥粉且無法收買。此類數目皆依硬幣計算；因代表大會所發之紙幣在城內不能行使也；但人之能以大陸紙幣購買奢侈品，如四百元一磅之茶葉或千元五十六磅之白糖者，則亦能將此類奢侈品運過戰線。兵士之食糧劣而不足；且市民受苦極甚。王黨本甚

困苦，今猶怨望；而贊助革命之軍人如此饑餓，甚至對於軍事局勢之意外改變不敢感覺快意，尤不敢表示快意，苟非紐約之糧食船能自由上溯德拉瓦河，則豪將軍即不能長守此城；再經一個月之半餓，則英國警備軍——蓋此時已非戰鬪部隊，而乃駐防軍矣——且不能全師而退矣。註五二

解救吾英被包圍之國人於當前之危阨者非外人受僱之勇敵，而乃英國海軍人員之魄力與堅忍。海軍上將對美人情感至厚，且深悔因誤解國內內閣所巧彼擔任之職務而受命反對美人；但彼又絕對不許美人侮辱皇軍，封鎖英國艦隊，與破壞其弟之戰役。圍攻密佛林礮臺之舉已於極困難之狀況下開始準備。該方形堡原建於河水所衝下之一堆植物土上，而錫以『土島』(Mud Island)之名稱。其南方因大片之沖積土而得免海軍攻擊，蓋當高潮之時，除蘆葦之頂外大片之沖積土沒於水中而不得見也。西方一條水道，闊五百呎，但如此之淺非帆船所能通過者，則隔絕礮臺與賓夕尼亞岸旁若干低島。此類低島不過沼澤之網，射擊者之樂園；非車輪所能通過；且賴水閘以免泛濫，而水閘之大部分美兵則慎重破壞之焉。在此絕無希望之戰場英國工兵徐徐工作；但自麥西礮臺擊退敵人後英人又重新猛力從事，蓋英人本屬愛惜時間與不愛惜金錢之民族也。(註五)

三兩百名雜役隊，與願在岸上工作之快樂水手，與每工作二十四小時工資十先令之城市工人——日夜工作至完工乃已。堤壩之裂口皆已修繕，且預防將來再有人破壞。於沼澤上建棧道。又於河邊建堅固之礮臺；而礮壘有山礮與大白礮，且有不少三十二磅大礮由豪上將之船舷借來者。

經過三星期連續不斷之工作後，一切皆已準備停當；十一月十日黎明開始礮轟。於兩富呵浪外之距離猛力射擊，吾英之礮隊瞬即控制密佛林礮臺之礮火，而破全部圍場。防舍盡成廢墟，柵垣散爲木片，而營房中彈甚多，完全不能居住。大隊民團黑夜趕來修理損害之處，又於天明遣回大陸；蓋除最優之大陸兵士以外，其餘皆不肯聽勸告或不肯受賄賂，而於舊日居此痛苦之地也。註五四

駐防軍隨時增加以保持三百人爲度；第六日島上死傷人數共二百五十人——若依英方之估計則共有四百人。數位重要軍官相繼戰死；其地位皆不按照次序，而由願服極艱難之勞務而臨此可怕之地之志願兵替代。礮臺內之軍隊中有維基尼阿人者則裝好子彈而躲於廢址之後，希望突攻，而突攻始終未至。

豪上將生平善於判斷勇敢，此時業已察出非用尤爲有力之方策與尤爲非常之作戰計畫，則

駐防軍決不降服；於是決定以應付法國艦隊旗艦之方法應付密佛林礮臺。絕不置信他人所言賓夕法尼亞岸旁水道非常不祥，將軍即令合格之海軍軍官測此一部分之海岸而以浮標誌之。十一月十五日上將移其旗艦至土島南方以便作戰；同時其兩位艦長即穿過西方細長之水道而行近密佛林礮臺北方，直至彼等之桁端幾突出於高牆之上；然後縱射此不幸之小島。共和國之縱帆小帆船與帆槳低身船本易鎮壓，此一對膽敢侵入禁河之人者乃又不肯參戰；駐防軍既須獨力應付，自苦無法抵抗。手溜彈從英國兩艦之頂擲入礮臺；當是時也，無一人能出現於美方礮壘之上而不爲四十枝或五十枝毛瑟槍之目標者。海陸兩方之十字礮火量宏而功效可驚。有人計算在二十分以內二千發礮彈，落於防兵之身。僅餘之數門大礮幾於立被攻下；其五分之四之礮兵此時已被射殺；而牆角與土岸皆不能護之以抗各方面射來之子彈。存者最畏喪失自由，即極力忍耐以俟日落；然後即於黑暗之中慎重渡過德拉瓦河之東方支流，隨帶殘餘之軍需與大部分傷兵。將血痕斑斑之廢墟與廢礮留作豪上將之勝利品；蓋其作戰之佳，已堪爲英國方面優秀海員之有價值之敵人

矣。（註五五）



吾英之上將此時已從其敵人之手奪得德拉瓦河之鑰矣；而門戶瞬即洞開。十一月十九日康華理統率十營進迫麥西礮臺；共和黨人知彼乃一不稍玩忽之人即退出此地，而使彼得免包圍或梯攻之麻煩。美方艦隊數十艘在礮臺下方之水流者，即駛入穩妥之旋泊所，未因使用稍損。其船主從未敢進至敵方之標點射程以內；其檣與桁依然完好；且於此四十日之海戰中死傷不及四十人。但最後之時期至矣。划船逆流逃至柏林敦；但帆船不敢一臨菲列得爾菲亞英方礮臺，且畏德拉瓦河號巡洋艦，因此艦自墮入英國之手後作戰甚佳也。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美國水手於放火焚燒自身之船隻後即攀登新稷西。單桅帆船，兩桅方帆船，與浮礮壘爲數十七，即飄至上游，越賓夕法尼亞首都擁擠之碼頭，其纜與帆皆火光燭天，其礮一着火即發，而其火藥庫亦爆炸。兩小時後潮落，其中未沉沒與未擱淺之船隻又復得見；而賓夕法尼亞之公民目覩一次煙火表演，而對此煙火表演所付之代價甚昂，因德拉瓦河之艦隊令共和黨之納稅人共費五十萬鎊也。當乃兄在海上佔得優勢之時，乃弟則於陸上鞏固其新征服。一串十四個方形堡，貫以極強之柵欄者今則掩護二英里半之地，由斯開爾歧爾河上之上方渡頭（Upper Ferry）展至菲列得爾菲亞上方之德拉瓦河西岸；

而皇家軍隊即本豪將軍平日所用以佈置軍事之技巧與詳慎，佈於此一道防禦物。冬季開始以前德拉瓦河已係一道自由而無阻礙之河流，可供英國運輸之用；同時自西趨入菲列得爾菲亞之大道已非華盛頓所能入矣。

(註一)「吾感瘋狂、煩惱、疾與悔恨。」此即華盛頓擊臺陷落時，格林告諾克斯之語也。自茲以後彼不敢復輕敵矣。

(註二)賓夕法尼亞歷史學會會長新替利 (Charles J. Stillé) 之威因少將與大陸軍隊中之賓夕法尼亞正規兵；第一章威因之校長函告其父曰：「此兒宜任何種工作吾不得知。彼或能成一兵士。彼已以戰爭與包圍之演習亂吾學童之腦矣。每當正午不作通常之遊戲與娛樂，彼乃令學童築方形堡。」

(註三)一七七六年七月威因於每團中各僱一位理髮匠以便為兵士刮鬚理髮；而此項命令發表時其兵士甫由加拿大前線之惡戰歸來，凍餒交加，除鬚髮外身無長物。

(註四) 華盛頓致代表大會會長書；彌得爾布洛克兵營，一七七七年七月二日；致阿姆斯特隆少將書，摩里斯敦，七月四日；致柯克總督書，七月七日；致代表大會會長書，七月十日；致斯開勒少將書，克羅夫 (Clow) 內十一英里，八月二十日；致特藍布爾總督書，菲列得爾菲亞，八月四日；致其弟書，追述過去五星期之事，八月十五日發。

(註五) 華盛頓致帕特喃少將書，一七七七年八月一日書；致其弟書，八月五日；又致帕特喃書，八月五日。

(註六) 炎夏三星期中皇軍之失蹤最足以刺激所有喜述新聞之人。窩爾坡爾曰：「豪家兄弟往只有上帝能知之處，而狹

美洲之戰爭與俱，故關於美洲戰爭已不容再論矣；此乃行獵季節通信上之大缺點也。『窩爾坡爾致奧梭利伯爵夫人書，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註七) 此次遠征之信史見豪將軍軍中工兵司令蒙特梭爾 (Monteal) 之日記。蒙特梭爾上尉述英國兵艦過安那波里時共二百二十艘，聞已上溯折斯比克灣四分之三之路。此時最劣之兵士，——其中多數皆甚劣，——皆留於後方焉。

(註八) 澤曼爵士沉默之理由漸見於史書之中，但此種說明當慎重接受，雖不必不予置信。據云明令豪將軍與柏圭因合作之信札早於三月杪在英國軍部起草，但未臚清而澤曼下鄉歸來之後遂忘簽發。就所有管理公務之人員而論，——有永久秘書或私人秘書，隨時告以所應辦之公事——此項故事自不可信。而此項故事原見設爾本爵士之私人日記，但設爾本爵士於書齋中草其私人記事之時，固非有關當日公務人員之軼事之大家也。

(註九) 一七八〇年前拉斐德將軍回憶錄。

(註一〇) 拉斐德回憶錄

(註一一) 吉本致何爾果德書，一七七七年四月十二日。

(註一二) 『吾聞斯叨蒙夫人 (Lady Stormont) 在巴黎名重一時。皇后極尊寵之，且為伊開一盛大之跳舞會，伊皇后最喜英人云。』來特夫人 (Lady Knight) 致德雷克夫人 (Mrs. Drake) 書，士魯斯 (Toulouse) 一七七六年十月六日。

(註一三) 『據云拉斐德一家往往於盛年死於戰場之上。』Doniol 第一卷第八五四頁。

(註一四)拉斐士身披使者之衣，先驅車而馳，並命多備馬匹以便替換彼宿於廳中稻草之上；被一棧房之女察出，而彼即作警告之姿勢以封其口。

(註一五)致拉斐德夫人書；一七七七年五月三十日。

(註一六)佛蘭克林與第因致外交委員會書；巴黎一七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華爾敦之外交通信；第二卷，第三二二頁。

(註一七)拉斐德一行中之某軍官之回憶錄述此事甚詳。

(註一八)在法國官員之回憶錄中美人名字有時難於辨認。Monsieur de Canotte 確指 Conway 而言；伊 sieur Moose, Membre de Congrès 則非獨立宣言之簽名者中之任何一人。或即摩里斯亦未可知。

(註一九)拉斐德之回憶錄

(註二〇)仲馬將軍(General Mathieu Dumas)敘述華盛頓如何於一七八〇年秋偕其參謀部重要人員拜訪洛羅波之司令部。仲馬曰：「吾深以將軍對其學生，其嗣子拉斐德侯爵之優禮所感動。將軍與之對坐而善視之，且傾聽其所言之一切。」

(註二一)「海軍上將挾其平昔之能力與堅忍執行司令官、下級軍官與引水各種職務。」一七七七年年鑑。

(註二二)菲茲帕特立致奧梭利夫人書；瑪利蘭厄爾克河兵房附近，一七七七年九月。菲茲帕特立近曾加入豪氏軍隊。彼於七月從紐約函告曰：「目前吾所最感不快者即參加此可以詛咒之戰爭。」

(註二三)威因致華盛頓書；華盛頓兵營，一七七七年九月二日。

(註二四)未來之哈里斯爵士戰時大腿中彈，不得不乘輿隨軍。當白蘭地港因之役，彼令撤去馬鞍而坐於馬背之上，率部

乘越過渡頭與敵人之短垣，然後始爲醫生追及。

(註二五)薩立凡曰：「自吾加入軍隊以來無一匹輕騎。吾行抵布蘭福特渡頭 (Brentford's Ford) 時見有四匹，吾則以其中兩匹交哈森上尉 (Captain Hazen) 令其前往津茲渡頭 (Jones Ford)。薩立凡致華盛頓書：一七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註二六)在此人煙稀少但非常文明之地方，教堂、法院與旅館皆建於大道之交又點，而於戰爭之地形學佔重要之位置焉。

(註二七)當遠方之射擊開始之時，華盛頓請一布拉文先生 (Mr. Brown) 導之由捷徑往前線。布拉文乃一中年之人，即多方辭謝，又被扶上馬，被迫疾馳至伯明罕禮拜堂，而將軍與其參謀人員隨後。「布拉文謂馬匹雖過各道籬笆不感何種困難，而隨後之馬亦不感何種困難追跡而至。」華盛頓所騎之馬之頭略偏於彼自身所騎之馬之側面；而將軍時時告之：「前進，老人！」

(註二八)馬克邁克爾中尉之日記 (Diary of Lieutenant James MacMichael)。此乃賓夕法尼亞某團之一軍官，該團於本師戰敗後隸屬格林將軍，且與之共處直至午夜。

(註二九)戰後翌日蒙將軍告華盛頓，英方當盡力照料受傷之美人，並請派一外科醫生來助團隊醫生，因團隊醫生工作至忙也。方陸軍官在白蘭地淮因受傷者爲一勇敢之新穆西上校，此君重三百二十磅，數年後不得不脫離軍隊，因馬匹載彼，不能較快於步行也。

(註三〇)軍法會審前威因自身之辯護詞。

(註三一) 威因致海門上尉 (Captain William Hayman) 書。一七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註三二) 斯忒特曼夫人 (Mrs. Steadman) 致福開森夫人 (Mrs. Ferguson) 書。約翰阿次密德之日耳曼敦回憶錄

(Recollections by John Ashmead of Germantown) 賓夕法尼亞雜誌第六卷所引之 J. C. 上尉回憶錄。

涅南密尼河上之兵營 (The Camp on the Neshaminy) 第二頁。

(註三三) 菲列得爾菲亞律師阿倫之日記

(註三四) 北美旅行記，係瑞典芬蘭亞波大學經濟教授卡爾姆 (Peter Kalm) 所作。

(註三五) 日耳曼敦路及其聯想 (The Germantown Road and its Associations) 係華德 (Townsend Ward)

所作，於一八八一年出版，值得一讀。論證新奇而可喜。

(註三六) 卡爾姆之北美旅行記。

(註三七) 約翰亞當士亦猶美國政黨之名人曾參與此審判長之宴會。「飯前吾人被擲上一大門與扶梯，又被宣入一最

壯麗之客廳。家具皆甚美觀。……酒佳而奇，吾飲葡萄酒甚多，而不感何種不便。」一七七四年九月亞當士日記。

(註三八) 見韓忒將軍 (General Hunter) 所著英國第五十二團之歷史中所引之信札。

(註三九) 第五團於日耳曼敦失其上校。哈理斯上尉繼任，後當對法作戰之時，即為彼自身及其團隊揚名焉。

(註四〇) 賓夕法尼亞正規軍馬克密克爾中尉，於其日記中敘述，彼於晚間九點到達斯歧帕克營房。其言曰：「吾輩曾歷

許多艱辛，但從無如此次之甚。苟非慮為敵人所俘，則吾將於路上過夜。吾於二十四小時內行四十五英里，而當此時吾作戰四小時，戰時吾人前進之勇猛，實不可言說之疲勞也。」

(註四一)「吾見福克醫生(Dr. Foulke)解剖某英兵之腿，於二十分鐘竣事，同時軍人醫院之內科醫生，費四十分鐘實施同性質之手術。」摩敦日記，英軍佔領菲列得爾非亞時所作。

(註四二)「不再戰爭。」

英國軍官安格魯(Angrew)與柏德士校(Colonel Bird)於日耳曼敦之役受傷。】

(註四三)裴斯克(Pike)之英國革命，第七章。

(註四四)腓特烈大帝致高爾茲先生(Monsieur de Goltz)書，波次但，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三號。

(註四五)代表大會議事錄，一七七七年八月八日。

(註四六)「此種行動詔告吾美兵士，若彼等而肯進攻，彼等即能毀英軍之精華焉。」帕特喃特藍布爾總督書；菲茲歧爾，一七七七年十月十五日。

(註四七)一七七七年年鑑中之歐洲史，第七章。

(註四八)「凡願如此爲自身爲國家，或爲後代服務者，且赴新市場對方之大酒店，即於此處預支一個月餉銀，或一元現洋，或值洋一元之酒，以澆愁消憂。浮壘之建造宜於保護並容納其人員。任何勤奮之商人，必須坐而營業者，可於此無價享受房租、燃料、糧食、與飲料；此外尚有薪俸，與充分之時間，以便爲其家庭圖利，(若彼而有家庭，)或又益其囊橐以謀其自身之娛樂焉。」一七七六年十月美國檔案。

(註四九)一艘良好之運輸艦，經蘇上將改名爲上帝善意號者，因天氣關係沈沒。此乃不祥之朕兆也。

(註五〇)於一七七七年七月在紐約登岸之軍隊中有三營手榴彈兵，每營平均有四百三十柄刺刀；密巴克團(Mir-

bach Regiment) 七百人以上；而每連糧兵至少有來福槍三十支。

(註五一) 西蒙尼迪 (Simonides) 自身亦將覺難撰一適宜之對句。「陌生人，且往告吾人之主人，方伯，吾人埋葬於此，服從其命令，已爲彼賺得鹿圍與歌劇場之代價矣。」

(註五二) 豪將軍 總工程師 蒙特梭爾 於其私人之日記簿中有下列一段記載：「吾人今乃一種無糧食之軍隊；無任何軍火，無衣服，無金錢。因柏圭因之投降而挫沮，不因吾人最近軍事調動，如多諾普之抗拒與奧加斯大號及梅林號之被焚燬與封鎖而高興。」

(註五三) 自十一月開始以來，豪上將用船載去巨額幾尼，溯河而上以供英軍之用。

(註五四) 華盛頓 應允凡願加入密佛林 砲臺而於包圍戰結束後退去者賞百鎊。

當本星期劇戰之時，密佛林 砲臺內偶爾留下一段談話。瑪蘭利 史密士上校未受傷前本充司令官，即來巡視，見一參謀將校當敵方砲火橫飛之時不敢昂其首。上校曰：「先生何所避？」普魯士 王於一日間喪三十位幕僚。」少年曰：「然，但史密士上校無如許之幕僚耳。」

(註五五) 馬千鑑 長似以爲守兵之行爲可以表明其國家非英人所能征服。其言曰：「是晚美人放棄密佛林 砲臺，據卑得孫 (Beatson) 所述，美方 死傷四百人；英方 死傷不過四十三人而已。如此數而確，則此可以證明處此不利之局勢，依然效死勿去之美人不可以力取也。」



